

身壯素描

汪宇平著

時與潮書店發行



641.5 161171
3111 191293

東北素描

汪宇平著



時與潮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日初版

著者序

很久以來我就打算對於東北的實事、掌故、名勝、古蹟以及風俗習慣等等，加一番簡明的敘述，向國人介紹介紹，今天我算把這件事情作了。然而，東北的面積是那麽大，人口是那麽多，歷史又是那麽久，若想把這東西寫得週到完全，可說是不可能的。至于這本小冊子，却格外有許多「一隅之見」或「一掛一漏萬一」的地方；這是首先要請各位讀者多加原諒和勿吝指教的。

次之，我寫這本小冊子的動機，可說是極其單純。它就是，關於東北的政經史地等等重大問題，常有許多可貴的作品發表出來，然而，關於東北的掌故風土之類，却很少有誰加以具體介紹，我常覺得這是一件憾事。恰巧，我手頭有些這一類的材料，我就很大胆地把它整理一番，結果湊成了這本東西。當然，它是貧乏的、不成熟的，不足以填補這個缺憾；然而我的目的，只是拋磚引玉而已，若能達到這個目的，就算夠了。

現在，提起東北來，不論他是不是東北人，都對他懷着一個廣汎、深刻、崇高而熱烈的愛。從「廣汎」上說，大者如松花江、長白山，固然遭人愛，小者如大豆高粱，蟲魚鳥獸之類，也一樣有人愛。這個愛是以東北的整個空間為範圍的，可謂廣汎了。

說它是一深刻，也有許多道理。譬如說，我們流浪在外的東北人，多年以來，可說是足跡遍大江南北，所見所聞，可謂廣了；然而，為什麼走到那裏都覺得不對勁兒，只有老家好？為什麼一聽到誰說一句俗語，或者看到一輛騾馬大車，就忽然之間想起來老家？原來，這裏有東北風土，甚至有東北靈魂啊！我們對東北的愛，是在這一點上生了深根

的。同時，這個愛更是崇高而熱烈。自從日本鬼子搶去了她、蹂躪了她以來，無數的人為着她奮鬥而奔走呼號，傾家蕩產；還有無數的人，為着同一目的，流了血淚，掉了頭顱。到今天，白山黑水之間，真是屍骨堆成山，鮮血流成河，到處流傳着可歌可泣的詩篇。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國魂被她喚醒了。我們要團結，我們要抗戰，我們誓死要把日寇趕

出東北去！這不是由于對東北的愛麼？還有比這更崇高、更熱烈的愛麼？

我一邊寫着這本小冊子，一邊感受到這種愛的激動！

今天是後方的東北人懷念着家鄉，而家鄉中的東北同胞却伸着待救的手，嚮往着南方。這是一幕悲劇，然而這幕悲劇快要結束了。東北的收復只是時間問題，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我們能很快就有機會重新陶醉在東北故國的懷抱中。然而，目前，我們有極任務。它就是要把這個機會爭取到手，把握得住，並且運用得好，絕不要辜負了大時代的賜予！假設這本小冊子能在這件事上發生一點點的作用，作者是覺得萬分榮幸的。

作者序於沙坪壩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東北素描 目次

著者序

「關東州」漫話

萬人坑上認屍記

東邊道觀光記

北墳上的松樹

包米麵的故事

關於巴爾虎部

香瓜園裏話滄桑

韓邊外的興衰經過

東北素描 目次

(一)

(一)

(一七)

(二五)

(四一)

(四九)

(六五)

(七五)

(八九)

東北的舊式婚俗

(一八七)

黑龍江省的勝境——五大蓮池

(一三七)

農家的「一年」

(一四三)

鄂倫春人是怎樣生活的？

(一五九)

松花江上的赫哲人

(一七〇)

千山——情心遊

(一八〇)

節令——雜記

(二〇九)

走馬觀花——八景

(二〇三)

書

「關東州」漫話

當我正在寫這本小冊子的時候，一天，一位朋友W先生來訪我。他原來是金州人，經過一番寒暄以後，他同我談到許多關於「關東州」的情形。現在我把它寫在這裏，由各位看看，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下面就是咱們倆的談話。

「你問到關東州裏的事麼？那是咱的老家，咱是熟悉的。」

「關東州那個地方，原來有個金州廳，旅順、大連和貔子窩這些地方，都歸金州廳來管。後來，光緒年間，俄大鼻子（註一）來了，要租它；中國迫不得已，就把這些地方，都租給大鼻子了。」

「大鼻子一來，首先就想在旅順蓋營房。可是，在那兒蓋呢？大鼻子想了好久，沒有想妥。後來，不知怎麼的，就決定在三溝子那個地方蓋。恰巧那個地方有座大廟，叫作天

后宮，是如娘廟。大鼻子既然決定在那一帶蓋營房，就非得把天后宮拆了不可。這時候，那裏住着一個和尚，叫作心一，業已七十多歲。聽說大鼻子要拆廟，非常着急。過些天，大鼻子果然派人到廟裏來接洽，心一和尚不答應，大鼻子派來的人滿不高興，就回去了。」「後來怎麼辦了？」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很性急地問他。

「後來麼，大鼻子派兵來了。非用武力拆廟不可。可是心一和尚還是理直氣壯地同他們講道理，一點兒也不示弱。但是大鼻子兵也非常強硬，非逼着他搬出去不可，而且非拆廟不可。……你說心一和尚這時候怎麼辦了？……唉，他拿來許多柴火，放到正殿裏，然後他自己躺到柴火上，手裏拿着一盒洋火兒（註二），並且同那些大鼻子兵說：『你們還叫我走不吧？你們還拆廟不吧？你們若叫我走，或是要拆廟，你們就說吧，我算預備好了，我業已決心與天后宮同歸於盡了！……』你說怎樣？唉，大鼻子兵看到這個和尚威武不屈的精神，大為感動，結果是每一個兵都掏出了許多錢，給那個和尚了……而且再也不敢強拆廟了。』」

「啊，想不到當時還有這麼一個和尚？」我說。

「是啊，真是事在人爲，若是這個和尚沒有決心，不同大鼻子抵抗，那座天后宮就算完了。可是，他一決心抵抗，就把天后宮保全下來，到今天，這個天后宮還存在着，每逢陰曆四月十八，還有廟會，非常熱鬧呢！」

「事情是以小見大，若是光緒皇帝能有這種精神，也許外國鬼子就不敢得寸進尺了。」

「是啊，清朝總是退讓，外國鬼子越來越兇。俄大鼻子租到旅大以後，日本鬼子又着急了，隔了不幾年，怎樣，日本鬼子同大鼻子打起來，在咱們家鄉，打了幾次爭奪戰。據咱們老人說，那時候也是有幸有不幸的。幸的是生意人，他們同大鼻子或小鼻子作買賣，若是機會好，能賺很多錢。若是不幸，那就糟了，一打起仗來，什麼都是亂七八糟的。小鼻子沒有來的時候，覺得大鼻子太壞，恣淫掠擄，不堪其擾；可是，後來，大鼻子敗了，變成小鼻子的天下。得，這回更糟糕，你若一想到今天淪陷區的情形，就明白了。」

「咱們沒有趕上小鬼同大鼻子打仗，不過……你忙不忙啊？我好這麼打擾你嗎？」

我正聽得挺興奮，他却同我客氣起來，我趕緊請他繼續講下去。

「不過，咱是去過日本在旅順的戰利品陳列所的。這個陳列所，你說小鬼真是居心回測，恰巧就把它設置在從前的俄軍司令部裏。院子裏頭，路的兩旁，全是擺的俄國大砲，有大有小，各式各樣的，許多砲彈，像竹筍一般，在砲的旁邊兒放着。經過風吹雨打日頭晒，那些銅殼子都上銹了。……進到屋子裏一看，嚇，正中間擺着一個大玻璃臺子，裏邊放着一個旅順港的模型。凡是旅順港一帶的山川海岸同街道的形狀，都按照它同俄大鼻子打仗那時候的情形，做好了模型，高低和遠近，也按照一定的比例做好，同真實情況，一點兒也不差……你說港口內外的模型是怎樣呢？」說到這裏他又停下了。

「不是海水嗎？」我說完，他笑了。

「當然有海水的模型，可是，這不算什麼。原來，在港口之內，有俄國艦隊的模型，

作出很畏縮的樣子；港口以外呢？却環繞着一列日本艦隊的模型，作出堂堂的陣容，躍躍欲試的樣子。你看到這些模型，就覺得像是親身到日俄之戰的戰場上來觀戰了……」

談到這裏，他喝了一口水，我又同他說：「另外還擺列一些什麼東西沒有？」

「另外麼？還有。周圍的牆上，盡是掛着像片兒。像片兒是有大有小的，幾乎每一個都表示俄國兵怎樣狼狽不堪，日本兵怎樣處處勝利，可把俄大鼻子糟場壞了。其實呢？『勝者王侯敗者賊』，大鼻子沒有打勝，若是勝了，我想大鼻子的戰利品陳列所裏，一定又是一番景象。」

「還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提。那裏有一所房子，牆上讓砲彈打些窟窿，破磚同塵土，到處都是，可是日本鬼子不去修補它，而保留它的原狀，到今天恐怕還是這樣。誰看到那種情景都覺得，像是日俄兩軍正在打仗似的。」

「打仗就是這麼的，說個打，無論如何也得打勝……不過，那時候，日本鬼子的犧牲，可也不小。」

「是啊，日本鬼子寡在旅順口這個地方，就死了無數的人。後來，他們把這些死人，都收殮到一起，埋在白玉山下。接着又在山上建立了一座石塔，共分十三層，足有二十來丈高。正面題了三個大字『忠魂碑』。……據說，塔裏還有螺旋梯，可以上到第七層，有人上去過，說是當天朗氣清的時候，可以用望遠鏡看到山東省的烟台；往山下看，街道、房屋、長院同營房等等，當然是歷歷在目；若抬頭往東南西南三面的遠處一看，當然都是一望無邊的海水了……日本沒有辦法，待要找這麼個山青水秀的地方，建立『忠魂碑』，以安慰他們的『忠魂』！」

「白玉山下，也真是個埋葬忠魂的地方。唉，話是有的，我就這麼往下談吧，」說完了，他笑起來，我也笑了，并且現出敦促他來談的樣子，「原來，甲午之戰的時候，旅順一帶的人，聽說鬼子快打到了，就趕緊組織起來，好幫助清兵打鬼子。可是，後來沒有打好，鬼子把旅順一帶都佔去了。于是咱們的軍人不用說，咱們老百姓也遭了大殃。在幾天之內，遼軍人同老百姓，讓鬼子殺死得上千上萬。這麼多的人，往那兒埋呢？……就索

性都扔到白玉山下的溝裏了，於是造成一個萬人坑，我是從小時候就聽說過白玉山下有一個萬人坑的。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極難堪的對照？我真不知道白玉山下中國老百姓的屈死冤魂，看到日本鬼子的『忠魂碑』，該作如何感想？」

「當然囉，」我說，「那些屈死冤魂，是無限感慨的。只有等到咱們收復失地那天，再給他們建立抗日無名英雄紀念碑吧。……可是，是不是還有許多別的事蹟呢？請你再講一講。」我看他把這段話談完了，又想請他再找一個題目談談。

「是的，我談得這麼多，也許你聽都聽得累了，何況沒有一宗是遭人暢快的事兒呢？……現在我不妨想出來一些平常的事情，同你談談。」

我當然是一樣歡迎的，就聽他又說道：

「就拿金州來說吧，從前有一個傳說。

「從前，唐太宗曾經到過金州，并且把那個地方平定了。一天，他登臨金州城樓，往

東望去，但見大海上的波濤，正在大和尚山（註三）的山脚上，激蕩着。這時候，他想到，若能在這地方，有塊平原，種上五穀，該多麼好？可是，不知不覺地，就來了一位神仙，同唐太宗說：「皇帝真若希望這地方有一塊平原，我就可以給皇帝造出來。然而，到第十年的時候，可得讓我把它還原成一個海。」

「皇帝一想，十年也可以，就決定教神仙去造。于是神仙說：『請皇帝在明天早晨，站在大和尚山頂上，拉滿弓，射出去，箭落到那裏，我就能把平原造到那裏。』」神仙這樣同皇帝約定了以後，恰巧，那時候打五更的鐘響了。于是神仙又同太宗皇帝說：「等到第十年的今天，再打五更鐘的時候，那塊平原就得還原成一個海。」他們就這麼約定，神仙也倏然不見了。

「太宗一想，這位神仙的話決不會可靠，但當他第二天早朝完了的時候，他又想到神仙的話，于是走上大和尚山的山頂，拿起了弓，把它拉得滿滿的，嘩地一聲，把箭往海上射出去了。箭在雲中向前飛去，看不見。隔一會兒，但見遠處的海面上，翻起了一陣浪花

，太宗一想，這根筋是落到那裏了。接着就看到海水洶湧着往後退去，一直退到落箭的那個地方。

「於是，一塊平原出現了。人們開始在那上蓋房子、掘地、造街道。三三年後，它成爲一個很熱鬧、很富庶的地方。」

「可是，後來，到第十年……？」我情不自禁地問他。

「第十年麼？是的。從那天起，鐘還是照樣走着，按部就班地打着。……三年……五年……八年……九年，轉眼之間，第十年到了。等到太宗同神仙約定的日子快要到了的時候，人們都驚慌起來。有的說你還種地麼？你忘了今天到了第十年嗎？有的說今天的五更時分，鐘兒又要還原成大海了。到處是不安景象。但是，這一天的五更鐘，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却沒有鳴。從這以後，金州一帶就有一個傳說，是「五更鐘不鳴」。鐘若真鳴了，也許金州東面的一片平原，又要「陸沉」了吧？」

他講完了這段故事，我們都笑起來了。可是，他想就此停住，改日再談，我當然是不

肯答應，于是又請他往下講着。

他停了一會兒，像是想一想，接着他說：「咱再講一段金州境內的名勝古蹟吧。」

「金州東面，有個大和尚山，將之業已說過。山上有許多廟宇，出名的有朝陽寺、響水寺、觀音閣、勝水寺等等。每逢廟會時節，香火很盛，熱鬧非凡。金州城西北，有個大石頭崖子，上刻『釣鮑臺』三個大字，不曉得是什麼時候刻的。走過龍王廟約一里半路，有個屏山，高約三百米。山頂的西北面，有個佛爺洞，深約三十米，可容數十人，石上雕刻一座佛像。曾有一名道士，在此修行成仙。」

「至于古蹟，有一個土城子，長約八里，據說是高句麗時代修築的。」

「提到唐朝，我又想起薛仁貴來了。話說善蘭店與雞子窩之間，有個大沙河，從西北往東南流着。在大沙河的上流，有座山，叫作雙子山。關於這座山是怎麼出現的，有一個有趣的傳說。……原來，當薛仁貴征高麗的時候，把高麗打退了，滿想休息一下。可是一看，兩隻靴子裏，有許多砂子，他急忙把砂子倒出來，就成爲這座雙子山了。」

「獏子窩那個地方，也有一個傳說。那裏有一條西街，西街的東南端，靠着海岸，岩壁峭立。在岩石的兩面，有個石洞，據說，獏子那種猛獸，就住在那裏。」

「獏子是什麼樣呢？」我有點兒不清楚。

「獏子這種猛獸，而今的人，誰也沒有看見過。不過，大概是像老虎又像熊瞎子那類一種東西，反正是非常兇猛罷了。獏子既然住在那裏，就四出爲害，當地住戶，很覺痛苦。于是一提起這個地方來，就有人把它叫作獏子窩了。……可是現在，早就沒有獏子，而且，那地方出了一種神水，誰若有了病，喝那個水，是一定會好的。」

「還有，現在我就盡我所知道的，同你談吧。獏子窩轄境之內，有個『飛鳥』，也叫作長山列島，離海岸有十幾里路，島上住着野蠻人，這也許是一般東北人所不知道的吧。他們以捕魚爲生，不知使用貨幣，誰若想得到他們的魚蝦同海參，就得拿包米或高粱去換。至于火車汽車那些東西，他們更是作夢也沒有看到過。」

「另外還有許多高麗墓子，這也是一般的東北地方看不到的。但是我得先從民間的傳

說講起。

「唐太宗親征高麗的時候，一天，猛將薛仁貴率領大軍，走到現在普蘭店境內的亮甲府那塊地方。這天忽然之間，下了傾盆大雨，薛仁貴一時找不到避雨的地方，覺得非常狼狽。這時候，他手下有一名大力士，走到左近的小黑山去，搬來幾塊大石板，搭成兩層石棚，以便避雨。所以現在亮甲府那個地方，還有兩座石棚，那就是薛仁貴等用來避雨的地方。據說，當地的人，誰也不敢觸犯它，若是觸犯它，便非生病不可。」

「這是不是考古學上所說那個『多爾門』呢？」我覺得這個古蹟，在學術上，很有價值，就這麼問他一句。

「本來就是那個東西，可是鄉下人，誰懂得？所以就以訛傳訛了。咱還是往下講。」

「有一天，有三個石匠，開了財迷，走到石棚前面一看，覺得這些塊大青石頭，若是挖出來，賣出去，一定能賺些錢。他們就動手了，想先把上面橫搭着的那塊大石頭搬下來。想不到，這時候那塊大石頭忽然斷了，落下來，壓死了一個石匠。鄉下人都說，這是神

仙見怪。後來，誰也不敢動它一下。

「實際上怎樣？它就是平常所說的高麗墓子。在石器時代，人的體格，大概是高得多，所以墳墓也大了。」

「可是，這些石板，我看見過，真是太大又太厚了。大概是長有一丈四五尺，寬有八尺，厚有二尺半。顏色是青中帶綠，用錘頭（註四）一敲，它的聲音像鐵一敲，嗡嗡的。」

「可真奇怪得很，那麼大的石頭，夠重的了，怎麼搬來的？」

「當然是很重的，至少也有十幾萬斤，可是……」他笑了，「誰也沒有法子去稱它。至于怎樣搬來的，當然更難曉得。」

我們都笑了。

「另外，在關東州的東北角上，不是有個地方叫作城子嗎？這個地方，原來是別軍靠着防範倭寇起見，而造成的。……原來，當元末明初的時候，倭寇是常常來侵略遼東平

原的，所到之處，十室九空，同現在的日本兵差不多。所以，明朝就派兵駐守遼東半島，並且在城子墮那個地方，造成市街，建築城牆，防禦得很週到，倭寇是聞風而逃的。……現在，城牆業已倒了，但是它的遺址，還能看得出來。同時，有很多日本人在那裏住着。」

「……」我沒有說什麼，只是深深地點點頭。

「我又想到一個故事，也可以講給你聽聽吧。」

「魏子窩境內，有個新台子屯，靠在關東州的北邊。那地方附近，有一座烽火臺，足有四丈多高。據傳說，它是唐朝的建築物，是爲着防範倭寇而建立的。明朝時候，若有倭寇將來侵犯，就在那上點起烽火。還有人說，甲午之戰的時候，那上還點過烽火呢！以後，那上從來沒有點過，然而不是因爲沒有倭寇，而是因爲倭寇把它佔去了。」

「……」

「唔，這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劇！」我一時想不起來用什麼話答對他，但見他抬起身來就要走，未容我說一聲「多謝，多謝」，他業已走出門外了。看樣子，他的心境是很難過的，像是有誰揭破了他的什麼傷疤一般。

註一 日俄戰爭時，東北鄉人多以鼻子之大小，區分日俄兩軍。

稱大鼻子；日人鼻子較小，俗稱小鼻子。

註二 「洋火兒」即火柴之俗稱。

註三 大和尚山位于金州城東，約在今城址與海岸之間。

註四 東北人俗稱鐵錘曰「錘頭」。

東北素描

萬人坑上認屍記

陳太太正裹着被，在床上睡着，聽到屋裏有個人，就抬頭看看，原來是她的丈夫陳子明回來了，覺得十分驚訝，並且說：

「呀，你回來啦！你是誰？你是陳子明嗎？」說完了話，她就被散着頭髮，用憂鬱、顫顫而懷疑的眼光，把她的丈夫陳子明教官，從上到下仔細打量了一番。接着，她又說：「你還活着嗎？你……你是活人嗎？」她有些不相信她的眼睛，就又把大被往頭上一蒙，一停起來了。

陳子明教官是剛下北寧路火車，就趕快回到家裏，滿想他的太太正像平常一樣，過着日子，可是，他太太那付裝瘋賣傻的神氣，一切陳設的難亂無章，尤其他心裏特別疼愛的那個女孩子，頭髮像是好幾天沒有梳，臉兒像是好幾天沒有洗，至于她那件花夾袍子更顯得像老花子一般——這些事，都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淵中，而摸不清頭腦。他自己暗想着

，怎麼了，離家不過幾天，竟亂七八糟到這般地步？此外，還不可解的，還是他的太太。她是瘋了，還是傻了？怎麼竟不把他當作活人了？陳教官一面想着，一面用手把他太太的臉擦開，然後同他太太談起來。

「子明啊，我是子明，我是活着的，你怎麼了？……你有什麼話同我說吧。……」

「啊，你真是子明啊！我以為你已經不在人間，我以為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說到這裏，她用瘋狂一般的熱情，去緊抓着他的手，並且繼續說：「你可讓我把你想壞了。你先歇歇，洗洗臉，等有工夫再談吧。」

然而，她的丈夫是一刻也不肯等的，同時，他覺得她的神情，還算正常，就催促着她，讓她把心裏的話講出來。

「好吧，你坐下聽我說吧。你是在九一八那天上午離開家的。當時，隔壁子二孀娘，不是勸你不要出門嗎？可是你只說一聲沒有關係，就走了。從這天起，你就沒有回家，也不知道首你往那兒去啦？」

「我只知道你當天是要到北大營上課的。你走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日本兵攻打北大營，若知道，那能讓你走？可是後來的消息，越發壞下去。有人說，北大營業已打平了。老人說，中國兵不是叫日本兵打死，就是叫日本兵繳械了。又有人說，北大營附近，到處都是死屍，到處流着血。家家戶戶都是提心吊胆地過着日子，我就把大門一關，靜等着你平安無事的回來。」

「你是知道的，第一天夜裏你沒有回來，我却只是坐着，連盹兒也不打，盼着你。有時候，我還乘着月光，到院子裏聽聽有沒有你的聲息，可是，這些心思都白費了！」

「第二天上午，你還沒有回來，街上流傳着的消息，是越發壞了。日本兵已經進城，到處佈崗，到處放哨，並且在到處捕人和殺人，而且姦淫掠擄也時有所聞。這種情形下，我不敢不想到你的安全問題。當然，我是切望你能在第二天回來的，可是，我連你的影兒也沒有看到！」

「這時候，隔壁隣右的人，都替我捏一把汗兒，都說我應該到什麼地方打聽你的下落

。在當時想，這麼辦是好的。于是在第三天，我把孩子交給二媽娘替我帶着。我自己就冒着一切的危險回艱難，到處去打聽你的下落。

「你知道，這當然是一件困難的事，像大海撈針一樣……我的話多麼難，你奈心聽着吧。……何況在這恐怖時期？所以走了許多地方，問了許多人，都沒有碰到你，都不知道你的消息。我開始茫然不知所措，我是又着急，又害怕。後來，我在大北邊門裏遇到一個熟人，他怕狼怕虎似地，告訴我一個消息。

「他說：『這幾天之內，人是死得千上萬，在大北邊門外二三里路的地方，有個堡子（註一），據逃出來的人說，堡子的北首，有個萬人坑，一般無辜而死的人，都被扔到那個坑裏，不，有的說，那些死屍都在那地方擺着，正等着家屬去認屍呢！』

「聽到這話，我就再也不想你是活着了。啊，你一定是死了，並且已被扔到那個萬人坑裏，啊，媽呀……」說到這，她號啕大哭起來。

「你不用哭吧，我願聽聽你後來怎麼着……」

，看看他們的年齡、性別、穿着和肥瘦高低之類，都是什麼情形。其中，當然有些絕對不像你，可是也有幾個，確實像你。尤其有一個死屍，我看他同你最像，白皙的膚色，高高的鼻子，瓜子兒臉，有點兒瘦。他被炸壞了兩處，一處在左肩，把肩頭炸掉，沒有了胳膊。露出了紫紅的肺子。另一處是在右腿，小腿骨已斷，右腳是折到屁股底下壓着，滿身是血。我看他越看越像你，可是，我靈機一動，要看看他穿的鞋子，我記得你穿的是橡皮底黃皮鞋，他穿的却是禮服呢鞋，這當然不對了。

「于是，我又到另個角兒上的一羣死屍裏去找你，當然還是找不到，後來，在日暮天黑的時候，我心寒胆戰地別離了這些屈死冤魂，回到家裏。

「從這回認屍以後，情形更壞了，就像有多少冤魂纏磨着我，我是一端起飯碗就惡心，吃一口就要吐，喘口氣兒也總是一般腥臭味道。白天還好過，夜晚最難攪，我是整夜地點燈睡覺，不然，就覺得炕上擺的是死屍，地上堆的是死屍，前後左右全是死屍。日落天

「說句不祥的話，我真以為你是業已被日本鬼子殺死了，死了，而且是死無葬身之所，死後連屍首都找不到。……我是白天晚上總在愁着，總在想着；想到我們的過去，想到你待我怎樣好，又猜想到你是怎樣死的，我是頭也不梳，臉也不洗，說哭就哭，說笑就笑，誰看到我我都說我是叫死屍嚇破了胆。」

「聽麼？那來的聽？閉上眼睛就作夢，不是夢到老虎來追我，就是夢到去看槍斃胡子（註二），最可怕的是有一夜夢到一個死人同我要胳膊，一個死人同我要腿，另一個死人又來問我看沒看到她的腦袋……醒來一摸，唉，週身全是冷汗，我怕得連眼睛都不敢睜……怕呀，我怕，這回我真知道怕了！」

「這麼以來，我就臥床不起，天天是昏昏沉沉地躺着，只有隔壁二嬸娘，常來看看我，和照看我們的孩子。我心裏想，我的神經算完了，我算瘋了，甚至於是活不下去了……今天，想不到，你是活着，你回來了，啊……日本鬼子把我們傾壞了，可是，你是到那兒去了？我的明呀！……」

「我醒？唉，我原來是在九一八那天晚上，隨着隊伍退到黃姑屯，由於是上車，一直退到北平。……到北平後，上輩又把我派回營房來，剛一下車，……要命，你星很快就會好的，我們要活，而且要活得有聲有色！」

「……」

註一 東北鄉村，以「堡子」二字命名者甚多。此「堡」字，俗讀作「音」，在談

話時亦常說：「你住在什麼堡子？」

註二 「胡子」即土匪。

東邊道觀光記

一九四〇年初春，僑「滿」的「月刊滿洲社」，特派日人東野清氏，去東邊道（註一）觀光。當他回國之後的時候，許多人問他談到這件事。有的說：「東邊道去也可以，但是那個地方，騷亂不安，所以，去也白去。」有的說：「那地方很閉塞，天花同傳染病之類，到處流行着，所以，請你隨時注意你的健康！」有的人更同他說：「那地方是毒蛇猛獸，到處都是。」更有人勸他要帶手鎗同子彈去。有的人更莫明其妙地問他東邊道在什麼地方。

然而，他自己却不管別人說好說壞，他只懷着一個念頭，就是：「所謂東邊道，是以前『通化省』為中心，由二十餘縣所構成。近年來，因其地下資源之進行開發，而著名于時。」

同時，他又覺得，至當時為止，一般人所談的東邊道，不過是以僑「滿」官方所發表

時統計數字爲根據，只能表現一個輪廓而已，至于詳情如何，却不能只從統計數字上看得清楚。他在這種信念之下，離開「新京」，經過四平街，到通化去。

八道江

接着，他又乘火車離開通化，往東北走，去八道江（註二）。當時正是初春天氣，在蔚藍色的天空籠罩之下，許多山，頂上積着雪。鐵路旁邊的山窩裏，已經造好了許多房子，上面冒着縷縷的輕烟；在它旁邊又有一處灰白色的營房。

火車停在孤園車站上。他從車窗看看外面的風景，只看到堆得很高的紅磚同枕木、火車、飄揚作響的紅色測量旗、發亮的鐵線、尖鏟、工人、點着燈的辦公室以及正在往那裏走的紅衣女人；于是他想到，這時他總算接觸到東邊道的姿態了。

這樣的車窗外的風景，逐漸展開下去。到了道清同老營，火車慢吞吞不定的散步八一樓，慢條斯里地閉着。從通化起身，走了三個半鐘頭，才到他心目中的老灌車站，就下車

了。然後他又離開老灌車站，去到「東邊道開發會社」的八道江派出所。

派出所的房子是粗陋的，房改造的，院子裏修了幾部大卡車，正在整修。辦公室裏，到處是灰塵，人們都是匆匆忙忙的。

「辛苦，辛苦，我們正在忙着舉行防空演習。」——禿頭而又穿着長統皮靴的八道江採炭所所長譚井氏，這麼同他寒暄着。

從老灌車站到這個派出所為止，當時正進行着嚴格的燈火管制。後來他到所長室裏一看，石炭的標本，是隨便地陳列着。他喝了一口茶，然後從譚井所長的口裏，聽到許多關於這個採炭場的情形。

這附近一帶的炭層，是世界上有數的石炭紀的東西；從八米至四十米寬的炭層，在這附近一帶的山野之間埋藏着。有些炭層是露天的，現在已有四處——大通溝、小通溝、子溝、金坑——建立了採炭場。但因為資材困難，從去年八月開始採掘以來，一概是用手採掘。所長很有自信地同他說：「就這麼樣，還採掘了三萬噸，若用動力的話，很容易採

掘一百萬噸。」

除了這四處炭坑而外，最新問世的林子頭採炭所，恐怕在「滿洲」是第一等，可能超過撫順煤礦。接着他們又談談東邊道開發會社所以以爲驕傲的林子頭炭礦。

林子頭採炭所，是在去年開始採掘；到當時爲止，高粱崗麥子，是生長在炭礦之中。所謂「地下資源調查隊」來到那裏，用鐵鍬往下掘了一尺來深，便發現了黑鴉鴉的石炭，而覺得驚異。

所長得意地說着，在「滿洲」的炭礦之中，只有這個誰也不知道的質量俱優的林子頭炭礦，是日本人直接發現的。

所長又說：「那時候，即使這時候也是一樣，這地方是抗日義勇軍的根據地。調查隊員同職員們，常有被綁或負傷的。這地方沒有警備人員，職員是日初至暮，一工作，夜裏是連褲子都不脫，睡在附近一帶居民的家裏，而白天回到工作處所。」

所長又說，前天這個站上，還有一「匪警」，交通斷絕，這些「匪徒」就住在對面的那

座山上，夜裏，人們是睡不好覺的。

聽說第二天有汽車往林子頭去，他沒有什麼事，就到房間去睡覺，以便第二天早晨起來。

林子頭

他在六點半鐘起來，七點半鐘，他上了往林子頭去的汽車，去朝八道江街道。他以前這個街道很長，只有一條街，從入口到出口，足有一里半路。

這是一個美麗的早晨。汽車在飛馳着。路旁的柳樹上有許多銀鼠色的毛毛狗兒，在紅色的樹枝兒上，發着光輝。山際之間，還積留着白色的殘雪。白肚皮的白鶻雀，隨着汽車，在天空中飛着。

一小時半左右，汽車到了林子頭。有許多鶻雀，正在山腳上飛舞着，水成湖正在工作，白色的匏花子，在朝風中飛散着。林子頭雖然距離這兒不很遠，大概有十分鐘車可以到

。至于事務所，也離得十五分鐘的路程，他先到採炭所去了。

早晨的街道，是靜靜的。他很高興地往前走着。

隔些時候，從山上傳來小鐵車的前後所傳出的聲音。到山上一看，有個採炭室，裏面有個日籍警士，他請這個警士領他去參觀採炭場，警士就帶他去了。

採炭場的表皮，是一層黑土，很薄。許多工人在那黑色的土上工作。許多尖錐的鐵錐，像刀一樣，在那上閃爍着。剝去這一層黑土，就看到石炭了。

小鐵車的響聲、砂礫崩落的聲音、工人的歌聲、馬的嘶鳴聲——這些聲音，在和煦的寒風中，在山上擴展着。上面是蒼蒼的天空。他以為這裏的工人們，若同那些陰濕昏暗的炭坑裏的工人，比較起來，真是幸福得多，健康得多。

後來，他下了山，往村落中的事務所走去。林子裏這個村落，有一條街。事務所設在民宅之中，有五六名事務員正在工作着。

他在事務所裏吃了中飯，飯後，到車站候車。時間還早，又到街上走走。他看到，街

上有許多朝鮮人，與一滿人——無從分別，還有許多工人。

在這個小的村落中，最有趣的是，有一家朝鮮的餛飩舖，同兩家日本飯館子，都設在普通的民宅中，若不注意，看不出來。還聽說有一處妓院，其中有妓女六七名，有兩名是日籍，其餘都是朝鮮人。

老嶺

後來，他乘運絡車，離林子頭，往臨江去，一小時半以後到了。

他在林子頭的事務所裏曾經聽說，林子頭同臨江之間，有個老嶺，海拔約一千三百米，是著名的險峻難行的地方，而且雪化了，路爛了，不知能否通行。但他仔細一想，老嶺既然是必經之地，就不顧一切，上了汽車，眼望着積雪而美麗的山峯，往上圍着。

車開到很高的地方，但見老嶺的豁谷，越發加深；羣山之間的赤裸的樹幹，在陽光的映照中，發出暗紫色。在以前，路旁一帶地方似乎都是鬱鬱蒼蒼的森林。常看到能有幾抱

那麼粗的樹木，在白色的殘雪中直立着，也有許多砍倒了的樹幹，像線索一樣，放在地上，更顯巧了。這也許是因爲木材之多，而弄人乏了罷。

等到他走上山頂，往回下一望，但見遠處山谷之中，有一層房子。據汽車司機說，這是一間滿洲國發會社以爲着打鐵而建立的。

這山頂上冷得會覺。他覺得山頂上氣候很冷。

重慶地盤，山山相連，天然之帶，是一望蒼茫。遙望白頭山，山上飄着幾朵白雲，好像珍珠一般。再往前走三里，可達三隊；再走九里，可達臨江。

車又開了，往山下走。由車窗遠望，連綿不斷的山嶺，好像白蛇一般。路旁到處都是深不可測的幽谷，雪水在谷中流着，聽不到聲音，只能看見像銀鍊似的一道白光而已。

走到三隊這個村落，車停了。這地方有個溫泉，據汽車司機說，這個溫泉起初水很小，後來因爲打鐵，打通了水路，水就多了，設個浴池。這地方風景很好，一定很很快就成爲一個著名的觀光地方。車又往前開，再走六里，到了臨江。

它們飛近嗎？」

「在哪裏？」他問，同時努力用眼睛朝着孩子們所指點的方向望去。「啊，我看見了。它們不會飛近這裏的。瞧，它們在那裏往低飛了。」

「啊，」羅納很失望的說。「我倒是要看看它們飛近這裏。」

霍華德本以為那些飛機會在路旁的田野降落，但是並沒有。它們降低後便和地面平行着飛，高度剛剛超過樹梢，路的兩旁一邊一架，另一架在後面沿着中間飛。它們往前飛着，忽然發出來一陣輕微的爆裂的響聲。老人張望着，有些不敢相信自己——這不會是：

……

然後，霍華德看見從後面一架飛機上很快的連續落下來五個炸彈，在路上起了五六片火苗，奇形怪狀的殘屑像飛騰一般的昇入空中。

時間迫促，不容他們移動，或作任何應付的措施。霍華德抓住雪拉和羅納，拉着他們靠攏自己，都平臥在地上。他招呼露絲也躺下。

這時飛機已到他頭頂的上面，都是低翼的、一個發動機的單翼機，翼翅彎得奇怪，暗綠色。霍華德看見一個機關槍手，正對他們掃射。槍手是個青年，不過二十歲的樣子，帶着一付嚴酷的褐色面孔。他的頭上戴着黃色學生軍帽，放槍的時候還在笑。

在最近的一架飛機的翼上有些炸彈懸着。霍華德在痛苦中守候着炸彈的落下，但是他並沒有馬上落下。飛機從他們的旁邊飛過，相距不到一百呎。到前面路上三百碼遠的時候，炸彈離開飛機下墜了，接着被炸毀的東西便向上飛散，他啞然呆望着。三架飛機都在遠處的天空消逝了，不久霍華德又聽到另一批炸彈落到路上所發出的轟轟的聲音。

他敲開孩子們，在草地上坐起來。羅納面色漲紅，氣喘得很。『它們飛得真近！』他說。他已經高興得發狂。雪拉倒是完全不在乎，她說，『我可以吃橘子嗎？』

霍華德很緩慢而機械的說，『你吃飽已經夠多了。把牛奶喝下去罷。』他轉向路絲，

她搖搖頭，嗚咽着說，『聲音太響了。』

老人拍拍她的肩膀。「不要緊。」他有些顫動的說，「響聲傷害不着你。」

露絲說，「我沒害怕，不是嗎？」

露絲響應着，「我沒害怕，不是嗎？」

老人很耐心的說，「大家都沒害怕。露絲不喜歡那響聲，但是那並不是害怕。」他一望那邊，那一小羣人都圍繞在汽車的旁邊。一定是有些事情發生了，他必須去看看。「你們可以吃一個橘子，」他說，「每人三分之一。露絲把它剝開，好不好？」

「好的，先生。」

他走到汽車那裏。出乎他所預料的，並沒有死傷的人，但是汽車本身却被機關槍掃射得不堪。在他身旁的一個人扭轉過去吐口痰，然後很冷靜的說，「這個車不能再開了。」

過了半晌，霍華德才完全體味了這句話的意思。「我們怎樣辦呢？」他問司機，「能不能另外有一部車來？」

「除非他們找到一個瘋漢肯駕駛，不會再有車來。」經過一度緊張的沉寂，司機又說

，「大家只好徒步前進。」

這個宣佈聽起來很使人驚駭，但是此外完全沒有辦法。他走進殘毀的汽車裏面，把自己的東西，兩個提包和剩下的一包食物，都收拾起來。於是他們徒步出發，朝東大約還有十五哩遠的蒙塔日緩緩前進。老人很耐心的讓孩子們信步走着，因為雪拉的關係，大家都走得很慢。

不久，他們走到了剛才掉落炸彈的那個地方。

羅納以嘹亮的聲音很關心的說，「那些都是死的人嗎？霍華德先生。」

霍華德領着他們快步走到路的另一邊。「是的，」他很沉靜的說，「你們應該為這些人難過。」

在他們的前面有兩部汽車堵塞着道路，那裏曾經落了一個炸彈。一部車已經毀壞得無法修理；道路上有許多鮮血。他們走近的時候，有四個人剛把道路清除好，以便他們的車子得以通過，現在他們正往那部老舊的雙座汽車上面爬。在青草地邊，有靜靜的一堆人被

用氈子草草的掩蓋着。當司機開動引擎時，霍華德正好停步在他們的旁邊。

『炸死了嗎？』他很沉着地問。

司機很悲苦的說，『你還以為怎麼樣？那些喪天良的德軍兵！』隨着他就發動機器，車便開了。走出去大約五十碼的時候，車子又慢下來一會兒，其中的一個人斜轉過來，車子賊說，『你——和小孩們，你們！把那個小孩照護一下！』

霍華德在迷惘之中轉身看看，第一次發現路的那一邊有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穿着灰短褲和灰上衣，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對着他們呆望着。他的面孔是死氣沉沉的灰白色。

霍華德屏息的看着他，輕聲的說，『呵，我的上帝！』他活了七十歲，還一直沒有看見過一個像這樣的孩子。他很快的走過去，孩子們隨在後面。當他走近的時候，那個小孩仍然絲毫不動的站在那裏，對他茫然的望着。

老人問他，『你受傷了嗎？』

沒有答覆。他好像沒有聽見。

「不要害怕，」霍華德說着，很不靈便的跪下一條腿，更湊近他些，「你叫什麼名字？」

還是沒有答覆。霍華德轉身看看，是否可以得什麼幫助，但是這時一個過路的人也沒有。他站起身來，不知如何是好。看來不能把這個孩子丟下不管。蒙塔日也許會有尼姑庵，他想把他帶到那裏，交給尼姑們。

他吩咐孩子們停留在那裏，一個人很快的過到路的另一邊。他把那襖氈子掀開一角，裏面是一對穿戴相當好的青年男女，卻已經是斷手缺足，血肉模糊的死在那裏。他鼓起勇氣，把那個男子的上衣解開，在內部的衣袋裏找到一個皮夾，裏面有一張身份證：約翰·杜夏；里爾，維多利亞路乙八號。他把皮夾和幾封信件拿出來，塞進自己的衣袋裏，預備到前面遇到憲兵時交出去。

他再回到孩子們那裏。雪拉笑着跑來迎他。「他這個小孩真有趣，」她很高興的說，

「他一句話也不肯講！」

霍華德用手拉着雪拉。「不要煩擾他，」他溫和的對她說，「我想現在他還不想玩

。」

「他爲什麼不想玩呢？」

他沒有回答這話，却對露絲和羅納說，「你們兩個每人拿一件提包，只一會兒。」然後他走到那個小男孩那裏，對他說，「你願意跟我們一起去嗎？」

沒有答覆，連聽到這句話的表示都沒有。

霍華德很困惑的站在那裏；後來便俯下身來，握起他的一隻冰冷潮溼的小手。「走罷，孩子。」他溫和而堅定的說，「我們到蒙塔日去。」於是他轉身到大路上，那個穿灰衣的男孩很溫順的在他身旁隨着快步前進。老人一隻手拉着一個小孩，踏上這漫長的路程；另外兩個小孩隨在後面，每人拿着一個提包。

往前走沒有多遠，他們遭逢一點好運，他們在一個農場停下來喝水，正當大家在井邊

站著的時候，霍華德在一個廢物堆中發現了一輛老舊的搖籃車。經過一番講價之後，他終於以一百五十佛郎的代價從農婦手裏把它買來。這輛車本來被當作雞窩用的，上面滿是雞糞，老人叫羅納和露絲去抓幾把草把它擦拭乾淨。當他們把這件工作完成之後，他相當滿意的把它察看一番。車子仍然很髒，價錢又那麼貴，但是它却為老人解決了不少難題。

他還從老婦人那裏買了一些麵包，和提包一起放在車裏。使他很覺驚訝的，是孩子們一家都要推車，而沒有一個人想坐在上面；於是他覺得有為他們排好班次的必要。「最小個先推，」他說，「現在雪拉可以先推。」不久雪拉便推倦了。露絲說，「現在到比爾班班了。」她帶着悠長之風轉向那個穿灰色衣服的女孩。

霍華德問，「你怎樣曉得他叫比爾呢？」

「他自己說的——在農場的時候。」

老人一直沒聽到那個小孩講過一句話；實在說，他還會暗地裏擔心他已經喪失了語言的力量。於是這又一度提醒了他，在老年人和少年之間是有一條鴻溝存在着的。

露絲似乎已經同那小孩發生相當的聯繫。當她推車跑的時候，他便同她一起跑；她走着的時候，他便也走着，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似乎完全沒有反應。那種茫然的神情永遠未曾離開他的臉。

羅納說，「他對什麼一句話也不說，霍華德先生？他真可笑。」

霍華德說，「他的遭遇很不幸。我們應該儘自己所能的好好對待他。」

雪拉忽然用法語說，「那麼你為什麼不給他作一個口笛，就像你從前爲我們作過的

？」

於是他們大家都面露喜色，期待地望著老人。

「我給他作個口笛倒可以，」他從溫和的說，同時心裏在懷疑這樣作會不會有什麼效力，但是不同問題的可以使其他的小孩們高興。「我們必須先找到一個榛樹叢。」

花衣吹笛人

他們不久便找到一叢榛樹，於是霍華德以熟練的手勢開始工作。口笛奏完的時候，他放在自己的唇邊，發出了低低的曲調，清越而嘹亮。

『你們看，』他說，『給比爾作好了。』

露絲把它拿去，很溫柔的放在那個男孩的唇邊。『吹，比爾。』她說。

一陣曲調超越了路上其他的喧聲而響着。

四

很明顯的，當天是不能到達巖塔日了。他們從汽車壞的地方已經走了大約有五哩路，而且天色漸晚，孩子們都已疲倦而不耐，現在需要為他們尋覓一個住宿的地方。

霍華德走過路旁的一所農場，在門口向裏面的人請求為孩子們找一張床鋪。

開門的是一個相貌古怪的老婦人，她說，『這裏沒有床。你以為這是旅館嗎？』

在她身後站着一個活潑的年青女人，插嘴說，『可以讓他們睡在穀倉裏，媽媽。』

老婦人把霍華德上下打量一番。『你有錢嗎？』

他說，『足夠開付這些孩子們所用的一張好床鋪的費用，太太。』

於是她把他們領到穀倉——一個破爛的大房間，在一頭有個打穀臺，空洞而且引不起快感。年青女人隨在他們後面。

他搖搖頭。『很對不住，太太，但是孩子們必須有一張床。現在我只好到旁邊地方再想想辦法。』

他聽見年青女人對老婦人低聲說什麼乾草棚。老婦人很生氣的駁斥她。他聽到年青女人說，『他們都疲倦了，那些小的……』然後她們轉到一旁去商量。

乾草棚終於沒有什麼問題。他同她們講好了價錢，十五佛郎住一宿。老婦人把多餘的牛乳賣給他，年青的女人又建議將他的麵包拿出，同牛乳煮在一起給小孩們吃。

當他正盡自己所能的來說法使孩子們在乾草下面舒舒服服的度過一夜的時候，年青的女人又來了。『你們還有甌子罷？』她問。

『所有的東西都不得不丟下了，太太，』他安靜的說。

她沒有講什麼話便走開了，十分鐘後又回到那裏，拿着一條粗繩的、像是給馬用的那種甌子。『不要告訴我媽，』她很匆促的說，『小孩們睡着以後，來同我們喝一碗湯。』

半小時後，他懷着感激的心情走進廚房。一個鍋正在炭火爐上滾沸着；老婦人爲他倒

一碗熱氣騰騰的羹湯，又給他一把羹匙。

她忽然問道，「你是亞爾薩斯人嗎？聽你講話像個德國人。」

他搖頭。「我是英國人。」

「啊——英國人！」她們帶着新的興趣看着他。「但是那些小孩，他們並不是英國人。」

○

他很困難的向他們解釋自己的處境。兩個女人一聲不響的聽着，對他所講的話疑信參半。老婦的脚步從來沒有邁出過本地的集鎮。在她這樣一個人，當然不易了解在另外一個世界裏，竟會有人背井離鄉，旅行到另外一個國家，而僅僅爲的釣魚。至於一個老人照着旁人的孩子，簡直是離奇得荒誕。

他喝完湯之後，感覺比以前好得多了。他以很莊嚴的禮節向她們致謝，然後在寒氣沉沉之中走回來。

孩子們大家鬆聚在一起，表現着奇奇怪怪的姿勢；小比爾在睡夢中還抽抽噎噎着。那

那日第勒按在他的手裏。露華輕輕的把它拿過來，放進他的衣袋裏面，然後接着他們的睡臥姿勢把藍子及勻稱的鋪展開。最後他弄些草作成一張床，自己躺下去，把短上衣蓋在背上。

他在第二天早晨黎明時醒來，那兩個婦人却早已起來忙着農場的工作。他請求那個年老的婦給孩子們作些咖啡。四個小孩三節節，她說。他重複的表示了關於金錢這點是不必問題的，於是去喚孩子們起床。

孩子們已經起來了，正在各處亂跑，他叫他們到抽水機前去洗臉。穿灰衣服的小孩，露華不問。露華從這機裏取些水，但是他不肯去。

露華在擲擲藍子時時候，一邊看着他。『去洗臉罷，』他用法語說，『露華在喊你。』這個小孩把右手放在臉皮上面，向機前。

『先生，』他低聲說。

多麼真誠的望着他。這是他第一次聽見他講話。小孩站在那裏，帶着熱情的聲音，
「啊，你的口笛在這裏，」霍華德告訴他，「一點也沒壞。現在下去讓露絲給你洗臉。」

「哦，你的口笛在這裏，」霍華德告訴他，「一點也沒壞。現在下去讓露絲給你洗臉。」
「於是灰衣小孩從後面爬下樓梯，老人若有所思的注視着。」

然後他也隨着孩子們去到農舍，把咖啡和剩餘的麵包給他們吃下。後來又對他們每個人單獨的需要應付一下，把宿錢給老婦。七點剛過，他使拉着車子，領着孩子們上路了。

大約上午十點鐘的光景，他們正走進一個小村莊，忽然聽到北方有槍聲。這聲音很遙遠，大約是在十哩或者更遠的距離以外。霍華德很憂惶困惑。真的，這不會是德軍從南方圍攻巴黎罷？

村莊裏有一家小雜貨店，出售少數低劣的雜貨。因為孩子們已經開始感覺疲乏，他便領着他們進去，給他們四瓶買了兩瓶橘子水。

裏面還有其他的難民，都很憂鬱而默然的坐着。不久有一個老頭子開口了，並不是專對着某一個人：『他們說德國兵已經佔了巴黎。』

那刻容顏枯槁的老女店主對這個消息是確實的。廣播的消息這樣說的，一個軍人告訴她。

霍華德傾聽着，這個消息震撼了他的心。這樣的事情竟然發生，真令人難於置信。沉默降臨了整個的屋子；似乎誰也沒有更多的話好說。只是孩子們在椅子上蠕動着，商談着關於他們的橘子水的問題。

老人離開他們，走到賣雜貨的櫃台前面。他本來想買些橘子，但是橘子已經賣完了，新鮮的麵包也沒有。他所買到的只是一些像狗食一般的粗硬的餅干，一大條看來令人生疑的棕色臘腸，四瓶橘子水，還有一瓶便宜的白蘭地，預備他自己在身體疲倦時喝的。正要轉身走開的時候，他發現一匣巧克利糖，也給孩子們買了一打。

休息完畢了，她又領着孩子們前進。爲了使他們在路上高興，她更拿出一條巧克力給

包米麵的故事

一個秋天的下午，劉老疙疸（註一）急得一頭是汗，大步流星地（註二）從上縣城裏走回來。走到堡子的北頭，恰巧碰到張麻子，就同他談起來。「喂，你知道嗎？不好啦，城裏又貼告示了。」

這句話把張麻子也嚇壞了。原來，日本鬼子在城裏貼告示，可說是家常便飯，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可是，看到劉老疙疸那一頭大汗，和他那慌張的神氣，也覺得這番告示，畢竟有點兒不妙，便問老疙疸是怎麼回事兒。

老疙疸接着說：「張大哥，你記得吧，前些天，城裏的人，不是不許自己買米買麵，只許由官家『配給』嗎？」（註三）

「是啊，我知道，可是這回的告示，怎麼着？」

「這回的告示是說：以前的『配給』，並沒有多大效驗，日本人覺得不夠勁兒。譬如

說，城裏的人還能在暗中買到米麵。日本人說，這可不成。這向日本人急（註四）了。我們從根兒上想法子……。」

「怎樣從根兒上想法子？」

「有法子啊，他們說，鄉下的大車，不許往城裏拉糧食賣。還有，怕你在柴火車（註五）裏帶糧食，他們還要在城門外頭放卡子，看到大車就來查；查出來你帶糧食，嗚呀，那就不得了。一說完了，他把肚子往前一挺，兩手往後一做，露出失望而恐怖的樣子。」

果然，這些天來，拉柴火的大車，是不許進城門了，都被迫停在城門外的大道上，一輛一輛地，排成一大綫。城裏的人，不能一天不用柴火，可是，柴火車又不許進城，這可怎麼辦呢？於是情急智生，先到城門外把柴火買妥，然後僱人一担一担地往城裏挑。至于買糧食的車，更是在那兒也找不到。有的，只有搖着「×××與×××組合」（註六）的小鐵兒的大車，轉許在路上拉着糧食，來來往往。

在平時，九十月之間，正是莊稼院兒進城「趕集」的時候。賣柴火的車，賣糧的車，

賣草的車，以及挑挑擔擔的人，可說是南來北往，絡繹不絕；住農工商各界，都趁着這個機會活躍起來。可是在今年，尤其在這次告示貼出來以後，農村與城市之間，交易斷絕，好像有一個絕緣體，把它們分離開來。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廢廢停頓的人；人心惶惶，就像大難臨頭一般。劉老疙疸的慌張，當然也有充分理由的。

于是許多流言，像電流一般，在鄉村中傳播開來了。是不是日本鬼子要把城裏的人餓死？是不是要把鄉下的糧食都沒收充公呢？有許多人因為在柴火車裏帶了糧食，數日本鬼子從出來，把他們押了許多天，還沒有下文；可是，車呢？馬呢？人呢？柴火和糧食呢？都弄到那裏去了？

事情自己也知道，他們是生活在一個生命的安全沒有保障的地方；關於這些問題，只顯現着一個焦慮而恐怖的心情，在暗中摸索。

話說西門馬神廟胡同X號，住着一家姓李的。李老太太中年守寡，帶着兩兒一女，

還着以苦命，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大兒子是個木匠，當年才二十二歲。二兒子十九歲了，在一個工廠裏學手藝，身體軟弱，時常生病，當時正在家裏休養（註七）。女兒是個學生（註八），不過十三歲而已。

一天，李木匠到離城十五里的一個鄉村中，作活計去了。去了許多天，也沒有帶回一個錢來。李老太太非常着急，她知道官家「配給」的糧食，本來是煮餅麵子，上次「配給」的二十斤，把她們三口人吃得個個拉稀屎，肚子疼，而且遍身總是不舒服。尤其是體弱多病的二兒子，本來就是因為伙食不好，在工廠裏生病了，可是回家以後，又只能吃到煮餅麵子，於是氣色一天比一天難看，身上也一天比一天瘦弱。這真是李老太太非常痛心的事。

李老太太的手裏，既然沒有現錢，總想借幾個錢兒，偷偷地買點兒麵吃，給二兒子補養補養。這一回錢是借到了，但因為恰巧是在這次貼告示以後，米麵來源斷絕，而且，城裏的人誰若有一點兒米麵，也不敢往外拿了。換句話說，他們若想吃東西，就只有煮餅麵

子。所以，每逢李老太太，拄着一根拐杖，僵僵着身子，而又兩手空空地走回家門，再看見那個體弱多病的兒子的時候，她總是深鎖着多紋的眉頭，黯淡的眼角上閃爍着淚珠，而

感到無限的悲哀和淒涼。

她望眼欲穿地盼她的大兒子捎幾個錢回來，更盼他能夠回家一過，可是她失望了。

「這是什麼年頭？怎麼有錢竟買不到東西了？」她時常這麼想着。當然囉，五十多年以來，她沒有遇到過這麼艱難的日子。可是，她也想到，這日子是拖也拖不下去的。自己的年紀，這麼大了，死就死，活就活，沒有什麼；可是她的二兒子呢？若再給他買壹餅爛子吃，豈不是要送掉他的命嗎？於是偉大的母愛，像一條鞭子，驅策着她，使她走上一條似通非通的路！

「王家堡子他二姨的家裏，也許有些麵吧？何不去借借看？……」

一天清早，她這麼想着，就扔下她的二兒子和女孩，到他二姨的家裏借麵去了。他二姨住在鄉下，果然有點兒包米麵（註九），於是借給她五斤。李老太太把麵裝在口袋裏，

揹在肩上，很高興地往城裏走。

當她走到南門口外，卡子上的警察，發覺了她，並且問道：

「老太太，你揹的什麼？」

「我揹的是包米麵子！」

「放下來看看。」

警察們一看，果然是包米麵子。

一個高個子的警察說：「你這個混賬老東西，爲什麼往城裏揹麵？」

另一個說：「你知不知道，往城裏拿米拿麵，是犯法的？我看你是越老越糊塗！」

「來，把麵拿來！」一個矮個子的警察發出來的聲音。

這樣毒辣而無情的斥責、漫罵和恐嚇，像千鈞雷霆一般，接二連三的落到李太太的頭上。李老太太把五斤包米麵子，揹了這麼遠，照理說是疲勞極了。然而在她心目中并未把這種疲勞當作一回事。她覺得，包米麵比豆餅麵子強得多，她的二兒子吃了包米麵，就不

會瀉肚，不會不發脹，多病的身體就會逐漸強壯起來。這一線燭光，鼓勵着她，使她忘掉她所遭遇到的一切痛苦、悲哀同不幸。然而當前的事實，却把她從希望的山峯上仍掉下來了。在驚惶不安之中，她走到警察面前，想說說實情。

「啊，你們開恩吧，老爺。……這包米麵是我從親戚家借來的。……我有個二兒子；

……」

「什麼？他媽的，你噲噲什麼？」

「把她拉進來！」又是那個矮個子說。

「你這老東西，還有什麼可說的？趕快把麵拿來！」

實際上，這五斤麵，是偉大的母愛的象徵，是李老太太的一線燭光之所寄。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搯了這麼遠，家裏面還有一兒一女餓着肚皮等着吃，警察向她要，她那裏肯給她送去呢？

于是一個警察怒氣沖天地從石階上走下來，一手就把李老太太推個跟頭，又一腳就把

麵袋子踢個窟窿，麵都撒出來了。

這種情形下，李老太太，心痛欲裂。她一面同警察們說好話，請他們饒了她，一面想要用那個破了的麵袋子，把麵攪起一些來。可是，警察老爺們是不許她這麼做的。她說了許多好話，那麼苦苦地哀求着，他們也是當作耳旁風一般，置之不理。李老太太迫不得已，只好站在一旁，等待警察老爺們的開恩了。過些時候，幾個警察都進屋去，她以為有機可乘，就把那連灰帶土的包米麵子，用手摟起來一壘，裝到破麵袋子裏，又往城裏走。可是，隔一會兒，一個警察出來，看見她才走不遠，就追上她，又把她的麵袋子搶下來，并且把那點兒攤了的麵，都給揚在地上了。

疲勞、衰弱而又手無寸鐵的李老太太，只好屈服在淫威之下。于是她忍着無限的委屈，懷着一個破碎的心，一拐一拐地，往家裏走去。那幾個警察，一看到留在地上的那副堆灰白色的包米麵的痕跡，就感到無限的光榮和驕傲。

真是一無巧不成書」，這一天李木匠把活計做措完，着他那一箱子鏘鏘斧鏘，從鄉下回來了。他一走進馬廟胡同的口兒，就遠望到他的妹妹在大門前邊無精打采的望着。走到屋裏一看，他的弟弟正蓋着大被在炕上躺着，看樣子是病得不輕了。於是哥兒倆發起話來。

「我媽上二姨家借麵去了。起初，她想買點兒麵吃，給我補養補養，可是手裏沒有錢。後來，東挪西借地，借到了錢，不是城裏又貼告示了嗎？說是城裏的人不許隨便買米買麵吃，有了錢，又買不到麵了。……」

「我捎回來的錢，你們接到沒有？」李木匠插嘴問道。

「錢是捎到了，買完了『配給』的荳餅麵子，錢就光了。唉，這幾天來，竟是吃荳餅麵子，不吃吧，餓得慌，吃又吃不下去，吃下去又要瀉肚，肚子疼，天天都是挨一半兒餓。……哥哥，你看看我的小胳膊吧，是不是比你走的時候更瘦了？……」說完了，他把腦袋往枕頭上一轉，露出很難過的样子。

他哥哥一面安慰着他，一面勸他妹妹給她幾碗水喝。然後在屋裏打幾個飽嗝，看着這個，想想那個，覺得這個家庭，真難為他的老媽媽來支持啊。

大約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李老太太之弟歸來，走回家裏來了。一進門看見大兒子已經回來，在炕上坐着，沒等分說，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大哭起來。她的二兒子還到街上買着二回來，覺得這也許是因為二兒子沒有借到麵，或者說了什麼壞話，讓媽媽給罵上去了，就急忙用話來勸解她。可是她老人家越罵越厲害，嘩嘩嘩嘩地，語無倫次，說中了魔鬼一般。後來，還是她的大兒子明白些，他勸出來老太太嘟囔些「……麵袋子……警察……都讓警察揚了……」之類的話，于是就和他帶回來的那百八十元錢，交給老太太，叫她放心，總不至于挨餓，然後從頭到尾問問這事詳情由來。這時候老太太的心境，多少平穩一些，就因為說到警察怎樣不許她往後說這事包米麵子，她怎麼向警察請求，而且警察又怎樣把她推倒跟頭，并且怎樣把包米麵子都給揚了。

「唉，大兒子，你去看嗎，南門臉兒路旁的地上，這時候還能在那兩堆麵！……」她

聲音顫抖着。

李木匠本來是個火性人，瓜子兒臉，大個子，這身全是刀氣，做得一手好活計。一聽他媽媽說的話，就一肚子氣，氣得幾手裏攥拳。手裏攥着媽媽說：「不就是這麼一點事兒嗎？媽媽，你醒着（註一〇）吧，我有辦法！」說完了，拿出五元錢的票子，讓他妹妹去買切麵條兒。

切麵條兒吃完了以後，他橫定了心，要爲他的媽媽報仇，要爲一切飢寒交迫的人解恨，要爲他的家庭的不幸遭遇，回漢奸走狗們算算賬。于是他一聲不響地去磨他的斧子，直到他這斧子變成幾乎尋常的銳利，就同他的媽媽和弟弟，談談家長里短兒，然後隱隱了。

家裏的人誰也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木匠磨，那有不磨斧子的？可外第二天清早，他見李木匠腰帶子上插着一把斧子就出門了。

不用說，李木匠是帶着斧子，直奔南門臉兒走去。走到南門臉兒的路旁，果然看到地

上有兩堆麵，已經同泥土摻混起來，變成灰色。城門外仍然排列着很多賣柴火的大車；警察們仍然巡視着，盤查着；來往行人都是神色慌張，東瞻西望的，像是這個地方就要天塌地陷一般。

李木匠看到這兩堆麵，氣就衝上來了。呼吸特別急促，心是直門兒地狂跳，像要從喉嚨眼兒裏跳出來。他看到兩個警察正在那兩堆麵的左近站着，就湊到跟前，問道：「喂，老兄，那兩堆麵是怎麼弄出來的？」

高個兒的那個警察，沒有想出來怎樣回答他；可是那個矮個兒的却含糊的回答着：

「是一個老太太弄撒的。」

「那你們爲什麼不讓她擄走啊？是不是你們兩個不讓她擄走的？」他露出來很知道這件事的底細，並且有些話要說的樣子。

「不錯，是咱們倆不讓她擄走的。可是，讓不讓她擄走，管你什麼事？」

「就管我的事！那個老太太，是我的媽媽，昨天，她從親戚家裏借來五斤包米麵子，

誰想到你們竟不許她往城裏拿呀？……」

「這是官家的命令，官家說是不許往城裏拿，就不許誰往城裏拿……」

雙方的話，都很強硬，這業已不是談話，而是爭吵了。李木匠又繼續爭辯着說：

「命令也能，你們也得看看情形，我的媽媽那麼大的年紀，大老遠地把麵擔回來，你們也該可憐可憐她。……你們把她推個跟頭，把麵揚到地上，這些事，真使她難過極了。……你們到我家裏看看，昨天她老人家回去之後就瘋了，……你說……你們……」

說完了，把兩支手往腰上一插，怒目橫眉地，像是恨不得一口把那兩個警察吞了。

兩個警察看到李木匠這樣怒氣沖天的樣子，就老羞成怒地，揮着手讓他走開，可是李木匠更憤怒地說：「唉，事情怕顛倒頭，要將人心比自心，若是我當警察，這樣對待你的媽，你能夠屈屁不放嗎？……」

「什麼，你這個混賬……」

「你們是人，咱們老百姓就不是人嗎？……」

「你給我滾蛋，你是什麼東西，跑這裏來找賬算？……」那個高個兒的警察上前要推他。

李木匠一邊擋着警察的手，一邊連口罵警察，後來一看該是動手的時候了，一邊手就把斧子拿出來，作着劈木頭的姿態，朝着高個兒的警察的腦袋砍去，只見那個警察，腦袋迸裂，血流如注，當時不省人事。另一個矮個兒的警察，見勢不妙，想要上前把李木匠抓住。正好李木匠這時也下了決心，非把他們兩個都送到陰朝地府見閻王不可。於是緊接着又對那個警察砍了一斧子，這一斧子正好砍到他的脖子上，使他跌倒在地，輾轉呻吟在血泊中，奄奄一息。李木匠一看，報仇的目的是達到了，同時想到：「人生在世，活要活得有勁兒，死要死得值得……大丈夫作事，好漢作，好漢當，跑什麼，怕什麼……即速給那兩條走狗償命……也沒有啥，再活二十二年還是這麼大……不用等別人來抓，我獨自個兒去投案……這是爲母報仇，爲民除害，我要幹個痛痛快快……」他一邊想着，一邊就拿着那把鮮血淋漓的斧子，到警察所投案去了。

事發各方傳出消息，大約如下：警察一名，當場斃命；另一重傷者，經送醫院，不治身死；李木匠的案情當然極其重大，但因為在盛事之後，前來投案，而且為人慷慨仗義，具孝悌之道，經「地方法院」從寬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現正監禁中；至於李老太太，已罹癩症，時感于街頭，沿門行乞，逢人便問李木匠之下落云。

註一「老疙疸」爲此類某之別名，係指弟兄中之最小者而言，卽四川之「么娃兒」。

註二「大步流星地」，爲東北土語，形容急走之狀。

註三 日人統治下，東北食糧缺乏，城市尤甚，乃實行「配給」制。老百姓購米，須先到警察局領取配給證，然後持此證到糧食店購米。糧店與無配給證之人，不得交易。但所「配給」者，非米，而爲豆餅麵子。

註四「此口急」字，爲怒火上升之意。

註五 東北居民之燃料，以高粱秸（亦稱秫秸）爲主。一輛大車可拉二百捆內外，

俗稱「柴火車」。

註六 「興農組合」即農業合作社之意，敵偽當局在東北各地普遍設立之，在綜合（一）統制東北農村經濟上，發生極大作用。

註七 東北各工廠裏，目前吃的問題，甚為嚴重，無米可食，惟有吃豆餅麵子，很多工人，非餓跑了，即病弱不堪。

註八 「夢生」為遺腹子之俗稱。

註九 「包米麵」即玉米麵，東北人均稱「包米」，而不稱玉米。

註一〇 「甞着」東北俗語，為「看着」之意。

關於巴爾虎部

翻開黑龍江省地圖（註一）一看，能在大興安嶺以西地帶，看到「陳巴爾虎部」（在中東路之北）和「新巴爾虎部」（在中東路之南）的字樣。關於這個部落之內的過去同現在的情形，我覺得有許多值得介紹的地方，特爲寫在下面。

原來，在外蒙古境內，從前有個喀爾喀部，在那裏過着游牧生活。其中的蒙古人，有的信奉喇嘛教，文化比較進步，在清代康熙年間，根據尼布楚條約，歸化我國，生活於額爾古納河流域，叫作陳巴爾虎。但部中其他蒙古人，却信奉薩滿教，文化比較落後，在清代雍正年間，由外蒙古移入黑龍江省西部一帶地方，叫作新巴爾虎。這時候，有人把他們先後移入的地方，叫作「巴爾虎部」，於是巴爾虎部成爲一個地名，以至於今日。

巴爾虎雖有新舊之分，但在言語、生活同風俗習慣方面，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別。但我們却不可以僅根據這一點，就覺得巴爾虎部內的情形，是很單純的；這是因爲俄國革命

以後，尤其九一八事變以後，巴爾虎部內居民的種族關係，非常複雜，而生活方面也呈現出來許多不同的形象。所以我想進一步對巴爾虎部內的各種情形，加以說明。

黑龍江上游的額爾古納河，從扎賚諾爾那個地方，向東轉個急灣兒，與發源於大興安嶺的海拉爾河連接起來。海拉爾河發源於大興安嶺的密林地帶，水深三米左右，寬達六十至八十米。以這條河為界，而南北雙方具有不同的特徵。就是說，北方是平原與邱陵相混雜的地帶，額爾古納河的支流根河、結爾布爾勒河、哈烏勒河，都從大興安嶺發源，往西流。這三條河所經的流域，普通叫作「三河地方」（從行政上說是額爾古納河左翼旗，旗公署在奈如穆圖），是典型的黑土地帶。自古以來，俄國境內的居民，是時常為着追逐野獸，或尋求牧草，而來到這些地方。

俄國革命以後，後貝加爾一帶的白俄，逃到這個「三河地方」來。後來他們認為歸國無望，而且三河地方更比後貝加爾一帶強些。於是他們照樣在這個地方經營起來了農耕生活。他們是在廣漠的原野與邱陵之中，任意選擇他們所願意耕種的地方，而且又在那裏蓋

了房子。到今天，他們業已造成一個大規模的農耕地帶，並為北滿一個重要的農產地，而引起多方的注意。

白俄的村落，大概有二十多個，以奈如穆圖為中心。自海拉爾至奈如穆圖，路程約四百里，有公共汽車每天可對開一次，交通相當便利。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也向這個地方移民，而成立了兩處所謂「開拓村」，並且設立「青少年義勇軍與安訓練所」。同時，日本今後還要繼續往那裏移民，還想敷設鐵路，以促進其「開發」。據我國文獻所載，三河地方是在西曆一二二〇年時，實行農耕。它的面積共約二百三十萬公頃；其中，密林地帶約占八十萬公頃，山川濕地約占五十萬公頃，農牧可能之地約占一百萬公頃，現在經營的面積，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三河地方的住民之中，白俄約占三成。

至於海拉爾河的南方，地勢較低，多草原，帶鹼性。額爾古納河與呼倫池相通，呼倫池與南方的貝爾湖，用阿爾順果勒河連接起來，其先是喀爾喀河。克魯倫河注入呼倫池，

原來是由外蒙古的奧肯特山流來，流過了二千里之遠，入巴爾虎部，兩岸三四百里以內，都是一望無際的草原；這個南方的草原，才完全是游牧蒙古人的領域。

大興安嶺在三河地方的東方，它的西坡，到處都爲落葉松、白樺同闊葉樹覆蓋着，是木材的一大產地。同時，野獸極多，所以這裏又是鄂倫春人同雅克特人的打獵地帶。三河地方的住民，從村落往東走幾十里路，就達到大興安嶺的邊兒上了。他們在這裏砍伐落葉松，當作建築房屋用的木料，也砍伐白樺樹拿回家去當柴燒。在冬天，他們用扒犁來運輸。俄國人生長在寒帶，耐寒力特別強。即使在零下三十度那麼冷的時候，他們也是早三時出外工作，深夜始歸，假設汽車壞了，他們就光着手，平心靜氣地去修理它。大興安嶺的山坡上，喬木以樺木爲主，平原上的河流兩岸，只有低矮的灌木。至於草原，完全是長着荒草，一樹也沒有。

由大興安嶺劃分開來，巴爾虎部之內的氣象，接近於戈壁大沙漠，若同大興安嶺以東比較起來，春夏兩季，白晝均短，寒暑之差，也更劇烈，可說是更帶有大陸性。像高粱大

豆之類生育期間需要很長的作物，即使在三河地方，也不適於栽培，水稻更談不到，但麥子同蔬菜之類，却長得特別好。大致說來，北方適於耕種，而南方土質劣於北方。

每年的平均溫度很低，但冬季落雪的日子却不多；這是因為巴爾虎部之內，有所謂「永久凍土」。有的鑛泉，在三伏天，它的溫度也不能超過攝氏一度，而非裏的水，常結着一層薄冰，札賚諾爾炭坑的「露天採掘」，就曾因為接觸到「永久凍土」，而工作無法進行。

從較近的歷史看來，滿清入主中原之後，巴爾虎部即歸清室管轄。他們以為巴爾虎部地處邊陲，甚為重視，於是從嫩江方面移殖了三千餘名的索倫人、達烏爾人同鄂倫春人；後來到了一七三四年，又根據軍事上的目的，從喀爾喀方面移來了布利雅特蒙古人；在一九〇五年，我國士兵到邊境監視所中駐紮，同時，又設法移到很多漢人。再者，中東鐵路修築工事時，我國勞工也有許多結成家眷，而定住在鐵路沿線。民國初年，巴爾虎部成爲我國中央政府的一個直屬特別地區，其後幾經變遷，在一九二〇年俄國內亂時期，我國政府

又取消其自治權，把它當作呼倫貝爾，劃歸黑龍江省。九一八事變後，敵偽當局又在這裏設置了所謂「興安北省」，以至今日。

現在，巴爾虎部境內，約有土著的蒙古人三萬，漢人約四萬，白俄約二萬；還有一些日本人、達烏爾人、鄂倫春人、雅克特人等，混雜於其中。

漢人全部都是定居民，分散在鐵路沿綫同河流沿岸一帶。白俄多半在鐵路沿綫經商，另外就是三河地方的農民了。

蒙古人（即巴爾虎人），過着游牧生活。以南部平原爲主要地域。此外，還有鄂倫春人、雅克特人，各有數百名，散在於南北兩部，他們過着獵狩生活。海拉爾地方還有定居的蒙古人，他們是官吏、商人同手工業者。

從哈爾濱坐火車到滿洲里去，時常能看到蒙古人。蒙古人有句土語是「善人不急，急人不善」，所以在海拉爾的街上，蒙古的趕羊人，總是慢條斯里地走着，他們缺乏時間觀念同效率，真是可想而知。

他們的日用必需品，不用貨幣計算價格，而用牛羊來計算。只談到某一種日用必需品值羊或牛幾頭。他們的衣食住，殆皆取之於牛馬羊，食其肉，以乳作酒，穿毛皮、鋪毛氈、張皮幕、繩索亦用牛皮製之，並且以乾的牛糞為燃料。然而他們相當富庶，據傳說，曾有這樣一個故事。

從前，有個蒙古人莫爾根公，非常富庶，到北京見皇帝時，在談話之中，兩人均自誇其富。

皇帝說：「我所有的銀磚，能從此地鋪到庫倫。」

「那麼，」莫爾根公也自誇着說：「我所有的駱駝，能夠先頭到了北京，而後牠還沒有離庫倫。」

皇帝對於他說的話，覺得懷疑，然而莫爾根公決心要證明他所說的話是真實的，就趕緊回國本部落，並且頒佈了一道命令，驅使駱駝向北京前進。

不久之後，北京與庫倫二千八百里之間的大道上，到處是駱駝，呈蒼黃之色。同時，

駱駝隊的先頭部分已經到了北京的皇宮，然而莫爾根公的院中仍然停留着駱駝，由此可見他們是多麼富庶了。

蒙古人向來是沒有不動產（土地）的民族，現在巴爾虎部境內的蒙古人，仍然如此。他們的記憶力同觀察力，非常之好。在羣羊之中，只要看到一點特徵，就知道那一頭是他自己的。現在巴爾虎部內，有一所蒙古人的中等學校，學生也學習日語，中學畢業生就可以在地方上作事。

他們信奉喇嘛教，喇嘛教典中有云：「以鋤切斷土中之蚯蚓者，非得冥福之途也。」所以蒙古人以耕種爲罪惡，厭惡農耕土木，也不想鑿井。同時，他們篤信喇嘛教，根據教典是不食魚、不農耕，至於婚喪嫁娶等事，也都完全根據喇嘛的判斷來行事。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很少改善之望的。

巴爾虎部這個地方，經濟生活的方式可謂各式各樣的。

譬如說，首先是鄂倫春人過着狩獵生活。他們原先是養馴鹿的，後來，沒有鹿了就養

馬。他們在大興安嶺的西麓從事狩獵，射擊準確，百發百中。其次是蒙古人（即巴爾虎人）過着游牧生活。夏天，他們在沿河一帶的草原中牧放牛馬，冬天就走到山地同邱陵地帶，使牛馬去吃那些荒山上的枯草（在此等地帶，雪常被風吹走，而剩下枯草）。剩下的少數的雪，作為家畜的飲料，蒙古人自己也飲這些雪水。

再其次就是海拉爾附近布利雅特蒙古人的生活。他們是新從外蒙古來的，所以接受過一些俄國文化。他們的生活是半固定式的牧放生活。就是說，他們夏天是在河川附近從事牧放，秋天就在山坡兒上，割取野草，堆成許多堆，存儲起來，等到冬天到了，再移居到那裏。他們儲草的地方是有一定的，那裏也有小學校。

最後就是三河地方的白俄農業生活。他們是利用畜力來經營大農，也從事牧放牛馬，也有專製乳酪的。村落之中，各家都有園地，種植蔬菜，其外圍就是牧放地、採草地以及農耕地，至於燃料也是從外圍的森林地帶中取來的。漢人固然是定居在那裏，從事農耕生活，然而，日本開拓民的移入，却給他們帶來不少威脅。

東北素描

七四

註一 根據申報中國分省新圖。

香瓜園裏話滄桑

在舊曆七八月之間，有一天晚上，趙家溝的大財主趙大白話（註一）吃完了晚飯，覺得怪熱的。他就手裏拿着一把破蒲扇，腳上拖着一雙舊布鞋，離開家門，想要到後街一塊香瓜園（註二）裏，串個門兒（註三）。

這塊香瓜園，是老楊家種的，佔了五六畝地，周圍淨是別人家種的大田（註四）。東面是一塊高粱，北面同西面都是豆子，長得很茂盛，綠油油地，在薄暮的時分看去，像是一片悠深的海水。業已立過了秋，太陽落下去以後，覺得很涼爽。有時候從香瓜地上吹來一陣小風，就覺得有一股子氣兒，是打鼻子那麼香；它鑽透你的肺子，竄遍你的週身，使你忘了煩惱，忘了疲勞，而格外精神起來。

當時，老楊頭正同一個看瓜的（註五），坐在瓜棚子底下吃晚飯。他們看見趙大財主來了，趕快站起來，讓了座，并且一面吃飯，一面同趙大財主閒談起來。

「今年可好，你老人家，敢在這個晚兒，出來溜躑了……」

老楊頭這個人，長得小鼻子小眼兒的。他看趙大財主不是外人，就先微笑着同他打個招呼，而且想從這上，找個話碴兒談談。老楊頭自己覺得，這句話說得很對路子。原來，在七八月之間，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若在前些年，趙家溝附近一帶，是常有胡子（註六）的。趙大財主是有錢人，當然是天天害怕有誰來綁他的票，每逢薄暮天黑的時候，總是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溜躑。

「可說是呢，今年倒比往年安靜得多，」說着，他用破蒲扇替他那黑而肥胖的臉上搨了幾下，「到如今還沒聽說那兒鬧什麼事……這個年頭兒，什麼都變了，好像胡子也難當了。哈哈……」在三里五村兒的，趙大財主是個話匣子，總是嘻嘻哈哈的，會聯絡人兒，所以別人也常把他叫作大白話。

「也真是，」老楊頭接着說，「以前那幾個『流子』（註七）上的，殺的殺了，繳的繳了，剩下的也都洗手不幹了……倒是『太平』得多。」

「是的，這會兒誰若想拉個幫兒，真是辦不到啦。老百姓的鎊，都讓鬼子繳光了，誰能赤手空拳當胡子？」

「是啊，鬼子辦事兒，就是這麼的。從前沒有『滿洲國』的時候，胡子都是到日本站（註八）買鎊，價錢便宜，貨色好……胡子有了接濟……」說到這裏，老楊頭從旁插嘴說：「看瓜的，你去摘幾個瓜來，挑好的！」

「唉，你別有！」他想攔住老楊頭，可是看到看瓜的業已走了，就接着說：「他們就到處搗亂，誰也打不了。可是，說個『事變』，鬼子天天『剿匪』，胡子就倒霉了。反正，是中國人遭殃，你說是不是？」

趙大財主的話，說得當然很對。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有許多胡子是由日本鬼子來接濟的。鬼子是利用他們，來擾亂東北農村，使它經常處在動盪不安狀態。可是，九一八事變以後，鬼子又覺得胡子是他們的致命傷，於是作風大變，不惜動員堅甲利兵，去清剿他們了。

老楊頭聽到這話，連忙稱是，並且接着說：「其實怎樣？鬼子不還是胡子？……」

「對呀，這是咱們哥兒倆說，這就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他媽的，只許我當胡子，不許你當。只許我來搶，你若搶，我就殺你！這會兒，鬼子就是這麼着。……」

趙大財主固然是有錢人，然而，爲人忠厚、大方、人性好、講義氣，不三不四的，誰若爲難遭窄了，求到他，准答應。所以，從他當家以來，家裏沒有挨過搶，那個「流子」也沒有搶過他。他常說：「胡子好辦，鬼子難擋」，他是恨日本鬼子比恨胡子還厲害得多的。

「唔，那時候，胡子是有的是，可是日子好過得多。這年頭兒，中國胡子是沒有啦，却來了一個洋胡子……：這個胡子好厲害，不論貧富，一樣的搶，唉，連咱這樣的，都讓他搶光啦……：」老楊頭是沒有什麼家業的，無須怕胡子，可是，這個洋胡子却把他搶得受不了。

「胡子是明搶，鬼子是暗奪，明搶好受，暗奪難防……。慢說你們，就是咱家吧……」說到這，看瓜的從瓜地裏回來了。他用兩支粗大的手，捧着五六個大香瓜子。走到瓜棚子底下，放下來，然後用手指頭挨着個兒彈彈。接着他就挑了一個一彈空空直響的大瓜，遞給趙大財主。說道：「你嚐嚐這一個，准是不會錯！」

趙大財主接過來一看，是個「頂皮兒紅」（註九）。聞一聞，打鼻子香；捏一把稀酥，咬一口崩脆，心裏覺得很滿意，並且說着：「你這瓜，口頭很好。稀脆，順甜，真難得！」

「是啊，還不錯，今年天頭好，立秋前後，沒有下雨……」於是話頭又自然而然的就轉到香瓜子上。

「這會兒、你這瓜，賣多少錢一担？」

「插把（註一〇）能賣四塊半，這會兒能賣四塊。今年還好，鬼子讓賣，站上若像去年那樣鬧霍亂，鬼子又該不讓賣了。」老楊頭帶得，今年的時氣還不錯。

「那麼，今年你能賺幾個錢兒了？」

「沒有什麼意思，也就是混個零花兒吧。……你老人家怎樣，不弄一担吃吃？……」

老楊頭趁着這個機會攪起主意來了，可也未便就說是賣給他，同趙大財主辦事，錢好說。

「哈哈……弄就弄一担，給他們孩子吃吃……明天給咱家送一担頂皮兒紅吧。」

香瓜子吃完，他們又找別的題目閒談起來。趙大財主這幾天來，心裏總有點兒小事在唧咕着，沒法解決，這時候忽然又想起來。

「喂，老楊，你知道那兒有壓棉花的（註一一）？」

「怎麼的？」

「明年開春兒，我的二女兒出門，要做裝新被服，沒有棉花。……我家裏倒有幾十斤，是去年瞞着『組合』，偷偷地留下來的（註一二）。可是，沒有壓。……我想了幾天，也沒想到能壓的地方。……」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低，像是很怕有人聽到這個秘密。

「這宗事兒，可不好辦。所有的壓車子，不都讓鬼子搜去了嗎？鬼子不是不許咱們老百姓自己壓棉花嗎？……這會兒，誰家也沒有壓車子，連壓匠都改行了。這年頭……」

「你替我留點兒心吧。我聽那地方說壓匠，告訴我一聲……不過，怕沒有那地方了！」

「好吧，只要我能辦得到，沒有不成的……這年頭的事，真難說啦，假子磨兒（註一三），都不許動。壓車子也遭了殃。真是……」

「你沒種點兒棉花？」趙大財主好像讓蚊子咬了一口，就一面用蒲扇打蚊子，一面又加話頭扯到這上來。

「當初我本有心在這塊地上種一點兒，可是……我聽，王續太……，沒有種……鬼子辦事兒，總是辦得挺絕的，我說他們將來非都絕子絕孫不可……」

「怎麼？」

「咱們檢到手的棉花，都要給他送去，那有這道理？」

「是啊，鬼子就是這麼的：你若種棉花，就到『組合』報名，由『組合』賣給你棉花籽兒。……你種多少，也要報告他，到秋天了，把檢到的棉花，都給他送去，不許留一點兒，也不許賣給旁人，是不是？」

「這麼辦，就受不了麼？……一斤棉花，他說給你多少錢，就是多少錢。……一家老少，忙了一年，還不是白忙？……我嫌他麻煩，沒有種，……我一想，這是種瓜吧，也許比較活動一點兒……」老楊頭說到這裏，又把腦袋轉過去，往瓜地看看，覺得瓜秧長得挺壯實，結的瓜也不錯，而且賣出不少錢了，這一算還算押得正道。

「其實呢，種什麼不是白忙？」他對於老楊頭這一番話，好像是有更進一步的看法。

「就拿咱家來說吧，往來咱家是種六七十里地（註一四），今年還是一樣。……可是，在往年，打了糧，是咱的。咱家有七個大倉子，一到八九月，新糧下來了，大車小輛，天天往家裏拉，每個倉子都是裝得滿滿的。……」說到這裏，趙大財主顯得非常得意，繼續

說：「這還不算，打了的糧，留什麼、賣什麼，或者留多少、賣多少，這些事情一概是由咱說了算，誰敢說個不字？……可是，如今就見，我可沒聽說過，更沒變了，什麼都變了，人家叫你種什麼，你就得種什麼；叫你留多少，就得留多少；叫你給他送去，你就不敢拉到家裏來。」

「還有，城裏的專車，也都變了。以前，城裏的燒鍋（註一五）、糧機，可以隨便買糧，他們有錢，一買就是幾大車，甚至就是幾火車。……如今怎樣？燒鍋糧機都不許隨便買糧，只許由「組合」來什麼「配給」。我們老百姓是不許隨便賣糧，只許給「組合」送去，然後領回有限錢來，這麼一辦，咱們就吃了大虧，咱們就同牛馬一樣，是給人家作活兒！」鬼子的這些壞主意，使地主同富農們吃了大虧，趙大財主一想到這裏，就覺得非常痛心。

老楊頭對這件事，也是很有同感，接着說道：「什麼叫「配給」，他媽的，不「配給」還好，越「配給」越窮。比那拿洋油來說吧……：……一家一個月「配給」半斤，你

「你個啥？……」按照鬼子的新規定，現在每月只能對一家「配給」半斤洋油，供點燈之用。至于你這家房間人口多少，他們是不管的。

「啊，對呀！咱家那麼多人，也是一個月半斤，只有半瓶兒，七盞燈來分，一盞裏只裝裝上一兩兒，從前咱家是一桶一桶的買，這年頭可算不成啦。……」陳就待這吧，從前咱家一買就是一籃，管夠兒吃，現在可個好，一個月只「配給」一斤，吃不上兩頓，光了。……這年頭……」

「可就是這，你看從前，一到冬至月兒，道上竟有賣糧的車，如今是讓也「用賣」了……」說到這裏，老楊頭從糧袋荷包裏，拿出一根旱烟袋，裝上一把老青煙，點上火，抽着。

「是嘛，這是一陳厚曆，看不得。以前，咱家那輛大車，一到冬天，是「種賣糧」，「種一拉脚」(註一六)。……賣糧那輛，一天去一遭。七大會不糧食，至少也得賣五斗倉子。種是一車一車地賣出去，錢是一捲兒一捲兒地拿回來。……「拉脚」的

那一輛，一到十月十五前後，就該起身啦。大疙疸，八面城（註一七）那些大地方，咱都跟車去過。去就是幾個月，回來就得好錢掙個幾大千。……可是，這會兒就不行了，可掙的東西沒有了，有的東西又不可掙，我看今年冬天，咱家那輛轎大車，這車真有用着……唉……」說完了，他把頭低下去，很有些不勝今昔之感。

「唉，真是沒有的難，有的也難，正是所說『家家都有難唱的曲兒』。」

「……」趙大財主默不作聲，好像是在思量着什麼。

「你老人家再吃一個瓜吧？」老楊頭一面說着，一面抬起屁股，給他拿瓜。可是趙大財主却擺着手攔他說：「不吃啦，我不吃……不早了，我該回去了！」

「再坐一會兒，挺涼快的，忙的是啥？」

「不，我出來不少工夫了，再不回去，家裏也許會覺得我是教訓子都去了，哈……」

「說完，他笑了，老楊頭也笑了。接着，老楊頭把剩下的那幾個瓜送給他，他接過來，打個招呼就走了，樣子還是思思量量的。」

註一 此處之「大白節」爲趙某之別名。東北鄉人常喜給健談而誇大之人，給以此別名。

註二 「香瓜園」即種香瓜之地。香瓜有數種，皮色亦不一，東北鄉間多種之，東北人亦喜食之。

註三 「串個門」爲土匪，有「拜訪」或「擺相」之意。

註四 東北俗稱高粱、穀子同是地曰「大田」。

註五 「看瓜的」爲看守瓜園之僱傭人。

註六 土匪俗稱「胡子」。

註七 「流子」爲幫匪之別名，爲土匪之「黑話」。

註八 此「日本站」爲日本車站之通稱，無特定指，多指距彼最近者。

註九 「頂皮兒」爲香瓜之一種，入秋方可熟，綠皮，紅瓤，肉厚，砂澀可口。

註一〇 「插把」爲「起初」或「一起手」之意，東北鄉人多用之。

註一 農家檢到棉花，是帶籽兒的。要用機器軋掉棉花籽兒，才是可用的棉花。

東北農家把這種軋掉棉花籽兒的工作，叫作「壓棉花」；把這種機器叫作「壓車子」；把那些壓棉花的工人叫作「壓匠」或「壓棉花的」。

註二 按照東北敵偽當局的規定，農民手中不得留有棉花籽兒，種時，須至「農

農組合」中領之，領時須填報種棉面積及可能產量等等，以供「組合」在秋後根據此表，收取棉花。農家檢到之棉花，自己不得壓之，須至檢到時之後，立即全數送交組合，組合付給少數現款，然後組合自己壓之，并統做其用途。此處趙大財主之棉花，係未送交「組合」者。

註三 「碾子」係用以爲高粱去皮之物，以石碾爲主；「磨兒」係磨麵用者。敵偽當局爲防人民自己碾米磨麵吃，不吃其「配給」之物，乃決定無論何人不得動用之。倘敢自動擅用，警憲即得拘捕究辦。

註四 此「日」字，爲耕地面積名，相當于「垧」或「天」，遼瀋一帶多用之。

註一五 「凍鍋」即凍清油，東北均稱「××凍鍋」，爲東北歷史悠久行業之一。

註一六 東北農家之大車，在冬季常有「拉腳」者，即趕大車爲他人（或爲自己）搬運貨物，以得代價之意。

註一七 大窪遼寧稱東豐縣，八面城在四平街之南。

韓邊外的興衰經過

之東北，尤其在吉黑兩省一帶，韓邊外這個人，可說是婦孺皆知，他真是一位開發東北的英雄！然而，他是怎樣興起的，又是怎樣衰落的，你知道這個廣袤八百里之韓家六業，只發落到什麼地步了嗎？其中詳細情節，恐怕許多人還不知道。現在作者想根據最近而比較之資料，在這裏加以介紹。不過，其中還不免有許多漏洞。竭誠希望各讀友能就其情形之先進，勿吝指教才好！

韓邊外的勃興 翻開吉林省地圖一看，在吉林省境的南方，有個樺甸縣。樺甸縣的四周，被長白山脈圍繞着。清朝康熙時代，以爲長白山是清朝的發祥之地，應該竭誠受護，所以在康熙十六年，用聖諭公佈了凡是長白山周圍千餘里以內的地方，一概不得移民墾殖。

；至于別人參、採珍珠以及砍伐林木等活動，也都在禁止之列。從此以後，樺甸一帶成爲嚴密禁地，誰也不敢往那裏前進一步。

等到咸豐六年，有個山東登州人，姓韓，因爲家鄉生活困難，就跑到關東來。他先到復縣，然後又往北走。不知因爲什麼，竟私自走進樺甸禁地了。

韓姓姓韓的，後來綽號「邊外」，他就是後來在東北赫赫有名的韓六外。

他走進了樺甸禁地之後，以爲那裏是夾皮溝，埋藏着金鑽，應該加以開採。于是他就在暗中邀請許多工人，到那裏進行開採工作。後來，砂金和產量逐漸增多，營業也很興旺，于是美座金鑽，竟至于在東北很有名了。

同時，韓邊外這個人，也真是一條好漢。他的爲人長行俠好義、慷慨寬大、不拘小節。當時在他手下作活計的人，都覺得感情很相投。過了幾年，他這種美名傳說出去。于是江湖之上的許多亡命徒或者流浪漢，都去投奔他，聚集在那塊禁地之中。各自擔任各目的事情。有的砍伐樹木，有的採砂金，有的開創人參，有的採珍珠，更有的人開墾荒地。大家都

熱心而努方地。爲着韓邊外工作。于以韓邊外這個人，儼儼乎成爲一方生佛，一發孤苦無告或者有屈難伸的人，都不遠千里，去投奔他。就這麼幹下去。不幾年之間，夾皮溝這個地方，就變成韓家天下。那地禁地之中，竟有一個遠近馳名的秘密王國，建立起來了。且說，韓邊外這個人，早年曾在軍界混過事。他看到廣大的江湖流浪漢都來投奔他，就突然興起了幹一番大事業的志向。而且，他是一個智勇兼全的人，有遠見，再加上夾皮溝裏的金砂是淘也淘不盡的，于是就以它爲號招，而廣汎地向齊魯燕趙各地，收羅慷慨悲歌之士。至于刨人參、採珍珠、砍伐樹木、開墾荒地等等生產事業，還是照樣繼續進行着。不出幾年之間，那個地方竟聚集了五萬多人，而聲勢也越發大起來。

韓邊外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在「生聚」之外，還應該加一番「教訓」。于是他把這約達五萬人的江湖流浪漢，編成「團勇」，不分晝夜，加以嚴格訓練。所以，在不久之間，他就造成了一批能征善戰、勇於壯健的有刀四伍，以保衛樺甸一帶的公私安甯。至于樺甸一帶的住民，當時已有一千八百餘戶，人口約有萬人。他把他們每九戶編成一排，共計編

了二百五十多排，除了對他們加以嚴格訓練外，並且極力實行守望相助，密切聯絡等辦法。這些時間，地方非常安寧，人們都過着安居樂業的日子，大有路不拾遺之概。

於是從英茂溝到那爾蘇河，綿亙約八百里的地區，成爲一個獨特的政治區域，幾成皇國司法所不及的地方。

當清朝同治年間，權例和弊石等地，還沒有設局巡緝。當地人民，沒有苦難、刑罰，或者安家立業之類的事，無法同任何機關接洽，就只好請示于韓邊外。這時期，當時當地的人民，是只有擁戴韓邊外的。

這時的韓邊外，在權甸一帶，勢力很大。凡是發覺誰會辦些什麼事情，一經老百難沒有不奉行維護的。所以，善土的人民，都照樣安心工作，無苦無憂；就是土匪盜賊，其胆不靈之輩，也都甘願聽奉韓氏命令，走上自新之路，而襄助韓邊外在這個秘密部門之中，創立大業。所以當時會有人說韓邊外那個地方是一盜賊不聞，奸僞不作，而且他自己實爲一德勇俱備之賢才也。

韓邊外就這樣在清朝禁地的權甸一帶，發號施令，把當地居民刑罰並大權集于一身，而動員起來了。

「効忠」一清廷。後來，清朝的同治皇帝曾命令欽差大臣吳大澂氏，到吉林省沿途一帶，籌劃一切事宜。他到吉林後，就聽到了韓邊外私入權甸禁地的詳情。同時，他又聽聞韓邊外這個人，智勇兼全，胸懷大志，即使違法私入禁地，然而并未爲害地方，而且繼續努力去開墾它，他覺得不情無理也是未可厚非的。於是吳氏多方設法，與韓邊外接洽，并且期望他繼續努力，効忠清廷。同時，他又根據這種期望，給韓邊外起個名子，叫作「韓効忠」，從此，一介匹夫的韓邊外，不但在廣袤八百里的地區之內擁有礦山、林場、田畝、水利，而且得到欽差大臣的照拂，甚至可以說是上開手天了。

韓邊外也真如清廷所期望一般，遇有機會，就効忠清廷。譬如，當甲午之後的時候，韓効忠氏，曾率徒衆數千，協助清兵，與倭寇轉戰于現今遼寧省海城一帶。等到庚子那年，俄人侵入東省，韓効忠氏又率領部衆，大敗俄兵于馬梁山，使俄人驚異不置，而以爲在

吉林省長白山上有了了一個秘密王國。

後來中日兩國之間，發生什麼嚴重問題，不得解決時，他都以實力爲後盾，保證我國正常權益。他這種慷慨仗義、爲國爲民的精神，在不久之間，就傳遍到南方，誰都知道長白山上有個行俠好義的民族英雄。從此，不論是什麼官吏到來交涉辦事，不論是哪位騷人墨客遨遊到樺甸，也不論那位江南聞人到吉林來遊覽，只要是與韓邊外聽說了，他都會注聯絡，并且竭誠款待。

韓効忠氏開發東北的大業，既無幹得這麼有成績，而且勢力又這麼大，清廷等着獎勵他効忠清廷一功勞，鼓勵他進行開墾，并且幫助他向前發展起見，就在同治五年，頒佈命令，使吉林將軍把木箕河、色濟河、輩沙河一帶約達千里的禁地，完全劃歸韓邊外的私產，許可他自由處置，至於對他本人，還給以統領頭銜。

此外，清廷還頒佈命令，要以王侯之禮，對待韓邊外。韓邊外既然得到清廷的厚遇，而且有更大量的面積同更多的富源了，於是開發事業的規模也隨着越發擴大。他真是一個極

經營的事業家，爲一天時地利人和之妙，所以金礦開發得越發順利，銀地的面積也越發增大，至於人參、珍珠同木材之類，也是出產得一天比一天多。隨着，韓邊外的財產也越發增加，而勢力也越發大了。這都是可想而知的。

回想韓邊外以一介匹夫，赤手空拳，擅入禁地，到後來不出二十年，竟能在府裏千餘里的地區之內，開發富源，增加生產，生聚教訓，掌握大權，下有同胞愛戴，上有皇清寵遇，這在東北開發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恐慌到來 在光緒二十三年，韓邊外逝世了。他的兒子受文和他的孫子登舉，就繼承他無數的財富，并且把開發東北的大業承祖過來。但他們這些人，却是既不能創業，又沒有守成的能力。他們只知道享受，過着優裕而浪費的生活；至於應該怎樣用合理方法去經營這種大業，他們并不曉得。因而，夾皮溝的金礦，產量逐漸減少；而且創入參、採珍珠等活動，也是毫無起色。然而，與此相反的是人口的增多同用度的浩大。到民國七八年的時候，世界經濟恐慌的巨浪，侵襲到東亞，韓邊外的經營，也受到重大影響。竟在連接

着幾年之間，家庭收支，大不相符，赤字財政，無法抵補，迫不得已，韓受之幾費採取飲鳩止渴政策，向南滿鐵道會社借款了。

從這要開始，韓家的聲勢，就從頂點上往下降，至向南滿鐵道會社借款一舉，更註定了他家敗入亡的命運。

誰都知道，南滿鐵道會社是日本侵略東北的大本營，對於侵略東北，可說是無微不至。現在韓家既然陷于財政困難的泥沼中，而且求助于它，它自然是要開趁這個機會，拋下「垂釣」。

韓家向南滿鐵道會社借款，是從民國十二年開始。先後借了幾次，借到金票（註一），總共有九十二萬元之多。一直到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一年為止，因為歷次借款沒有償還的關係，本利合計竟達到金票二百零三萬元之多。

欠別人的債倒可以，欠滿鐵的債，就等于欠周王爺的債。何況欠債積久不還呢？所以滿鐵為實施它的陰謀起見，自始就在第一次借款成立以後，向韓家派遣顧問，經常駐在

權句。滿鐵顧問的任務，當然是隨時監視韓家的財產，并且管理其收支。又因為韓家對滿鐵的借款，當時主要是以鑛山和林場為抵押品，所以滿鐵顧問所管理的，更特別側重在這兩方面。等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滿鐵顧問是事實上成為韓家的主人了。

韓家既然從頂點上衰落下來，如今又一變而度着負債生活，何況借款條件又是這麼奇呢？這真不是九泉之下的韓邊外，所能逆料得到的。

韓繡堂與鮑貴卿結親 韓家向滿鐵借款一事，上節已經說明。但為着瞭解韓家與滿鐵之間的債務關係起見，又不得不對於韓鮑兩家的各種關係，加以說明。

韓家的第四代家長是韓繡堂（他的哥哥是韓錦堂），他實在是韓家所以衰亡的負責人。原來，韓繡堂的太太，是鮑貴卿將軍的女兒。提鮑貴卿來，恐怕許多東北人到今天還記得。他曾任奉天督軍公署最高顧問，黑龍江省督軍等職。當他同韓家結親的時候，他正是吉林省督軍。

然而，韓鮑兩家結親的時候，正好就是韓家遭遇到財政難關的時候。反過來說，在當

時，鮑家却正在紅極一時的時候，吉林省的軍政大權，掌握在他手中，有財有勢，喧赫一時。韓鮑兩姓既然是兒女親家，當然有有無相通、患難相濟的義務。於是當韓家陷于財政難關的時候，鮑家于情于理，都應該予以協助。

於是，韓家也向鮑家借款了。他們兩家的大宗借款，共有兩筆。一筆是在民國七年，韓家由鮑家借到永大洋（註二）十萬元；另一筆是在民國八年，又由鮑家借到哈大洋（註三）十萬元。至於其他零星而少數借款，例如，三千五千，七百八百，也曾由鮑家借到許多次。合計起來，當民國八年，共欠鮑家約二十五萬元左右。

韓家由鮑家借的錢，從來沒有還過。韓家的經濟困難是有增無已的，即使借款初期也沒有償還力量。至於鮑家，當然更不在乎，既然正在掌握吉林全省的軍政大權，財富無數，當然也顧及不到韓家借款的還沒還了。

後來，民國九年，鮑貴卿氏升任陸軍部長，繼吉林省督軍，升到北京，聲勢更加旺盛，所以，韓家借款，仍然未嘗清，一直在敷衍着。

一九一八之前數年，鮑貴卿逝世，鮑家的景况當然不如從前。等到一九二八年變發生，鮑家在東北的財產，也受到重大打擊，因此，一代豪華也走上衰落的道路。這種情形下，鮑家對於韓家的欠款，不能不特別注意，所以一再向韓家索債，而且索得非滿鐵厲，有時甚至「坐索」。但是韓家的財力，如江河之日下，不可收拾，所以還是一點也沒有還債的力

量。恰巧這時鮑家的經濟狀況也非常惡化，實際上需要這筆巨款來支持家用的用度。同時，鮑家又覺得，假設韓家不欠滿鐵的債，倒還可以。韓家既然欠它債，而且韓家財產又經常由滿鐵監視着，假設一朝滿鐵嚴厲執行借款條件，而代管韓家財產的話，鮑家的債權就毫無保障了。他若圖韓家客氣，實際上未必有助於韓家。恐怕只有使滿鐵坐享其利而已。所以鮑家就一再向韓家索債，而且越索越兇。韓家最後迫不得已，只有把韓邊外手銀江山的另外一半，也就是當時韓繡室手中所有的地照，共計是二百三十六張，交給鮑家，作為二十五萬元借款的抵押品。從此韓鮑兩家債務糾紛，暫時告一段落。這二百三十

六張地照，共包括已墾的熟地約八千垧，荒地約二十萬垧，韓家大業根本動搖了。鮑家接到這些地照以後，就開始履行債權人的權利。鮑家正式代理了樺甸韓家一部分財產的所有權，甚至是一部分財產（主要是地產同農產）的管理權。

這種情形下，韓家大業，好像是坐上了走向衰亡之路的車子。它的一個輪子是滿鐵，另一個却是鮑家，同時，這個車子又正向前飛跑着。

「大同殖產會社」的出現，這樣，在九一八事變前後，韓家是有兩隻債權人駐着。韓家的財產收支，是由兩個債權人監視和管理着。如上所述，滿鐵所着重的是鑛山同林場，而鮑家所着重的是地產同農產。滿鐵與鮑家，各有權益，各有立場，而且是各有範圍，所以暫時之間，尚可相安無事。

這個三角形的債務關係，并未保持得多久，就受到歷史的裁判了。那時候的惟一關鍵，就在于誰是東北江山的主人。可是，各位會曉得，那時候業已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的主人當然是日本，而不是韓家同鮑家的祖國——中國。所以，歷史的裁判是只有偏袒着

九一八事變後的一二年間，正是日本國內一般資本家，想要進行對偽「滿」投資的時候。韓家的地上財產同地下資源，當然也是那些資本家所特別注意的。於是日本國內的許多資本家、技術人員以及許多機關等等，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所謂「康家資原調查團」，特意到吉林省樺甸縣的韓家去調查。

這個調查團的規模，真是夠大了，共計包括各色人等二百餘名。他們在偽「大同」二年（即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由東京出發，直到樺甸。共用去兩個月的工夫，才把韓家的資源真相，調查清楚。夾皮溝、老金廠和十三道溝等金鑛的埋藏狀況以及產金情形，他們都明瞭了。至於韓家地上財產以及全部資產同負債的情形，他們當然也都調查明白。

從這個調查團回到日本以後，日本朝野之間蓄意侵略的人們，就極力鼓吹去開發韓家的資源。果然有一部分資本家爲了這種鼓吹，動了心，而有意對「投資」。最後還是由軍部方面擬定一個計劃，再經過與偽「滿」當局商討後，就決定設立所謂「大同殖產株式會社

爲「大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同殖產株式會社」發起人的代表立花良介氏，親身到吉林省城的韓家（韓家已分住在吉林省城），同韓家的第四代家長韓繡堂氏見了面，并且逼迫他同意訂立「合同」；在滿鐵鐵員的監視之下，這個「合同」簽了字。

「合同」內容一瞥 立花良介氏當時向韓繡堂提出的條件，要點如左：

一、韓家將其在樺甸所有的領域之內，無論土地、林場、鑛山等主權之全部，附有條件，讓渡于「大同殖產株式會社」，由該會社與韓家承辦經營之。

二、韓家先年所借滿鐵款項，由新設立之「大同殖產株式會社」繼續負擔償還之義務。

三、對此權利之讓渡，「大同殖產株式會社」對韓繡堂交付現款七十五萬兩，以及其他應負擔之股票五十萬元。

四、其他從略。

韓家既然負債纍纍，而且又是欠滿鐵同鮑家的債，沒有償還的精力，在當時的情勢之

下，若不接受這些條件，是無從打開俄局的。所以，韓繡堂氏就接受了這個買賣契約，並且同立花良介氏，在「合同」上簽字蓋章了。

這時候，我們不得不轉眼對於這個「大同殖產會社」的組織經過，加以說明。

「大同殖產株式會社」，在創立當時，資金定為三百萬元。這三百萬元資金，是分十五萬股來募集的，每股股金定為二十元。在這十五萬股之中，計由外界招募三萬股，股金六十萬元，其餘十二萬股是由發起人同贊助八等募集。

資金問題解決了以後，「大同殖產株式會社」便進上了準備成立的時代。初任經理是由前滿鐵理事國澤新兵衛氏來担任。他在就任之後開始向各方面積極活動起來。

「偽」康德元年的六月七日，所謂「大同殖產株式會社創立總會」，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其後，在同年七月，該會社又正式派遣工作人員，到吉林省樺甸縣的韓家，着手進行各項工作。

從此，「大同殖產會社」的大本營，便由日本東京，移到「滿」的「新京」。在「

新京設立會社的事務所，在樺甸設立辦事處。

從這慶以後，韓邊外的開發大業，名實俱亡，眼見江山易主，「大同殖產株式會社」成爲韓家大業的主人。

空前大訟案 話說「大同殖產會社」既然取得了韓家礦山、林場和農田的經營大權，滿想這回算是如願以償，可以隨心所欲地幹下去。誰想到，後來波瀾叢生，詭譎複雜，竟至不同韓家打起官司，演成東北空前未有的大訟案。

「大同殖產會社」與韓家之間，所以引起重大糾紛的原因，約有下列幾點。

- 一、「大同殖產會社」，資金涸竭，不能根據前述契約，對韓家履行其應負之義務。
- 二、「大同殖產會社」，恃強凌弱，喧賓奪主，引起韓家全族公憤。
- 三、韓家人口衆多，內部紊亂，主權不一，遇事無定見。
- 四、韓鮑兩家，關係複雜，鮑家貸款，無法清償。

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經常使「大同殖產會社」與韓家之間，發生糾紛，而且無法解

決。等到「大同殖產株式會社」成立後的第三年，終歸與韓家對簿公庭。

雙方所爭持的焦點，據韓家說，「大同殖產會社」的主要錯處是下列五點。

一、「大同殖產株式會社」方面，應付給韓家的現金，自締約之當時起，迄至以後四年間（即「大同」二年至「康德」三年之間），僅零星付給二十三萬餘圓，其餘五十萬圓現款和五十萬圓股票，迄未支付。韓家每月生活費實需三萬圓，無法籌措，生活恐慌。

二、「大同殖產會社」既係代理韓家經營資產，按定例每月應由會社向韓家提出詳細報告書，但自會社成立以來，從無一次向韓家提出報告書者。「大同會社」所代收之租金與租糧，為數若干，亦無報告。四年以來，彼此之間，從未清一賬目。

三、「大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同會社」與韓繡堂雙方所訂契約，並未履行。其後，「康德」四年七月，雙方又按以前之讓渡契約，重新訂定買賣契約，規定在一個月內，由「大同會社」交出地價，但屆時「大同會社」仍未交出。

四、錦堂（繡堂之兄）與「大同殖產會社」理事廣谷誠至郎氏，雙方訂有代收租糧覺書，此項覺書之內容，有與繡堂之利益發生抵觸者。

五、鮑韓兩家債務關係，迄未了清，「大同殖產會社」之活動，對於鮑家之權益爲一大威脅，因而韓鮑以及「大同會社」三方面，又因此時生紛擾。

上列五個焦點，實在韓家與「大同殖產會社」之間時分糾紛的重要原因。

鮑家退出漩渦的經過 上文說過，北平的鮑家，也是韓家的債權人，鮑家一手掌握有韓家的地照二百三十六張，而且自己的經濟狀況非常惡劣。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山河易主，情勢已非，鮑家雖然握有韓家的地照，可是對於鮑韓兩家的實際問題，很覺得難於處理。同時，九一八事變以後，大批的義勇軍又常在樺甸一帶有所活動，而韓家的一切經營，也不得順利進行，所以租糧的收入，也跟着銳減下去了。

租糧的銳減，使鮑家的收入大受影響，而且「大同殖產會社」又屢次合同向韓家付錢，韓家當然又有錢還鮑家。然而鮑韓兩家的經濟狀況是不能容許這樣拖延下去的。何況

，「大同殖產會社」已經事實成爲韓家的主人呢！

韓鮑兩家基於這種見地，就由鮑家出面委託大連著名的石井律師，作爲自己的全權代表，以便圖謀當地的適當解決，而打開自己的經濟困難。

石井律師在接受鮑家的委託之後，便以全權代表的資格，首先向「大同殖產會社」的董事長立花良介氏，提出覺書，堅決催促其履行契約上所訂的條件，這條件是立即交付現款七十五萬元和股本五十萬，至於其他的條件如何履行，日後再行磋商。

但是當時的「大同殖產會社」資金業已耗盡，財政週轉不靈，實在沒有力量去履行他與韓家所訂的條件，而且本來也無意履行任何條件。所以石井律師雖然奔走許多次，仍然無法滿意解決。

最後，石井律師又想出另個辦法。這個辦法是什麼呢？它就是由石井律師出頭，勸導瀋陽有力的日本資本家村山卯太郎氏，進行投資。同時，他又與當時樺甸縣參事官安田耕氏和「新京」司法警務司長阿比富乾二氏，進行接洽，請他們在實際上予以支持。於是

韓邊外的興衰經過

石井律師所擬定的調停案，成爲事實了。

說實在的，當時的鮑家一則無力一捧着金碗要飯吃，再則無力參加于滿鉄、一大同會社以及其他日人之間的漩渦，於是很快地接受了石井律師的調停案；就是說，以當時的偽幣十四萬五千元的代價，把他們對韓家的全部債權，轉讓於村山卯太郎氏，至於那二百卅六張地照，當然也落到村山氏之手，從此，鮑家與韓家，結束了債務關係，退出漩渦，代之登場的是日人村山卯太郎氏。

事態演變到如此地步，當然是更加複雜了。

韓錦堂與村山訂立新協定，村山氏既然代替鮑家參加了韓家這個漩渦，接着就開始施展他自己特有的謀略。

韓錦堂辭去了家長的責任以後，就由他的哥哥錦堂來接充。從錦堂當了家長以後，韓家大勢已去，不但內外一切問題無法了結，就是全家族的生活也大出問題。

村山氏把韓家這個弱點，看得很明白，於是就想加以運用。而同錦堂進行各種折衝。

錦堂這個人，愚昧而自私，竟甘受村山之愚弄，而把韓家全族財產，完全喪失於村山之手。令我們從旁看來，真是不勝感慨。

那麼，村山又怎樣愚弄錦堂，並且訂立了什麼協定呢？

當「康德」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時候，村山同錦堂二人之間的協定，私自訂立了；這個協定，在韓家方面是未取得全族的同意，所以只能當作他們二人之間的事。

協定的內容，是以韓錦堂的名義，把那些抵押于村山手中的韓家二百三十六張地照上所載的產權，今後完全出賣於村山；同時，村山在取得此項權利後，得隨意處理之。村山氏所得之款，自可用以償付所欠鮑家之私債，而與韓家無涉。

所謂「所欠鮑家之私債」，怎樣解釋呢？原來，當村山氏由鮑家取得韓家產權時，本已言明由村山氏付給鮑家偽幣十四萬五千元，但村山氏何如人，豈能以現款付鮑家？直到此次協定成立，村山氏才出售韓家土地，而得現款，並且才用其中的一部現款，償付鮑家。在沒有償付的時候，這筆錢當然是村山氏所欠鮑家的私債了。在這一轉手之間，村山氏

所得的利潤，一定是驚人的大。

村山與韓錦堂二人的協定簽之後，村山氏手交錦堂佣金三千元，並且約定了在一切手續結以後，再交付他佣金一萬二千元。當作對於他的一種報酬。同時，村山又同錦堂約定，把吉林西關韓家住宅和樺甸羅樹林子的韓家基地，完全歸他贈給錦堂。另外又同錦堂約定，從每年未出售的土地收入中，所得的紅利，抽出來十分之一，作為對錦堂每年的生活津貼。

村山以這點小惠來餌誘錦堂，錦堂也就昧於一己的私利。而對村山氏作了最大的讓步，把全家族數百口人的餬口之資，完全給斷送了。這真是一個悲慘的結局，韓家的村山之祖韓邊外氏，當然不會想到他，韓錦堂這個不肖後代呀！

死者固難瞑目，生者生命所關，這個祕家協定，是韓家全族所應承認的嗎？

協定成立了不久，韓家全族二三百口人，都知道了。並且引起全族人的公憤。

後來由韓家最老的族長韓朝登氏，主持召開全族會議。「康德」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韓氏全族會議舉行於吉林。關於韓宅。這個協定當然是韓氏全族存亡之所繫。一經到頭，當初創業的艱難和今後生活的困苦，人們自然面然就對於韓錦堂，大家責難。一時打倒「錦堂」之聲，不絕於耳。

韓氏全族會議對於這個協定，表示了堅決的反對。當場決定，以韓朝登為全族代表，向錦堂提出嚴重交涉，使他首先聲明取消他同村山的協定，然後再向全族道歉。否則便採取第二步辦法，用法律解決，並且聲明不承認韓錦堂的家主地位。

全族會議既然這樣決定了，韓朝登氏就以全族代表的資格，向韓錦堂提出警告，促使他自動取消他與村山所簽訂的協定。這時，錦堂也逐漸天良發現，覺得這件事影響太大，就把這個秘密協定，公諸於族人之前。然後他分頭向「大同殖產會社」、「吉林省公署」和樺甸縣公署等機關，進行聲明有意廢棄他與村山之間的協定的意思。

然而，從協定成立以來，到當時已經有四個月，由「康德」一三年十一月到四年二月了。聲明廢約，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村山氏原來是個有財有勢的人，當然更不會放棄他

經便佔到手的權益。

此外，正當韓家內部發生糾紛的時候，村山氏又取出韓家二百三十六張地照的一部分，賣給滿洲高某。後來，村山氏聽許要廢約，他又同「新京」的阿尤富和樺甸的安田參事，實，合議對策。

這個對策，也包含着一個龐大的野心；就是說，他們想聯合若干與此事有關的人們同資本家，共同出資，來接收「大同殖產會社」的權利，並且進而替它進行一切事業，但是後來沒有成功。

「大同會社」的掙扎 話說「大同殖產會社」在取得韓家資產的管理權後，盡幹些什麼事情呢？

「大同殖產會社」起初本想是開採它的土地，開採它的金礦，以供應日偽雙方的物資需要。但因為它的計劃，很不週密，所以立後不到二年，就陷於資金涸竭的窘境。因而它不能履行它對韓家所訂的條件；代替韓家所經收的租糧和租金也不向韓家公佈它的數目

和用途。使韓家如墮五里霧中，不明真相，因此常糾紛。

至於韓家本身，也因為日暮窮途而常起內亂，家中人口太多，主持不得其人，韓錦堂貪圖小利出賣全族利益以後，韓家內幕之複雜，更非筆墨所能形容。在此時期中，韓家與「大同會社」之間，當然也一再設法，想要圓滿解決。然而，外在的第三者的牽掣，又使他們彼此之間，束手無策。到後來，韓家全族的生活，固然逐漸成爲嚴重問題，就是「大同會社」本身，又何曾不天天在經濟恐慌之中，勉強掙扎呢？

這樣拖延下去，「大同會社」的前途，當然是不堪設想。所以會社當局，爲着掙扎圖存，曾先後到日本內地，向鐘淵紡織、東洋拓殖、大倉組、日本郵達等有力會社當局呼援，並且一再請他們對「大同殖產會社」投資；但這些資本家，也是「無利不起早」的。他們鑑於「大同會社」經營的失敗，都婉言拒絕了。

到最後，「大同會社」當局又向「滿洲拓殖會社」來交涉，交涉的結果，會由它得到有限的投資。

韓家，韓家，你往那裏去？回想韓家，從韓邊外創業以來，到今天不過四代而已。然而韓家大業，形勢日非，吾人聞之，能無滄桑之感？現今，韓家全族人口約三百人，傭人約五六十名，衣食婚喪，在在需款。而且，對外負債，本利叢計，已達偽幣三百餘萬元，這更是日暮窮途的韓家所不勝負担的。

同時，「大同殖產會社」自增加資本後，又逐步進行其侵略計劃；至於日籍資本家村山氏，更時刻不忘其新陰謀。哀哉韓家，你是陷入虎豹豺狼之羣中了！

正當日人千方百計施展陰謀的時候，偽「滿」政府從「康德」五年着手修築大豐滿水電工程，人造的「琵琶湖」就要在最近出現了。請各位注意，這個人造琵琶湖的湖底，有十分之六是韓家在樺甸所有的良田。這就等於宣佈韓家的死刑！韓家，韓家，等到洪水淹沒你的良田的時候，你將往那裏去呢？唉！這真是一大悲劇！

註一 「金粟」爲日本銀行券、朝鮮銀行券及日本輔幣之總稱，九一八事變前，流
行於日本在東北之附屬地內。

註二 「永大洋」爲吉林省永衡官銀號所發行，故名。

註三 「哈大洋」爲邊業、中行、交行、黑省官銀號以及吉林永衡官銀號等之哈爾濱分行號所發行之兌換券，俗稱哈大洋。

空白页

東北的舊式婚俗

東北的舊式婚姻，當然同樣是要先經過「媒人」的介紹。現代的一般男女青年，在婚姻方面，都想自由戀愛，一提到「媒人」，立刻就覺得頭痛；然而，在舊式婚姻中，當個媒人，可也不很容易呢。

他先要費一番心思，想想男女雙方的家境，都是怎爲。譬如說，誰家有多少間房子，多少田地，或者有多少「浮錢」（註一）？誰家有沒有人在外頭唸書或作事？若有作事或唸書的人，又都是事作得怎樣，書唸得怎樣？誰家「小份子」（註二）有多少浮錢？誰有沒有一「後媽」？公公和婆婆的人品又怎樣？這些事，當媒人的，都得調查清楚。

同時，兩個男女青年是否配合得上，當媒人的也得想一想。譬如，男女兩人長得都怎樣？是否「一個太醜，一個太俊，將來要嫁的看不上醜的？書唸得都怎樣？他們倆的脾氣是否能夠相處得來？男的相貌如何，是不是個「出息的孩子」？女的會不會做活計，會不會過

日子？當媒人的，也要把這些事弄個明白。

接着就該他奔走兩家之間，去「親」了。不用說，到男家是說女家好，到女家是說男家也不錯。有的媒人更使一下自己的心鏡，說：「我是一支手庇兩家，有啥就說啥。」

經過這個媒人從中盡力撮合，男女雙方的家長，就動了心。同時，男女雙方的家長也曉得，「男大當娶，女大當嫁」，不娶不嫁，鬧出笑話。「一聽說對方的家境和人品都不錯，也就想同他作一門親戚了。」

媒人聽到這個消息，滿心高興，于是就先到男家或女家，表明這個意思。雙方若都覺得合適，門當戶對，於是媒人再到女家，請女方家長，把姑娘的生辰八字寫在一塊紅紙上，給男家送去，這叫作「送八字兒」。這時候就該「合婚」了。合婚是男家把男女二人的生辰八字，寫在紅紙上，送交算命先生，請他算算這兩個人是否命中相尅。若「不相尅而相升，就算好婚姻，接着就要「相看」姑娘或者相看「姑爺」了。

在鄉間，一般青年男女，在訂婚以前，若沒有親戚關係，是很少見過面的。即使能有見面機會，男女雙方也都覺得含羞，不好意思。譬如說，相看姑娘的時候，很少是由男孩子自己去的，多半是由父母代辦。至于相看姑爺，若是大姑娘自己去了，那更要叫旁人笑掉大牙，所以更是由父母代辦了。

相看完了以後，男女雙方家長若都認為滿意，這個婚姻就算成立，然後就由男家邀請兒女雙全的婦女，二名或四名，去到女家，給姑娘送去兩疋布和一些手飾，這叫作「換虛子」。從這時候起，婚姻便正式成立。

不用說，在這期間，媒人是奔走在兩家之間，非常忙碌。「保一個媒，多活十年」，忙也值得，何況到那一家了還不請他喝幾兩白乾酒。

再過一些時候，男女兩人都到了應該結婚的年齡。男家就請算命先生開列「年命帖子」。共開兩張，男家一張，女家一張，每一張上都寫着「過禮」和結婚的日子。此外，女家的帖子上還寫着姑娘上轎的時辰；男家的帖子上還寫着新媳婦下轎的時辰和「坐財」。

陸三)的方向等等。帖子開好以後，男家便託媒人向女家送去一張，這叫作「通信」。通信以後，要在一百天之內結婚，而且結婚之前一個月內要「過禮」。從這天起，男女兩家便都準備過禮了。

過禮時候的禮品，當然是看家境的貧富而不同。普通是向女家送去豬羊酒鵝之類。此外，男家給姑娘的嫁妝，像首飾、衣服，以及乾菜（共八包）和大饅頭等等，也都同時送去。至于那張年命帖子，當然也隨着送去了。

在過禮這一天，女家當然要請到許多客人，喝喝喜酒。這時候，媒人成了紅人，大家說說笑笑，吃吃喝喝，倒很熱鬧。至于姑娘自己，也裝飾打扮得滿漂亮。你別看她嘴上不說什麼，心裏頭是高興的了不得。過了禮便張羅結婚。

結婚的日子快要到了的時候，男家方面是有些事情要辦的。譬如說，該發多少道喜帖子？三里五村兒的，能來多少客人？自己的堡子裏有誰的太太和孩子能來？該搭一座多大的棚？酒席放多少張桌子？要找那一個廚子或「忙工」（註四）？另外還要殺幾口豬和買

「乾菜」等等。這些事情，都要一樣一樣地預備好。這當然是「當家的」所應該預備的。

至于當家奶奶，婆婆媽媽的，也有許多事情要辦。譬如說，洞房怎樣陳設；雙新的衣服和被褥，都要做什麼料子的，而且要趕緊求人做。至于小胖子有沒有衣服，小翠子有沒有新鞋之類，都要事先預備一番。

在結婚吉日的前一二天，挑個偶數的日子，女家把嫁妝送到男家，都是一抬一抬的，把裝新衣服裝到箱子裏，這叫作「裝箱」。東西的多少，要看對方的家境如何。除了四季衣服和化妝品而外，什麼大箱子，炕琴（註五）、毯瓶、幔桿子（註六）、穿衣鏡之類，也都送去。男家收到這些東西以後，就都安排在洞房裏，把洞房佈置得五紅大綠，非常新鮮。

同時，這一天也是「擄桌」（註七）的日子，遠近親友，大車小輛都來了。院子裏搭好一座大藤棚，棚裏擺了許多張「高桌」（註八），廚房搭在院子的角兒上，許多廚子和傭工，正在那裏忙著。豬也宰了，雞也殺了，肉香酒氣，怪遭人饒的。大門上也貼了喜對

子。當家的和當家奶奶，當然特別高興。「諸管老爺」（註九）也裏裏外外地張羅着，招待所有的客人，恐怕漫待了誰。到晚間，什麼都預備就緒，只等着第二天早晨娶媳婦。

娶媳婦的方法，自然是各式各樣的。在城裏，一般人家娶媳婦的時候，都是用轎子，有時是三頂，有時是一頂，而且轎裏還坐了一個「壓轎的」。另外還租到許多執事，招搖過市，倒很隆重。但是這些情形，我們平常很容易看到，所以這裏暫且不去管它，我只想把鄉下人娶媳婦的方法說說。

首先，在鄉下是僱不到轎子，又租不到執事。鄉下人就紮一輛「彩車」，用它代替轎子。彩車的車，就是平常的大車，只是在兩旁的「車牙廂」（註一〇）上，插了許多根柳條子，漆成半圓形，上面縫好紅氈，就像一般的轎車一樣。

臨娶媳婦那天的清早，人們就按照一定的時辰去娶媳婦。他們臨起身去娶的時候，要吃一頓點心，不可以空着嘴去。吃完了點心以後，車活兒把騾馬套在彩車上，「娶親太太」（註一一）坐到車裏，然後由半拉子在前頭打燈籠，王老五打鑼，另僱了一伙兒吹鼓手

，嗚哇嗚哇地吹着，老李頭當「披紅的」（註一二），小胖子和小五也都跟着去了，後面是一輛紫紅色的彩車，吱吱咯咯地走着。這一行人等直奔女家而去。

女家方面，早就把一切事情準備好了。姑娘的媽媽，爲着陪送她的女兒，忙了好幾天，想想這個，想想那個的。遇到熟人，她就說：

「咱姑娘要出門啦！」

等到出門的日子快到了，若是女兒還小，還要囑咐她，到人家啦，要聽公婆的話，要和嫂子同小姑子們處得好，可別打架拌嘴的，叫人家笑話。還囑咐她好好對待她的女婿，好好過日子之類，應有盡有，當媽媽的，就是這個樣子。然後又讓她洗洗澡，還讓她開了眉眼兒。

男女兩家若是東西優住，男家來娶媳婦的一行人等，很快就會到了。女家先給他們這些人預備一頓點心吃，不讓他們空着嘴回去。然後人們就給姑娘張羅一切上車的事情。

這時候，一般的姑娘是并不搽胭脂粉的，怕是等一會兒哭起來了，怪難看的。於是緊

接着姑娘就吃許多個「臥雞蛋」（註一三），吃完了，就該「換衣服」了。要換衣服的時候，吹鼓手開始吹喇叭，叫作「吹三通」。吹第一通是姑娘預備換衣服；第二通吹了的時候，姑娘正在換。但見她穿上了紅大棉襖，綠絲襪，綠花鞋，戴上了紅色的「蓋頭」（註一四）在心神不定之中，等着上車。

臨要上彩車的時候，當然囉，姑娘從小在媽媽眼前長大的，總不免有些心酸。所以，有些姑娘在上車之前，大哭起來。哭出來了眼淚，叫作「掉金豆兒」。別人勸她不要哭啦的時候，就說：「你別哭啦，別把金豆兒都掉給娘家啦……；揩揩眼淚兒，上車吧！」

接着就該上車了。吹鼓手開始吹第三通。這時候，姑娘是不許用腳踏到自家的地的，而要由姑娘的哥哥，從屋子裏，面對着面，把她抱上車。俗語說得好：「哥哥一抱，金銀滿橋；爸爸一抱，窮得亂跳。」既然關係這麼大，只好由哥哥抱上車了。將抱到車門口兒的時候，姑娘還不許先面朝車裏然後轉過身來，而只許面朝外，退到車子裏。而且，上車的時候，姑娘不許空口，口裏要含着一個銅錢，或者一塊糖，以取其有錢或口甜之意。有

的人覺得，由哥哥抱妹妹上車，不大好意思，後來就想來一個辦法，讓姑娘在紅氈上由別人扶着走，然後再上車。

然後娶親太太也上了車，坐在新媳婦前頭。於是這輛彩車把新媳婦娶走了。燈籠裏點着蠟，鏗鏘鏘地響着，吹鼓手還是嗚哇嗚哇地吹着。

彩車走到男家大門口的時候，大門關上了。據說，這麼一關，新媳婦的皮氣可以不暴燥。然後大門一開，彩車走到院子裏。這時，男家業已把一切事情都預備好，在簾棚裏擺一張桌子，叫作「喜桌」。上面供着神位，擺着臘台和香爐，桌前地上鋪好紅氈，預備「拜天」時磕頭之用。至于鞭炮之類，也都預備好，只等着放了。

于是新媳婦由彩車上下來，由娶親太太扶着，往喜桌前面走。

這時候，新姑爺正在屋裏的炕沿上坐着，心是砰砰地跳，脚下踏着「升子高粱，取其「高升」之意。新媳婦既然走到喜桌前面，於是諸管老爺和忙工們高聲喊道：

「新姑爺，拜天啦！」

娶媳婦是人生大事，新姑爺心裏的高興，就不用形容了。

新姑爺聞聲而出，但見新媳婦業已走上紅氈，靠右邊站着。新姑爺站到她的左邊，當時忙正價業已上了香，點了臘，吹鼓手正在吹喇叭。于是新姑爺和新媳婦一齊跪下向神位磕三個頭。男女老幼的客人，圍着他們看熱鬧，擠得透不過氣兒來。同時，鞭炮之聲大作，路管老爺又高唱這：

「福星今日照高堂，祿位高升大吉昌，壽同王母千秋歲，早生貴子狀元郎。」

磕完了，拜天的手續就算完畢。男女老幼客人，該走到當家的面前「道喜」了。

接着是新媳婦由別人扶着，向屋裏走去。當時，在門坎子上放了一個升子，取其「生子」之意；升子上面還放一個馬鞍子，取其平安之意。新媳婦從升子和鞍子上走過，就可以多子多孫，平平安安過一生。

但是她的蓋頭還沒有揭下來，看熱鬧的人還沒有看到她真面目呢。于是新姑爺走到裏屋的門口兒上一站，等到新媳婦由別人扶着走到這個門口兒了，他就從右邊把新媳婦頂

下的蓋頭揭下來，這叫作「揭蓋頭」。新姑爺把這個蓋頭交給一個他認爲長得好看的孩子，然後有孩子好像她。揭下了蓋頭以後，新媳婦的本來面目暴露在人之前。她是醜呢，俊呢？有麻子呢，還是斜眼兒？由各位去端詳吧。

隔一會兒，「娘家客」（請轉讀作「く一セ」，客人之俗稱）（註一五）也坐着大席棚子車到了。坐滿了兩大車，新媳婦的二大娘、三叔、二姨、二姨夫、老舅，和她的弟弟三秃子等等，都滿面風光，衣冠整齊地，來了。娘家客可了不得，得好好招待，不然，若挑了禮，可不好意思。於是諸管老爺和幾位好不錯的，就羅起來，請娘家男客到客屋裏坐，招待得非常週到。

這羣娘家客來到男家，一則是爲着送姑娘，來的人越多，表示姑娘人緣兒越好；二則是同男家走親戚，趁這機會同男家老少見見面也不錯。三則是照拂照拂姑娘，給她壯壯胆子。原來新媳婦在當時所看到的人，都沒有見過面，怪生的，這幾位娘家客來了，新媳婦就有近人了。

話說新媳婦揭了蓋頭走進裏屋以後，就該「坐財」（或稱「坐福」）了。所謂坐財，就是把新炕婦讓到（多炕半是西屋南炕）上坐着，面朝東，身上還穿着那件紅大棉襖。在炕上洗洗臉，梳梳頭，要坐很多工夫。當她上車的時候，她不是吃了許多「臥雞蛋」嗎？這時候這些雞蛋就發生作用，它可以讓新媳婦少有尿，坐財的時候，不許下來撒尿，這真是夠新媳婦受的。她就這樣在炕上坐着，別人在地下站着看她，偷偷地評論她長，評論她短。只有娘家女客偶而她面前說幾句知心話兒。

「該『管小飯兒』啦！」隔些時候就有人這麼喊着。

所謂「管小飯兒」，就是讓新媳婦吃飯的意思。可是，這個飯，簡單得很，用一個量米的斗，當作桌子；另外在斗上放一盤葱和一碗肉讓她吃。讓她吃葱，養孩子好聰明；讓她吃肉，好能養活起來肥豬；不給她放桌子，而給她放個斗，好讓她抖起來，升夫旺子，端正大方。

隔些時候，又該「管大飯」了。所謂管大飯，就是在表面上由女家預備一桌豐盛的酒

席，請新姑爺吃，然後由娘家客花賞錢。這桌酒席是放在新媳婦坐財的桌上，放在新媳婦面前。等到一切都預備好，新姑爺就被讓到客位坐下，主位上坐着新媳婦的弟弟三禿子。于是新媳婦拿起酒盞兒，裝模作樣兒地喝一口，再裝模作樣兒地拿起筷子夾口菜。偶而他也許向左邊溜一眼，看看新媳婦長的是什麼樣兒，想不到却讓他與嫂子看到，就同他鬧起玩笑來。

「你們看哪，新姑爺偷着看新媳婦囉！」大家聽到，笑起來。

他同他的小舅子吃着喝着，吹鼓手在窗外不斷的吹着，樣子非常隆重，熱鬧東京的。吃完了大飯以後，該「放席」啦。這時候，蒲棚裏坐滿了人。但見忙工們，有的在放筷子碗兒，有的在燙酒，有的正捧着方盤往「上菜」。諸位老爺這時候正在大顯身手，讓讓這位那位的，忙個不亦樂乎。隔一會兒就看到諸位老爺領着新姑爺，走進屋裏，并且喊着：

「酒菜兒齊啦，新姑爺拜席啦！」

他先領着新姑爺，挨着桌子，給娘家客拜席，給每個桌子上的客人，行個禮。然後又把新姑爺領到蓆棚裏來，給所有的客人拜席行禮。

蓆棚裏坐着的人們，有的吃着，有的喝着，有的在劃拳（註一六）。這時候的席，多半是八中碗五大件兒，等到上第三個大件兒的時候，諸管老爺還要喊：

「頭碗兒齊啦，新姑爺拜席啦！」新姑爺又從頭到尾拜一回席。

後來，有的客人開始吃飯了。諸管老爺看到這種情景，又喊道：

「半邊兒下雨，半邊兒晴啊……這是喜酒，能喝的盡量喝呀！」這些客人們，都覺得招待很週到，吃完了飯，滿意地走了。

隔一會兒，娘家客也張羅要走。既然是娘家客，其中一定有幾個人是很到得去（註一七）的。於是新媳婦的二大娘就和她的親家母，客氣起來了，說道：

「呀，親家母啊，咱那姑爺還小啊……眼到手不到的，請你照看哪……哈哈……」

她的親家母就笑容滿面地和她答道：「咱家呀，什麼規矩也沒有啊……你們放心吧

……這年頭兒啊，媳婦好當，婆婆不好當啊……哈……」

新媳婦的二姨也從旁插嘴說：「咱那外甥女兒啊，沒有經驗過呀……這回妳要跟着操點兒心啦。」

娘家客同她客氣完了，就照例的到新媳婦面前說幾句告別的話，而且照例地是說：「妳看哪，妳的女婿挺好，妳的公公婆婆也挺好……你不用想家……『回九』（註一八）的時候，咱家打發車來接你們……」

當時，新媳婦的心裏正在難過，這麼幾個近人，又都要走了。不提媽咪還好，一提起來就哭了。

娘家客走了以後，新媳婦該「下地」了。這時候，她正坐在炕的中間，她的大姑子先攆她拉到炕沿兒上，然後由她的小姑子在後背上打三拳。俗語說得好，「下打不交」，這回攆了一把，打了三拳，她們姑嫂之間總算有了交情。

然後新媳婦由別人陪着走到洞房裏，打扮起來。搽胭抹粉，穿紅戴綠，而且頭髮也梳

應酬的儀式，以爲得潔淨的新媳婦。

到這時候爲止，她還沒有向她婆婆叫一聲媽。於是就有人陪她到外面，望望日頭，取其一指日高升之意；然後再領她去夾一捆柴火，這時她婆婆在屋裏把房門闔上，等到新媳婦夾着柴火走到門前，叫一聲：「媽呀，開門啦！」才把她放進來。

於是一裝烟的時候到了。新媳婦由她的嫂子領着，首先向兒女雙全的長輩，介紹一番，裝第一袋烟，請她抽。然而，不論是誰接到這第一袋烟了，總要很客氣地說：「呀，給你老婆婆抽吧，當媽的，怪累的。」若有老輩的姑奶奶在場，就只好由她抽了。然後往下讓。這時候，三姑六姨，五姨二大娘，每個人的嘴上都圍着一桿旱烟袋，抽着。然而，抽到煙的人們，是要花幾個「裝煙錢」的。

裝完了烟，女客們要走的走了。晚飯過後，就爲着媳婦和新姑爺張羅入洞房。就是說，爲他們預備四碗寬麵條兒。他們倆每人吃一碗，另外兩碗由兩個小孩子陪着吃。麵條兒叫作「寬心麵」：麵上放着的餃子，叫作「子孫饅頭」。他們吃完了寬心麵，就該張羅

人滿房睡壞了。

一直到這會兒，他們倆還沒有談過一句話兒。不知道等一會兒誰先同誰說句什麼？然而，這是閒事，咱們不管也好。

註一 「浮錢」，俗語，是有餘而貸之于人的錢。

註二 一家之中，有公有財產，有時亦有私人財產；此私人財產，俗稱「小份子」。

註三 「坐財」，吉利語，實即新媳婦娶到後，坐在炕上。

註四 專在酒席方面作雜事者，俗稱「忙工」。

註五 「炕琴」爲擺在炕上之櫃子，長約五尺，高約二尺半。

註六 東北農家，無床，住在炕上；無蚊帳，放「幔子」。幔子係用綢或布製成，上按橫桿，此橫桿紅色，俗稱「幔桿子」。

註七 在結婚之前一日，略設酒席，招待各位前來幫忙之人，并進行預備一切事

宜，此日俗稱「撈桌」。

註八 「高桌」即一般桌面成長方形之桌子。

註九 鄉人稱招待人員曰「諸管老爺」。

註一〇 「車牙箱」即大車兩旁高約一尺之木架。

註一一 「娶親太太」係指前往女方娶媳婦之女人而言。

註一二 「披紅的」，手拿紅氈一條，遇有不吉之處如墳墓，或不吉之事如抬棺材時，披紅的在彩車前用紅氈遮掩之，以免不吉。

註一三 東北鄉人俗稱荷包蛋曰「臥雞蛋」。

註一四 「蓋頭」係用紅綢或紅布製成，中有棉花，蓋于新媳婦頭上，以免看見外面雜人閒事。

註一五 東北鄉間，對於客人，不稱曰客，而叫作「く一七」之掛音。

註一六 「翻拳」，俗語，即猜拳。

註一七 「請他去」，俗語，意有人極難辦，很難調解，說「請他去」，其他這個人很難到「得去」。

註一八 婚後第三天，新娘到女家拜謁，俗稱「回九」。

空白页

黑龍江省的勝境——五大蓮池

有一位朋友，新從峨嵋山旅行回來，據他說：「峨嵋山上的風景，并不像傳說那麼好，若同千山比較起來，差得多了。」由這句話可以看到，以風景名勝而論，我們東北也有不亞於其他省份的地方。

千山位於遼陽城南，是我們東北人所熟知的。但黑龍江省也有一個馳名的勝境，它叫作五大蓮池。你沒聽說過吧？沒去過吧？現在我把它介紹一下。

五大蓮池位於黑龍江省的德都縣西北。由德都縣往西北走，首先看到的是此起彼伏、連綿不斷的山峯。這些山地的中部，有一座山叫作老黑山。它的東面是莫拉布山、東部門山、西部門山、影背山和焦得布山。在它的西面有北格拉球山和最高的南格拉球山。在它的北面有風景美好的地尾山和火燒山。在它的南面有最低的藥泉山、筆架山和臥虎山等等。

• 至於五大蓮池——頭池、二池、三池、四池、五池——是由南往北，點綴在羣山之間。

大概在八百年前的金代時候，蒙古人是把五大蓮池這個地方叫作「溫厚爾敦基」，而首先把它介紹于社會的。所謂「溫厚爾敦基」，乃是九座火山的意思。但到現在，火山的數目，業已增加到十四座，這大概是由于後來又爆發了五座的緣故吧。據近年的考證，在這後來爆發的五座火山之中，有兩座是在一七二七年爆發的，其他三座是何時爆發，不得而知。

當這兩座火山爆發的時候，灼熱的熔岩把蒼蒼的林木給吞沒了，滾滾不息地向南方流着，蜿蜒十餘公里，寬達三百至七百米。過了幾十天，熔岩漸漸冷卻，開始凝固，而在那地方形成一個龐大的熔岩地帶。原始的少數居民，以為那是一件極其奇怪的事，便按照山岩的形狀，把它叫作石龍；石龍的表面是由淡黑色的閃着金光的岩石構成的，有的地方很平滑，有的地方有皺紋。石龍的前端與蓮池相接，像要喝蓮池裏的水一般。

● 于是發生出來一種傳說。這條石龍的故鄉是在山省。每年一到五月上旬，一個人若站在石龍的脊背上，便會覺得它正像嬰孩一樣，在呼吸着、蠢動着。過些天，它便趁着月

夜，升到天空，經過蒙古，回到山來。當它騰雲駕霧在空中飛奔的時候，地上就要颳狂風，下雹子。實際上，這是由于夏季多暴風雨，而原住民又不明瞭暴風雨的緣故。

峽岩的形狀，可說是千變萬化，盡奇異之能事。有的成車轍形，在石縫中間，流着水，長着蒼苔。有的突然隆起，像個饅頭；有的像尖刀一樣挺立着，手一接觸，就覺得割的很疼。有的像鳥獸，有的像魚蟲，有的像波濤千頃，有的像乳房似的，在大自然之母的胸膛上垂着。這真是大自然的奇蹟，造物者的傑作！

這條石龍峽岩把老黑山和火燒山圍繞起來，在東南與蓮池相接。這五個蓮池是由南向北數的；最南的當然是頭池，最北的是五池，而每個池之間都用湖水連接着。湖水由北向南，沿着熔岩地帶的東面，往下流。這條水叫作石龍河，注入諾莫爾河。

在這五個蓮池裏，第二池最深，約達八米；第五池最淺，不過四米；第三池最大，周圍約十六公里。這些池裏，產魚很多；而鯉魚、狗魚和黃花魚，都是那裏的特產。一尺以上的大魚，是時常浮游在水草之間的。至于諾莫爾河裏，還產一種蚌，剖開蚌殼，便得到

銀色的珍珠，極爲名貴，可以用作裝飾品。以前，採蚌的人，潛入水底，是很容易得到蚌的。但由於只是採蚌而不知養蚌，所以目前反而不易得到。

關於這五個蓮池，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傳說。譬如有人說，在第三池裏住着一條奇怪的魚，叫作禿尾巴老李，原籍山東，後來，他的「愛人」死了，便離開山東而往北流浪。恰巧，他發現了那個蓮池，便在那裏住下。同時，因爲他懷念故鄉的緣故，便與石龍一樣，每逢五月，升到天空，騰雲駕霧，回到山東。若在空中與石龍遭遇，雙方各不相讓，衝突起來。於是各自呼風喚雨，一時鬧得天昏地暗，大雨滂沱，而地上便霖雨連綿，鬧了水災。另有一個傳說是誰也看不到禿尾巴老李，若看到他，非死不可。有時，天上烏雲四佈，閃電交加，隨着是豆粒大小的冰雹落下來，據說，這就是禿尾巴老李作的禍。于是老太太慌張起來了。

「禿尾巴老李來啦，快把菜刀扔到外頭！」把菜刀向外一扔，禿尾巴老李就不作禍了，狂風和冰雹也停止了。

羣山之淵又是一個大規模的森林地帶。除了湖沼、巖岩和滿地，還有許多山，便陷身于迷茫的樹海中，而不容易找到路走出來。同時，那裏也埋藏着大量的金銀和煤炭呢！

山上有很多廟宇，建築精美，許多神像是用銅鑄的，更容易引起一般善男信女的崇拜和瞻仰。同時，有的廟宇裏還設有鸞壇，以備扶鸞之用，據說非常靈驗。

冬天，氣溫時常是零下四五十度，滿山全是冰雪，行人極感困難。但，藥泉河裏的水，並不結冰，而是緩緩地流着。冰雪與流水互相襯托，互相輝映，別饒風趣，給五大蓮池，生色不少。同時，這藥泉河裏的水，也許是因爲含有多量的硫磺質的緣故，可以治病，有一「神水」之稱。遠近居民一患了腰腿疼、半身不隨或者癩癩濕毒等病症，便要到這裏來沐浴幾次，而且是立見奇效。

春天來了，大地恢復了生氣，雜草萌芽，羣鶯亂飛，高山上的樹木也換上了青蔥的時裝，而嬌艷欲滴了。隨着，花開了，蝶飛了，羣山之間變了一個寧靜而美麗的樂園；天

空中飛着白鶴、野鷄、雁或鵝鶩；而獐、狐狸等野獸也在森林裏奔馳着。於是幽靜、秀麗而莊嚴的五大蓮池，引起了遠近居民的愛戀，成爲一個遊人密集的地方了。

農家的一年

過舊曆年的時候，從初一到初五，在東北鄉下，莊稼人都是閑着。到初六，「買賣家」（註一）都開了市，莊稼人也開始作活兒。老東家（註二）一想，天氣還沒有暖和，地還在凍着，兩三個「作活計的」（註三），沒有什麼重要的活兒好作，只有叫他們把鐵鍬、耙子、鋤頭同糞箕子什麼的，都拿出來，去「倒糞」吧。糞是堆在街上，堆成一個長方形，三四丈寬，五六丈長，而且足有三尺多高。這幾個作活計的，都彎着腰用鐵鍬倒着，隨時把大疙疸拍碎，把亂石頭和樹枝兒什麼的，挑出去，從這邊兒倒到那邊兒。倒完一遍，倒二遍；二遍倒完，倒三遍。糞都倒碎了，倒均勻了，預備着過些天，送到地裏。

看「春脖子」長短（註四），這一年若是短，老東家就叫「打頭的」（同「車活兒」）（註五）在正月十五以前上工。車活兒一上了工，大車就忙起來。幾十日地上的糞，是要在這一兩個月之內送完的。於是打頭的同幾個「隨騎兒的」（註六），一天到晚是裝糞，跟

車同卸糞。車活兒是鷄叫就起來，喂牲口，然後套車，裝糞，把糞攤子（註七）攤得滿滿的，天天是一車一車往地裏送。糞堆是越來越小，大地裏的小糞堆却一天比一天多，像是圍棋盤上的棋子兒一般。

這時候，老東家是天天核計着。他所種的這幾十日地，那一塊去年種的是什麼，今年又該種什麼。切忌「重植」（註八），若是重植了，長不好莊稼。他一想，去年種包米的地，今年應該種穀子；去年種穀子的地，今年最好種豆子；去年種豆子的地，今年是豆種兒種、高粱正好。那塊地應該種什麼，他都根據多年的經驗，這樣決定了。

糞送完了，天漸暖，地也化了。老東家吩咐車活兒，把「壟肥」（註九）套上，去壟地，把去年的壟台子，都給壟開。接着又叫打頭的領着隨騎兒的，到地裏打柞子（註一〇）。幾個作活計的，首先是用大鑄頭把柞子密下來，然後，攪齒兒把柞子，把泥土打掉，剩下的柞子拉回家裏，當作柴燒。

說話之間，清明節到了。老東家一想，「三月清明麥交青，二月清明麥在後」，這年

是二月裏過清明節，過完了節就開始種麥子。再過半個月，又種兩管，在麥子裏面。種兩管大田。高粱、穀子和豆子，都可以下種了。在種豆子的時候，穀子大只要求用手撒種就可以；但高粱、穀子或小麥之類，粒子小，用手是撒不勻的，所以要用一點高蔴（註一一）。在種的時候，是作活計的，先在地裏用糞箕子掃糞，然後播到壤好了的麥兒裏。接着就用手或者用點高蔴撒種，種子就很均勻地撒到播好了的麥上。然後由「半拉子」（註一二）來「踩隔子」（註一三），把種子踩到土裏去，以免受風，發不出芽兒。撒完了種，「收子」（註一四）緊跟着就來蓋土，把土蓋到種子上。

蓋上了土以後，新的壟台子在舊的壟溝兒上面，出現了。但是，這些土是鬆的，而且有許多大土疙疸。于是某一天晚上，老東家說道：

「半拉子啊，明天你拿個轆子（註一五）套上，把地壓壓。」接着他又用手劃腳地告訴他這塊地是種什麼和在什麼地方。

于是第二天一清早，半拉子就趕着毛驢，拉着轆子，咕嚕咕嚕地，在土上來回壓着。

歷了以後，壟台兒溜平，種地的手續就算完成，靜等着長出小苗兒吧。

這時候，天漸長了，要由每天兩頓飯，改爲三頓。早晨是起五更吃飯，天將亮，作活計的業已走到地裏，開始作活計。午飯看路途的遠近，若是地家很遠，作活計的不能回來吃，就由大司釜送去。牲口也是事先由車活兒裝了幾口袋草料，這時候就把一腰子筐糞（註一六）往地上一放，倒上草料，由牲口來吃。等到牲口吃飽了，歇一會兒，又開始作活計。

過兩天，老東家到地裏一看，看到麥子長出來一寸多高了。他回去就告訴打頭的，第二天鏟麥子。這正是一地氣往上升的時候，地氣在大地上蕩漾着。打頭的在前頭，幾個隨頭兒在後頭跟着，一個一個，低着頭，彎着腰，冒着汗，戴着醬斗蓬草帽（註一七），拿着鋤頭鏟着。野草都鏟掉，讓雨拍得硬的地反子，也鏟鬆了。接着是車活兒用犁杖來耨一遍，重新往壟台兒上蓋蓋土。這麼一來，麥苗兒的生機就特別旺盛了。

等到四月十五前後，大田都出齊了，家家戶戶都忙着鏟地，田間道上，隨時都能看到

鑿地的人。鑿穀子和豆子，還沒有什麼，只有鑿高粱，比較麻煩些。要眼忙手快，若是緊挨着高粱苗兒有一棵野草，你要用鋤頭尖兒，把它撥去；同時，高粱苗兒也要留得正，而且都要相隔有一尺二三寸遠。鑿完頭遍，隔些天就鑿二遍；鑿完二遍，再隔些天又鑿三遍。鑿完了緊跟着就是耩；耩完一遍就接着耩一遍。鑿地的遍數，按照莊稼的性質同地裏荒草的多少而不同的。大致上說，麥子鑿一遍也可以，豆子要鑿兩遍，高粱要鑿三四遍。大熱的天，在地裏鑿地，確是苦事。一汗滴禾下土，是一點兒也不錯的。可是，這時候，宇宙萬物都是生氣勃勃的，候鳥都回東北來了，林野之間，隨時都能聽到野雀兒在唱着。有的小豬倌（註一八），特別好事，一面作活兒，一面用一雀夾子一打雀。臨去的時候，他在地這頭下上夾子，等到回來，雀已打滿了。這是很有趣的事。同時，抬頭一看，各處都是綠油油的小苗兒，也是很有意思的。

話說得好，一五月半，高粱沒瓦罐，就是說，到五月中旬，高粱葉已長得很高，看不到嫩溝子了。到芒種節為止，你若還沒有下種，你就不必下種。一芒種不種，不必強

種」，你若「強種」，不論你種什麼大田，在下霜以前都不會成熟。

「強種」，你若「強種」，不論你種什麼大田，在下霜以前都不會成熟。進到六月，入伏了。天氣熱起來。地也鋤完了，完了，鄉下都「掛鋤」(註一九)

時候，豆子長了很高，快要開花了。高粱同穀子也快打包和出穗子了。麥子地是一片

黃。打頭的同老東家說，該拔麥子了。于是就在第二天，領着所有作活計的去拔麥子。在

東北，麥子是拔，而不是割。七八個小伙子，爭先恐後地往前拔着。這個活兒很費人

氣小的人是幹不了的。尤其怕旱年月，麥子是更難拔了。老東家看到作活計的特別辛苦，

就特意吩咐大司釜給這些作活計的，煮幾碗二米水飯(註二〇)同鹹鴨蛋來吃。然後叫

車活兒，把麥子拉回去，打了。

這時候，天氣很熱，而且是時常下雨的。可以說這是東北的「雨季」，說陰就下，說

下就是下幾天。日開水漲，到處的壟溝子裏都是水。地裏沒有活計作，作活計的只好在家

裏倒草(註二一)、撥繩子、砌牆和修理車套膠套(註二二)之類。

在七月十五前後，有個處暑節。俗語說：「處暑不出頭，割下來爛老牛」；意思是說

，差不多都出齊了穗子，老東家一看到這種景象，心中當然格外歡喜。同時，他又時常根據他的豐富經驗，來估計那一塊大田，今年長的怎樣，和秋天能打多少糧食。

到七八月之間，大田裡長的快要成熟了。高粱業已晒紅米兒（註二三），豆角兒臉了，穀穗兒漸黃了，真是一遍地黃金的時候。一天，老東家讓打頭兒把鐮刀什麼的預備好，打頭的就按步就班地把割地同打場（註二四）的時候，所要用的一切傢伙，都預備好。到八月初十前後，開始割地（註二五）。

若是一兩個人割地，好像沒有什麼，若是七八個人一齊割高粱，那就熱鬧得很。割的時候是打頭的在前頭領着，別人隨着。一個人可以一次割十條壟。澈亮的鐮刀在飛舞着，用手握住一把高粱棵子，鐮刀往上一割，高粱就沙沙地倒下來。然後每二三十棵高粱捆成一捆，放在地上。一頭是珠寶纍纍的穗子，一頭是有胳膊那麼粗的高粱穗子。七八個小伙子，橫排成一行，都有一把子力氣，誰也不願落在誰的後頭，都是急忙的割着，而造成了

緊後熱烈的一幕。若是隨躡兒的跟不上，倒還可以；若是打頭的不能領先，落在後頭，莊稼人也會起名子，那叫作「裝口袋」，挨裝之後，就難當打頭的了。

割完了以後，再回頭撮「撮子」（註二六），大概是每三四十捆高粱，撮成一個撮子，高粱地上，只有撮子。遠遠望去，像是土紅色的營幕一般。同時，穀子、豆子，也都熟而開割了，都撮在地上晒着。

一天晚上，老東家同打頭的說：「打頭的，高粱晒得怎樣了？是不是指（註二七）得啦？」當老東家的。總是操心費力這麼碎羅着。

于是打頭的又同老東家談到，那一塊晒好了，可以指；那一塊還沒有晒好，要過些天才能指。第二天，果然是從前街後街喊到許多女工，到某一塊地裏去指高粱。

有些女工對於指高粱，很有拿手，指得飛快，一天能指三四十撮子。但見「指刀」落處，高粱穗子一個接一個地落下來。然後她們又把高粱穗子，捆成捆子，放在地上。

下來，把它裝上。一直等到裝得滿滿一車，然後用「儂繩」（註二八）從車尾巴上一端，攔着把「絞桿」（註二九）從車尾巴上頭插到高梁捆子裏，再用「絞桿桿子」（註二九）把儂繩一絞，絞得緊崩崩的之後，又把絞桿桿子拴上，以免鬆開。然後車活兒就把一大車高粱穗子拉回家裏去。

這樣，一撮子一撮子的高粱，很快就播完了；而且大車很快就把高粱捆子拉完了。拉回去的高粱，就堆在「場園」（註三〇）的邊兒上，堆成一大垛。至于穀子同豆子，當然是不用播，就攔地拉到場園裏去。

接着就該「打場」了。首先是把場園壓得溜平，然後把要打的東西，鋪在場園上，這叫「鋪場」。鋪場完了，就用騾馬牲口，套上石頭碾子（註三一），由車活兒拿着鞭子，拉着碾繩，站在場園中心，使牲口圍繞着他，「駕……駕……」地趕着。

打場的時候，莊稼院兒總是起得特別早，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作活計的都起來了。老頭兒是整夜不斷地，用草料喂牲口，牲口總是在槽子裏吃着。所以，這時候在鄉下住

看的人時常是在睡夢之中，就聽到甕子聲同穀子的吱吱咯咯的響聲。

高粱穗子經過甕子壓得久了，子粒就以脫殼而出。後來，作活計的應該「翻場」了。他們手拿着「杈子」（註三二），把那壓扁了的高粱穗子，從這邊兒翻到那邊兒，一邊翻，一邊抖擻，好讓高粱粒子從殼子裏掉出來。翻個兩三回，差不多了。於是棧子停下，再由作活計的用杈子把高粱撓兒，送到旁邊；這時，場園上面只剩下一層灰殼同高粱粒子。

老東家隨時都在場園上監視着，指導着。這會兒，「賓扒」、「木掀」（註三三）、耙子、掃帚之類的東西，早就拿過來。于惠作活計的，有的用賓扒，有的用木掀之類，把這些高粱粒子，撮成一堆。老東家又在一邊揚一把高粱，試試風往那邊兒颳。然後就該「揚場」了。

所謂揚場，是用木掀，把那遠灰帶殼的高粱粒子，側着風，揚着。揚起了兩丈來高，風一吹，把灰殼之類的輕東西，吹出去了，只有高粱粒子落下來，而且落成一大堆。

揚完了場，又把簸箕同口袋拿來，然後用簸箕往口袋裏裝高粱，再由作活計的把這些

高粱口袋。進院子，倒在倉子或囤子（註三四）裏。倉子是越裝越滿，囤子是越旋越高。老東家看到這種情景，不禁心喜，一面摸摸着鬍子，一面說道：「咱們辛辛苦苦忙了一，總算你兒粒兒都到家了！」

天氣逐漸寒冷，地裏事情不多，幾個作活計的，都滿山回家了。剩下幾個，也可以推米（註三五），割草或者打柞子什麼的。若是一「拉脚」的話，車活兒就忙起來。

接着是十月立冬，天氣漸寒，等到冬至賜了九次東北大地，到處都是堅冰積雪；這時，當老東家的，該在家裏同孫男弟女們，圍着火盆兒一坐，閒話雞犬桑麻了。等到臘八過，又要忙着過新年，這更是一般農家所特別喜歡的事。

這就是東北農家的一年。

註一 「買賣家」，即商家。

註二 「老東家」為一農家之年長的主持人。

註三 東北農家俗稱長工曰「作活計的」。

註四 「春脖子」，俗語，係指舊曆年後由立春到雨水之一段時間之長短而言。

倘舊曆年前立春，則距雨水之時日較短，是謂「春脖子短」；倘舊曆年後立春，則距雨水之時日較長，是謂「春脖子長」。

註五 「打頭的」為農家長工之首領；「車活兒」為趕車人。

註六 「隨騎兒的」，為一般長工。

註七 「蓋簾子」是放在車上用以裝蓋的簾子，多用秫秸製成。

註八 去年已種某種穀物之地，今年仍種之，是謂「重植」。「植」讀作查。此即必須輪種之意。

註九 壞耙，農具名，長方形，有木架，後部放置鐵器，帶尖子，可將地由中間壞開。此「壞」字，俗讀作「懷」。

註一〇 「打柞子」系將高粱剛後之剩餘部分刨下來，以為燃料。此「柞」字，

讀作柞。

註一一 「點葫蘆」，一端爲一葫蘆，上有兩口，一口可裝種子，一口可出種子。可出種子之口，與一木管相啣接，木管之中有孔道，播種時，種子即由葫蘆經孔道撒出。木管之另一端并綁以竹枝，以便種子之分散。

註一二 「半拉子」爲初學農事之青年人。

註一三 「踩隔子」是用脚踩壟溝子，且行且踩，以便使壟溝硬實，而有防旱及防風之效。

註一四 「收子」，農具名，以木製成，有柄，下有兩板，成夾狀，農人在後扶之，繫于耩耙上，用以蓋土。

註一五 「轆子」，農具名，以圓木製成，加以木框，框子兩端有軸，可轉，用以壓地。

註一六 「腰子筐籠」，用具名，用柳條編成，圓形，直徑約三四尺，深五六寸，可裝糧食及草料。

註一七 「替斗蓬草」，係用雜糈及子編成，其形如「替斗蓬」。一替斗蓬係用以替替釘之物，成金字形。京土農民以用草編成替斗蓬之形相似，故名。

註一八 「小猪信」為放豬之兒童。

註一九 「掛鋤」即地已鋤完，從此不用鋤頭，而把它掛起來之意。

註二〇 用粳米（與稻米相彷彿）同小米混合煮成之飯，曰二米飯。

註二一 「鋤」讀作雜，鋤草係用鋤刀切草，以餵牲畜。

註二二 車套轆套均係以粗繩製成，用以拉車或轆子等物。

註二三 「晒紅米兒」時，高粱粒子已經由青色變成紅色，必須由日光晒之，粒

子才能飽滿而熟。

註二四 秋收後，為五穀去殼之工作俗曰「打場」，見下文自明。

註二五 割地，即割定稼之意。

註二六 此一撮一字，俗讀作「傳」。

註二七 高粱割後，須將穗子摘淨，此指掉穗子的工作，俗稱「摘高粱」。

註二八 「攪繩」為繩之粗者，直徑可達寸餘，柴火車及拉高粱豆子的車，必須用攪繩捆之。

註二九 絞桿，農具名，木製，長二三尺，成圓錐形，柴草車必用之。至于絞桿棒子，本為普通之木棒子，但此時與絞桿同時應用，故名。

註三〇 「場圍」係用以打場之圍地，甚平坦，可將各種作物，鋪于其上，然後壓去其殼。

註三一 石頭碾子，用石鑿成，圓形，直徑可尺餘，兩端有木軸，加以框，由牲口拉之，以壓穀物。

註三二 杈子，木質，一木柄之上，自然長成杖形，長五尺左右，用以翻場。

註三三 「攪扒」係用木板一塊，橫接以木柄，用以向前推物。木板以木製成，

一端有柄，一端爲一大木板。

註三四

囤子，係用由秫秸編成之「旋子」，圍成圓柱形，中裝糧食，糧食愈裝愈多，旋子亦依螺旋形增高，乃成囤子。此「囤」字，俗讀作頓，與「囤積」二字中之「囤」字，讀音不同。

註三五

東北農家俗稱碾米曰推米，此「推冬米」係冬日推米，以備食用者，因太冷之時，無法推米。

鄂倫春人是怎樣生活的？

在荒蕪而神祕的大小興安嶺之間，有個鄂倫春族，在那裏度着原始生活。

所謂鄂倫春族，原來是女真族的一系；但因為時勢的變遷和環境的約束，所以鄂倫春族又分爲許多派別，即所謂摩凌鄂倫春人、雅魯鄂倫春人和塔加鄂倫春人。摩凌鄂倫春人散居在黑龍江的右岸，愛輝附近；至于雅魯鄂倫春人和塔加鄂倫春人，却散居在大小興安嶺之間。

鄂倫春人的體格和面貌，與女真族人的其他派系是大體相近的。即，體格短小瘦削，手足細小，與兒童相仿；面龐扁平而寬闊，顴骨突出，鼻大而圓，唇厚而下垂，眼睛細小，頭髮濃厚，鬍鬚是稀薄的。

他們的語言近似于固有的滿族語，文字也同固有的滿洲文字相彷彿。

鄂倫春這個稱呼，是他們的土語「奧洛春」的音譯。所謂「奧洛」乃是他們自古以來

鄂倫春人是怎樣生活的？

所使役馴鹿的意思；所謂「春」，同蒙古語的「勤」一樣，是「做……的人」的意思；所以「奧洛春」這個字，便是「使役馴鹿的人」的意思。

鄂倫春人的使役馴鹿，同我們一般人的使役牛馬是一樣的；然而，鹿的主要食料是蘇苔類植物，所以，當他們所在地附近的蘇苔類植物減少了的時候，馴鹿的飼養跟着就發生了問題。所以，有些地方的鄂倫春人，便不養鹿而養馬，有的不得養馬而徒步行路，有的又照樣畜養着馴鹿。上面所說的摩凌鄂倫春人，便是養馬的；雅發罕鄂倫春人是徒步行路的；而塔加鄂倫春人是照樣養着馴鹿的。本文所說的鄂倫春人，以雅發罕和塔加鄂倫春人爲主。

目前住在東北境內的鄂倫春人，大約有三四千名，分佈在大小興安嶺的羣山之間。現在進一步地把他們的生活習俗，分成幾方面，加以說明。

打獵 鄂倫春人以打獵爲生，打獵是他們取得生活資料的惟一方法，是他們的生命，是他們生活的全部。他們的衣服、食物和住處都以打獵爲惟一來源。開始，他們用獸皮縫

衣服，用獸肉作食料；至于他們所住的地方，固然是用木桿搭成架子，然而架子上還是蓋着獸皮，作爲天幕，以敵風雨。他們的被褥也使用獸皮，同時，他們還是用獸皮去交換其他日用必需品的。

他們打獵的時候，多半是用火鎗，有時候也用網。他們的射擊能力，極端優越，可說是百發百中。譬如，松鼠本是一種很小的獸類，然而，他們打到的松鼠，在幾百隻中，幾乎沒有一隻不是打在頭上的。可是，他們的射擊能力爲什麼這樣優越呢？據我觀察，有下列兩個原因：

第一，他們有獸類的習性。

與安嶺上的深山叢林，在他們鄂倫春人看來，就像他們庭院裏的一邱一壑、一草一本，極其熟悉；至於窩藏在那裏的野獸們，也不過是他們家裏的一貓一犬而已。什麼野獸常住在什麼地方，什麼野獸常走在什麼路上，什麼野獸常喜歡吃什麼東西，什麼野獸跑起路來能有什麼速度——這些事，他們都是瞭如指掌。所以，不論是零下幾十度的冬天也好，或

鄂倫春人是怎樣生活的？

老暑氣逼人的夏天也好，他們總是手提着小鎗，隱藏在他們認爲適當的地方，去獵取一定的野獸。

再者，他們也善於分辨獸類的叫聲或認識牠們的足跡。只要他們一聽或一看，就都知道牠是什麼獸，甚至能知道牠有多麼大小。更奇怪的是，他們會製造一種笛子，他們能讓它發出來的聲音與某種野獸完全一樣。所以他們時常用這種笛子去引誘某種野獸，然後把牠射死。

第二，他們的目力非常良好。

他們的目力，好得驚人。即使有一個野獸隱藏在離他們有七八百米之遠的叢林之間，他們也很容易看到牠，然後乘牠的不備，前進到相當距離，就開鎗把牠射死。

在那倫春人之間，打獵完全是男人的事。甚至可以說，一般男人除了打獵而外，是什麼事也不做的。一個男人，在出外打獵之前，常把鎗放在火上烤一烤，或者在大爐週圍走一圈兒，以祈禱當天打獵的順利。

一般的孩子，到十二三歲的時候，就隨着父兄出去打獵，並且由他的父兄口裏受到獵物的訓練。在他們的社會中，判斷一個男人能力的標準，只是在一年之內能夠打到多少頭野獸。以前，它的標準數目是大獸五頭、小獸十五頭、松鼠二百五十頭；而近年來，獸類漸少，所以，一個男子若能打獵到這個數目的一半，業已很說得過去了。

他們打到的獸類，以松鼠爲最多。但他們所最需要的獸却是獐。因爲他們是吃獐肉和穿獐皮衣服的。至於鹿，不用說是一種極貴重的獸，一對鹿茸角，在深山裏至少也能值二三百元。何況鹿肉可以吃，而鹿皮又可以做衣服呢。此外，虎豹熊狼和狐狸山狸等野獸，當然也是他們所喜歡獵到的。

居住 鄂倫春人既然以打獵爲生，所以時常是追隨着野獸的去處，而變動他們的住址。但在鄂倫春人之中，也有不少是業已由打獵轉而兼營農耕，並且也建造房屋而住在一定的地方。

他們的房屋大致上可以分爲兩種，一種叫作「朱蘭格」，另一種叫作「梅漢」。

鄂倫春人是怎樣生活的？

所謂「先關答」，與一般蒙古包相彷彿，一般漢人把它叫作「緯羅子」。它的構造，極爲簡單，是用二三十根長約二丈左右的木桿子，圍成圓形，上面再用木桿子搭起來。它の上蓋和周圍，都用麂皮、獸皮或者茅草之類，掩蔽起來。但在冬天，仍然不足以禦寒，室內的溫度，與外面差不多。

至於「蘇魯」，是蒙古的舊屋，它的構造也長簡單，圓形，上蓋兒是用白犛樹皮掩蓋着。

這種房屋內部的陳設，也與蒙古包相彷彿。就是說，在中間放個爐灶，除了南面的入口而外，常在其他三面，擺上座位。這種座位，普通是在地上鋪茅草，然後再在草上鋪織氈。正面的座位是上位，供賓客坐用。上位的後面，懸掛着各式各樣的神像，除了男性的家主而外，一般女人是不許走近神像前面的。兩旁的座位是給家人預備的；在這些座位的後面，放着各式各樣的銅碗瓢盆及其他一切器具。

「先關答」和「蘇魯」，都很容易移動。當他們想要移動的時候，就把犛皮、樹皮和

一個血族集團的全部移動，這也是值得一提的。

衣着 鄂倫春人原來以打獵爲生，他們所穿的衣服，不論夏天冬天，都是用獸皮做的。但近年來，風氣稍爲開通，有少數人在夏天穿布衣服了。

他們用來做衣服的獸皮，多半是犴皮或鹿皮，只有錢人也常用貂皮或狐皮做衣服；這種衣服，當然完全是由女人縫製的。

他們所穿的衣服，可以分爲上衣、褲子和外套等等，而形式是原始的。男子的上衣，長到膝蓋爲止，女子的上衣却垂到膝下。男女都穿褲子，冬天也穿犴皮縫成的皮襖或皮靴。同時，男女的腰間，都束着二條帶子。

在裝飾方面，鄂倫春族的女子，同南方苗、僮兩族人民一樣，喜歡佩帶耳環、頸環、腕環、指環等物。至於男子却時常在腰間帶着所謂鄂倫春刀和一個繡花的皮菸荷包。他們常把菸管插在腰帶子上或長統皮靴裏，當要出門打獵的時候，又把槍和子彈帶子，都帶起來

鄂倫春人是怎樣生活的？

了。

嗜好 鄂倫人所常吃的東西是獸肉和小米。小米是他們距離打獵地點比較遠些的時候的重要食品。獸肉是家常便飯，以犴肉、鹿肉或豬肉爲主。他們也知道用火煮肉或燒肉，但并不等到把肉煮熟或燒熟了，竟趁着半生不熟，還冒血花的時候，就操起鄂倫套刀，把它割吃了。可是近幾年來，他們覺得吃麵也不錯，而吃麵的人逐漸增加。

他們同蒙古人一樣，喜歡吃茶（只是茶磚），此外，他們還喜歡飲酒和吸煙。不論男女孩子，由四五歲就開始吸煙，由十二三歲就開始飲酒。至於成年男子的飲酒，可說全是狂飲，醉後就狂歌亂舞，有時候是酩酊大醉，無所知覺。他們所飲的酒同蒙古酒一樣，是用馬乳做的，叫做鄂倫春酒。

出生 鄂倫春人的出生，據說也是經過原始的方法。

當一個孕婦臨近了生產期的時候，她要親自動手，在離她的住宅百米左右的地方，築蓋一座她分娩的時候所要住的小屋，然後住在那裏，等待分娩時刻的到來。在這

等特分級的時期間，只有其他女人才能出入於這個小一先蘭答一，爲她遞送飯菜及其他必需品。沒有其他女人的時候，她的丈夫當然親身爲她遞送飯菜之類而東顧，但他決不敢進到這個小一先蘭答一裏，不然，婆們說，就要受到神的懲罰。

在他們的社會裏，當然沒有所謂產科大夫，而只有接生婆罷了。小孩子出生以後，若在夏天，接生婆就用河水去洗她，若在冬天，就用雪去擦她的身體。洗了或擦了之後，這位母親就用她所手製的犛皮衣服，把她包裹起來。這種養育嬰孩的方法，當然是過于簡陋；尤其，有些嬰孩時常把毛皮上的細毛，吸到口裏，而引起肺病。更因爲他們缺乏防疫觀念和適當的醫治方法，所以嬰孩的死亡率極高，而鄂倫春族的人口，也不得不逐漸減少下去。

婚嫁 鄂倫春人的婚姻，與一般所說買賣婚姻不同，是納彩婚姻。當男女兒童長到二二三歲的時候，他們的父母就約請媒人給他們說親，若遇到相當的對手，就可以訂婚，再過十三四歲，就可以正式結婚，結婚的時候，男家要向女家贈送一匹馬和酒肉白麵等物。

鄂倫春人是怎樣生活的？

這匹馬歸女家所有，至于酒和自麵之類，便爲喜筵的材料，由男女兩家和他們的親友各人來共同食用。假設男子是個窮光蛋而不能贈送馬匹和酒肉之類的話，那麼，他也可以到女家來擔負一二年前的勞役，以代替他應該贈送的彩禮。

在結婚那天，新娘的雙親和親友們，要把新娘伴送到新郎的「先爵谷」裏。新郎同新娘相并跪下，向太陽磕三個頭，接着再向年長的衆親友們磕三個頭。這樣，儀式就算完畢，便開始喝喜酒了。

婚禮的第二天，新娘便隨着新郎到山上去打獵；新娘也覺得打獵是拿手好戲，一獵也不比她的丈夫弱。更沒有扭扭捏捏的樣子。假設不幸她中年守寡，她便要服喪三年，喪期滿了，可以再婚。假設她有小叔的話，也可以同他結婚。

喪葬 鄂倫春人信仰薩滿教（註一），對於死人的喪葬之禮，也按照薩滿教來舉行。人死之後，立刻就通知親友，并請薩滿（即女巫之類）來祈禱，然後舉行葬禮。大致說來，葬禮可以分爲土葬和風葬。所謂土葬，當然是把死人埋在土裏，造成一個墳塋，用不

用棺材，是有一定時。至于風葬，却一定要用棺材，把死人放在棺材裏，然後在住宅的北方幾百米的地方，用木杆搭成一個四五尺高的架子，并且把棺材放在架子上。

這個棺材，鋪單得很，有時候只是一大塊白樺樹皮而已；有時候是一個直徑三四尺的木棒，由中間剖開，然後再把它的一半由中間刻得很深，把死人裝在那裏，後來再挖另一半蓋上，當作棺材蓋子。此外，還在棺材的兩旁放著兩條木板，以便死人利用這兩條木板，渡過苦海，升到天堂。

此外，他們也有簡單的娛樂，像角力和賽馬等等。同時，當他們聚會到一起的時候，也進行原始的跳舞和歌唱簡單的謠曲。這些謠曲，沒有什麼重要的涵意，可以說只道出一個落後部落的衷心的悲哀而已。

註一 薩滿教，為多元的拜物教，東北北部各落後部落多信之，先請女巫跳神，然後根據神之意旨行事。

空白页

松花江上的赫哲人

在吉林省東部江河湖泊之間。尤其在松花江上，有少數的赫哲人，在那裏過着漁獵生活。

從種族上來說，赫哲人是屬於女真族之一種的野人女真。野人女真原有兩種，一種是森林女真，在深山密林裏住着，像鄂倫春族便是這個樣子。另一種野人女真，走到平原，住在河邊，成爲平原女真，以捕魚狩獵爲生，這就是本文所要說的赫哲人。

赫哲人自己，把自己叫作赫哲喀拉族，但一般人却把他們叫作赫哲人、老撻子、魚皮撻子或者花腰子。所謂魚皮撻子或者老撻子之類的名稱，都是穿着魚皮的意思；所謂花腰子是因爲他們衣服的色彩過于雜亂了的緣故。

從三千年前，赫哲人的祖先就在吉林省東部的原始地帶裏住着，以漁獵爲生，過着簡單生活。後來，到清初天命十年（約三百二十餘年前）清太祖命令赫哲人的族長，在三姓

這個地方，每年因冰皮而受其害者，以次而勢至於消滅。到康熙三十四年，赫哲人的
人口，逐漸減少下去；住在黑龍江、松花江和烏蘇里江沿岸一帶的，不過是兩萬左右而已
。光緒八年，清廷在富錦縣設鎮協領衙門，使赫哲人四萬名駐紮在那裏，擔負守衛邊疆的
責任。可見赫哲人也曾在政治上發生過小小的作用呢！

後來，赫哲人的人口，更加減少，到近年為止，大概吉林省東北部的撫遠縣附近約有
數百名，同江縣約有百名，富錦縣約有六七十名；此外，樺川縣和鏡泊湖一帶，也有少數
的赫哲人。

以上所說的撫遠、同江和富錦這些地方，都處在吉林省東北的邊境，離蘇聯的西伯利
亞很近。在冬天，氣候非常寒冷，幾乎每天都是零下一二十度的樣子。高高的山上，全堆
積着很厚的雪，河裏也都結着很厚的冰，至於大樹也是凍得像鋼鐵一樣堅硬。在這種情形
下，這些赫哲人是怎樣生活呢？奇怪的很，他們是一點也不怕冷。在冬天，不論怎樣冷，
他們也一樣踏着冰雪到山上打獵。當他們出門打獵的時候，常帶着個用犴皮做的口袋，天

裏了以後，他們並不趕回自己的家，而鑽進獵皮口袋裏，並且在裏面把口袋嘴兒紮好，就什麼也不顧地在山上睡了。他們的耐寒力，可謂驚人。

他們打獵的時候，是用火槍或手槍。槍上都按好一個木柄，射擊的時候把槍柄靠在肩前，相當準確。有時候也用弓放出毒箭，再喊使狗去追牠，有時候也牽着狗扒犁去追。

此外，他們打獵的時候，還時常用網。網的形狀是圓而細長的，像「口袋」一般。他們用這捕獸的時候，是要把網的底端拴在樹幹上，另把網的口部，由左右兩方拴到兩棵樹上，離地一尺來高，平放着。他們看到野獸以後，就把獸往網裏趕，假設這個野獸鑽進去，就要被網纏住，再也跑不出來。

他們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除了上述的打獵而外，就是捕魚。他們用來捕魚的工具，是一種「投槍」。這種投槍是用鉄做的，尖端有三個鉄叉，中間的一個帶着兩支倒鉤，兩旁的兩個都在裏邊帶着一個倒鉤，接着有一個鉄柄，把這三個叉尖子，攏到一起，下面是一條繩子。松花江上的赫哲人若看到水裏有個浪花，認為是有魚了，便用這種投槍去捕它。

，很少捕不到的時候。此外，他們還常去網來鱒魚，他們把網叫作「斯那齊斯」。

他們的光陰，完全是消磨在打獵和捕魚上面，他們的村長非善于打獵和捕魚不可。他們常用木料作小船，并且用薄片木板在船波濤洶湧的松花江上蓋着。船很輕小，只要一動彈得過火，這船就顛覆；可是，他們坐在那裏是安然如故的。他們就是坐在這樣的船上，用網或投槍去捕魚。

當冬天到了，松花江上結着很堅實的冰，他們就上山打獵，他們腳上穿着一雙像冰鞋這樣的東西，每天能跑一百多里路。

他們的面貌，是在淡黑色中，稍帶紫色；但他們是很健康的，臉是長方形，顴骨高起，額狹，口形稍凸，鼻稍長而孔大，眼細小而深陷，髮黑，鬍鬚稀薄，體格中等。

他們很有合羣性，很注重廉潔，夫婦長幼之間，也很親密，有敬長救急之義。假設一個入餓了，就可以吃他們的東西，只要不拿走就行。生活樸素，性格誠懇而慈愛，很有一種「君子」的作風。

他們沒有姓，只有名，作為各人的標識。他們的名子也很特別：譬如，男人的名子有的叫作「蕭阿克塔」，其蓬草的意思；有的叫作「克克」，是白鳥的意思；有的叫作「奔加」，小山的意思；有的叫作「厚爾德」，穴洞的意思。女人的名子有的叫作「迪杜克」，美麗的意思；有的叫作「塞拉」，有名的意思；有的叫作「納奧亞」，可憐的意思。他們和她們的名子，當然是很可笑的；可是，由這裏可以看到男人的名子多半用名詞，女人的名子多半用形容詞。

他們住的房子很簡單，上蓋是鋪着茅草，周圍是土牆，有的人家也在房子的周圍用木材作圍牆。屋裏的陳設，除了極簡單的用具而外，也把獸頭、獸角、獸皮或者獸骨，當作好擺設。

赫哲人的日常食品，主要的是魚肉和獸肉，但他們以前只知生吃，尤其當他們上山打獵的時候，更只有以他們所獵到的獸類為日常食品，所以不合衛生，對他們的身體很有影響，而人口逐年減少着。近幾年來，他們有的也在家裏用火來煮飯或煮肉吃，也用火來暖

炕，並且在房子的前坡上，造個煙突。但他們是在近些年來才知道用火的。

他們與漢人的接觸，近些年來比較密切些。所以，他們也常用獸皮來換取粟、高粱和玉蜀黍之類的東西吃。有些人也知道用幼稚的方法從事于耕作。

一般人爲什麼常把他們叫作「魚皮鞑子」呢？這是因爲他們常穿用魚皮來做的衣服的緣故。他們，尤其是女人，常穿魚皮衣服；而用細鱗魚皮做的衣服，最爲有名。她們的鞋也常用魚皮做的。在嚴寒的冬天，穿着它，在冰雪上走，是不會覺得冷的，非常可貴。此外，他們也常用獸皮，尤其獾皮，來做衣服，也一樣用它來做鞋。但近些年來，他們也知道用布做衣服了，他們也常穿着俄國式的上衣或中式衣服，雖說，質地極陋得很。至于女人，有的把頭髮編成兩個辮子，垂在後面，有的把辮子纏在頭頂的周圍。她們也帶耳環同鼻環，但近年來此種裝飾品漸少。此外，他們也常在衣服上綴些貝殼或銅片以表示美觀，有的也在腰帶子上掛着小刀、菸荷包、或喇叭之類，以便臨時應用。當冬天到了的時候，他們或她們都戴上用樺樹皮做的帽子，以禦寒冷。

他們最喜歡的東西是酒。他們常用毛皮換酒喝。他們也得用毛皮去換姑娘（他們把姑娘叫作「牽頭」），當作自己的妻。所以，他們的結婚，純粹是交換式的。從前，當一個姑娘出生了以後，她的父母就想到該用她去換取多少毛皮。他們之間的結婚，年齡的差別是不被考慮的，所考慮的只是毛皮的多少而已。所以，十歲的小姑娘，有時竟能嫁給二十五歲的男子；十歲的男孩子有時候也可以娶個二十五歲的大姑娘。最特別的，竟有五歲的小姑娘嫁給了四十歲的老頭子。假設這個老頭子在五十歲的時候死了，那麼，這個十五歲的女人還可以另找一個老頭子，同他結婚。假設這個老頭子，在五年之後又死了，這時候她才二十歲，正是好時候，還不妨再找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同他結婚。總之，以前的他們的婚姻，是亂七八糟的，近些年來，比較好些。

他們的婚姻既然是交換式的，她們既然是被人家用毛皮來評價的，所以在魚皮縫子的社會裏，男女青年的結婚，無須經過什麼戀愛的階段。在男子看來，只要得到相當的毛皮就夠了。假設一個男子，有了理想中的姑娘，那麼，他與其對她獻盡了般勤去談情說愛，

個不如穿着冰雪，走向森林，去獵取獵豹野獸。這是因爲，只要他得到了毛皮，便可以交換到任何一位姑娘。至于年青的姑娘，也時常用灼熱的眼睛把她心目中的男子，送到森林裏去；假設他真得到一些毛皮，那麼，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她就可以嫁給他了。他們結婚的時候，也舉行個簡單的儀式。由司儀的男女老幼參加，新娘住在男家，當新娘走出母家的門口時，她要用小聲唱着：

父親、母親，

我離開了家；

我離開家以後，

還有許多姊妹，

也要離開家。

足見她們對於離開母家，并不怎樣躊躇。

但是按照赫哲人的規矩，爲着保存本族的血統，女子是不許與異族男子結婚的。假設

某個女子不守這種規矩，若叫人知道了，就要被同族的人投到江裏去。投江時不舉行儀式，只有許多小魚圍觀。假設有私生子，這個私生子也一定要被投到江裏去。過些時候，赫哲人便說他們在江邊上看到的小魚（赫哲人叫「契密」），看作是這個私生子的化身，而對於這些小魚感到一些忌諱和恐怖。

女子的地位，當然夠低的了。這當然是因為她們不能時常出外漁獵以取得生活資料。但近幾年來，她們也常負擔着家中的農事和進行着原始的耕作。她們（或他們）所種植的東西，有菜、豆或者菸草之類。但她們不知道用牲畜去耕作，也沒有像樣的農具，不過是在住宅附近的周圍上，掘一些小坑，把種子撒到裏面，就一任它生長而已。

他們的宗教是拜物教，供奉着大神、地神、太陽神、或山川動物神之類。他們的宗教，沒有經典，也沒有特殊的祭例，只以為他們的保護者是「薩滿」。當他們出外捕魚的時候，他們首先祈禱漁撈之神「巴烏里契薩滿」；當他們有了病或者要遠行的時候，他們要祈禱保家之神「吉尤契薩滿」；當他們所划的小舟（他們把小舟叫作「威胡」）遇到暴

風雨的時候，他們要祈禱風神「布邱魯薩」；當他們打獵的時候，他們要祈禱山岳之神「貌爾罕」。當他們集體拜神的時候，也敲鼓、叩頭、舞蹈，並且焚香念咒。

他們處置死人的方法，是不一定的。有時候是暴露，有時候是土埋，也有用棺葬的時候，所舉行的祭禮也非常簡單。

此外，他們對於祖先，也很崇拜。譬如，當女人懷裏抱着孩子而唱催眠歌的時候，她們時常要唱：

好孩子，好孩子，

你是琴安邱喜歡的孩子；

你長大了以後，

一定要好好捕魚！

這裏所說的「琴安邱」，也許就是她們所崇拜的祖先的名子吧？這個催眠歌，是簡短而樸素的，沒有韻律，也不求諧和，可是，它表現了他們的願望，也反映了他們的生活；若就一個落後部落的人民說來，這不也是很難能可貴麼？

千山憶遊

我十六歲那年，正在二縣讀書。清明節後，風和日暖，草地綠了，柳條青了，正是旅行時候。尤其我們是在那年暑假畢業，縣城附近那幾個名勝地方，像首山、老太洞之類我們都去過，所以學校當局就允許我們到千山去旅行。

那時候，在學校當局看來，旅行是件非常隆重的事情。首先要服裝整潔，制帽和裹腿也是缺一不可。其次要有訓練，體育先生成天教我們立正、稍息和開步走之類。臨起身的頭一天，還特意找些能夠吹鼓打號的人，領着我們，在大操場裏繞着走幾圈兒，還不時的喊着「一二三四」，校長也常來監視，怪有意思的。

第二天起身。大家覺得，坐火車去，近不許多，而且，旅行麼，不能怕怕徒步走，于是就就決定徒步走到千山去。

我們這一隊人，連兩位先生在內，不到五十人，各個服裝整潔，步步以整齊，抗着校旗

經過東街和南街，出南門，就投入鄉村懷抱了。

鄉間景象，何等優美，大道是坦平的，馬車走過以後，稍爲有點兒灰土。農家正忙着，地裏到處是打棒子、送糞，或者種大田的人。過了三里莊，再沿着大道往南八里莊走。這一帶，地勢坦平，土地肥沃，然而不參差，便是高高低低的山。西方是首山，崇高着巒，圍繞着它有許多神話。東方是南山和大嶺；南方是許多高低不等的土山。走到龍鳳嶺，地勢已漸高。然後經過潘甲爐、調軍台和七嶺——這些地方，走了許多崎嶇不平的道路，流了許多汗，終於只剩二十來里路就到千山了。

七嶺子地方很大，人家也很多。我們在這裏休息許多時候，打個尖，又鼓足勇氣，向倪家台前進。這時候業已走到千山的山脚之下，眼着着有無數的山峯，矗立着，層層絕巖，蒼松老柏，也都能看得相當清楚。然後又往南走，到廟兒台，這兒往西有一條直達「千山」的大道，我們沿着道往前走，一直到無量觀，并且住在那裏。六十里路前途，走了八個多鐘頭，到了。

我們早就聽說，遼東名勝，首推千山，有所謂「無峯不奇！無石不峭！無寺不古！」之稱。我們更聽說千山有「九宮八觀、五大禪林、十二茅庵」。這回我身歷其境，真是有生以來，一大幸事。

無量觀的規模，非常宏大，有道士一百多人，儉樸、素食，而且有組織，有財產，觀內亦有許多仙庵殿宇，有的非常雄壯，有的又非常幽雅，帶有神祕意味。

非常有趣。

此外，無量觀中，還有什麼「二十四景」，我們都一一看過。據我記得，「掃帚松」是一棵松樹，四五尺高，枝幹彎曲，像個掃帚。「八步緊」是出觀門，往東走，登山，有石峭立，上面鑿了八個石蹬，每個只能放下一只腳，登此石蹬時，須兩手扶之，非常危險，胆小者絕不敢登，因而得名。由這地方再往上走，有一松樹，由此下坡，即「七腳踏」，也很危險。再往上走，有一石縫，叫作夾鑿石，只能側身過去。過去以後，又有一條窄路，下面是深山絕谷，「一坐是成千古恨」。這時候，我們那大的同學，并未望而却步，

面是一翻身使用左腳登在一塊石上，右腳登上一塊石頭。這石頭叫作天宮石，據說，道觀是進一步登天了。此外這裏還有許多勝境，可惜我記不得。

第三天我們到龍泉寺去。龍泉寺位于無量觀之西，約五六里路，是千山最古的寺，有許多道士，規模也很大。有一付遼陽王鬱烈狀元編的對聯，懸在寶殿上，非常精采，我念得挺熟，如下：

龍之爲靈昭昭降雨出雲何必獨推東嶽

泉之不舍混混煙波柳浪無難更作西湖

至于清室帝王和一般文人騷客，到這寺裏題詠的，真是不計其數。連咱們這些小孩子還在寺的牆上寫着：「×××曾于×年×月×日遊此」云。

龍泉寺風景，爲千山各寺之冠。我遊寺後，在寺的西南，有個山峯，高二三丈，上窄下寬，由山門望去，像個瓶子，正好它的尖兒上長棵松樹，就像插在瓶裏一般。早晨起來，在晨光掩映之中，遠遠望去，這個瓶子又呈著翠欲滴之態，格外引人入勝。

龍泉寺的東邊，還有一個山峯，森然獨立，與其他各峯，不相連屬，遠遠望之，像一個大海螺一般。峯頂平坦，與數同學登其上，微風吹來，真如飄飄欲仙。從這個山峯望去，東面有祖師寺，掩映在林蔭山腳之間；西面有龍泉寺，寺內殿閣，歷歷如畫。

至于奇形怪狀的石頭，有的像王八，有的像獅子頭，有的像笏板，峭立在蒼松翠柏之間，花香鳥語，應接不暇，冷眼看來，不能不說這是宇宙間一大奇蹟！

此外，龍泉寺的得名，是因為有個龍泉水，在寺內某一個殿堂之前流着。泉水從石縫中流出，味道很好。同時，寺的周圍，盡是山峯，山峯之上，又到處長着松樹，它們好像都以龍泉寺為中心，而向它朝拱着。龍泉寺的景緻，所以為各寺之冠，當然是有充分根據的。

出龍泉寺，往西北走，經過幾個殿堂之類，便到五佛頂。

五佛頂位於千山的西北隅，在北山中，此頂為最高。去時是先到普安觀。在間，曾有道士，在此修行，羽化登仙。觀上有石崖，崖很高，崖上有五佛頂。五佛頂是很難上的。

上五佛。時時東轉，上石磴，層層盤旋，可達山頂。此處或參峭立，坡勢險峻，胆怯者流，無敢登者。由此再上行，山勢益絕峭，所有腳磴，僅能容一足，無轉身之餘地。此處有一枯松，名曰救命松，行人至此，全賴此松救命，其險可想而知。此處上有懸崖，下臨深澗，倘失一足，非粉身碎骨不可。經過此處，路徑稍寬，前行數步，即達山巔，這就是五佛頂。

五佛頂一帶，極高約三千尺，極目遠眺，可窺二三百里，真是個平生罕見的勝境。從五佛頂回來，往南走，約十餘里，經過龍泉寺、沙子崗，便到「南山」中的仙人台。地勢越走越高，山峯愈南愈峭，以仙人台為中心，構成千山全部山脈的主峯。峯高不下八千尺，為千山最高峯，我們去時，峯上仍然飄雪。

仙人台的得名，是由於好事者的渲染。原來，峯之絕頂，有石峭立，高達五六丈，向北突出，下臨深澗。好事之人，在石上刻八個像，作弈棋之狀，其北遂有人刻以「仙人台」字樣。據聞，此台之旁，原有一梯，後因出事，乃行撤除。我們未得登台，只在台下的

一盪乎頂上，四處望。據聞，天氣晴和時，由此南望，可一瀕海，蒼茫一片，嶺南方有霧，人待看到，實屬憾事。

仙人台之西，約三四里，有香岩寺，寺在山之南坡，氣味溫暖，山花極多。我們旅行到此之時，羣花盛開，爭奇鬥艷，香氣氤氳，令人欲醉。「香岩」之得名，即由于此。

香岩寺中，名勝最多，石塔一，不知係何時物。寺內有古松，枝可參天，皮如龍鱗，故有龍盤松之稱。

此外，山之東西部，尚有寺觀數處，各擅其勝。惜當時一同學忽患足疾，急待醫治，未便久留，遂重返無量觀，循原路回校。回校後之次一週，上作文一課時，國文先生曾出題曰：「千山旅行記」。我記得我作了不少，而且作得不錯。今天浪跡西南，來寫「憶遊」文章，當然不勝今昔之感！

東北美術

一八八

節令雜記

正月

一日 許多人在「三十晚上」整夜沒有睡（註一），天剛隱隱亮，便把昨天夜裏包好的餃子，煮上吃了。接着，男的趕緊換衣服換鞋，預備到街上拜年。女的也打扮上了，掃掃地，收拾收拾屋子，恐怕別人來拜年時笑話她。于是三叔二大爺小胖子和老疙疸各色人等，排遣一大疇，你來我往的拜着年。若是路上相逢，首先是說一句「見面發財」，接着「是作揖，就是打千（註二）」。

二日 今天是祭財神的日子，商家都舉行儀式，而且「吃犒勞」（註三）。

三日 清晨三四點鐘，點臘燒香，舉行送神儀式，也有「初四送神的地方」。

五日 俗稱「破五」。新年以來的一切禁忌，到今天都解除。許多人家在今天上午包餃子，叫作「捏破」。

立春。正月朔立春。立春陽氣暖了。天漸暖了。

六日。一般商家在今天開市。神前供佛，也都撤去。農家因使用人，有的在今天上工。

俗語有「一雞、二鴨、貓三、狗四、豬五、羊六、七人、八穀、九菓、十菜」的傳說。就是說，從正月初一數到初十，看看那天陰、那天晴。來預測在這一年之內雞鴨等等，

那一種興旺，或是那一種有災難。譬如說，若是初七是晴天，人在這一年內就會興旺，初一初二若是陰天，雞鴨就該遭殃。

十五日。今天是元宵節，也是天官誕辰，天官是賜福之神。在今天夜裏，家家都點燈籠，放爆竹，有的還要龍燈，跑旱船，踏高脚，唱秧歌。有的大商家還要在今天夜裏放盒子（註四），男女老少，出來觀看，把繁華街道擠得水洩不通。

十六日。也叫作「落燈日」，今天把燈籠撤下來。也有在今天出行「走百病」的。婦女穿結伴在外面走走，據說可以却病。

雨水。天暖之後，冰雪融化，俗云「雨水漲河邊」，即河邊已漲水之意。

二十五日，是「封蠶日」。一般農家非常重視這個日子，在今天大吃大喝，並說「封蠶」，五穀豐登。婦女切忌針線，以防刺傷五穀的「仁」，不能發芽。蠶桑也很重視，食繭，大車慶祝。

二月

一日，俗語說：「二月二，龍抬頭」。就在今天。今天也是土地神的祭日。農家用柴灰灰在院內或後園裏，撒龍形，以為祥瑞。好好燒燒火炕，則年內百蟲不生。婦女在今天不繡針線，怕的是針尖兒衝了龍的眼睛。

驚蟄 此時，萬物萌動，恢復生意，向陽地方，長出草芽。

春分 「春分」就是相當于春季之半的意思，這個日子應該在二月五日前後。這時後，東北各地，氣候漸暖，園子裏長出了翠綠的小葱，大蒜也開始栽上了。從此以後，農家漸忙。

十九日 觀音菩薩誕生日，有的地方在這一天有廟會。

三 月

清明 今天是掃墓的日子。這時候，柳條發青了，小孩子常折來一枝擗喇叭吹。同時，也是換季的時候，一般人常在今天脫棉褲，換上夾褲或單褲。俗語說：「清明不換褲子，死了變鬼子」。今天又叫作「寒食節」，介子推是在今天燒死的，有些人爲着紀念他而在今天舉火。農家在清明前後，開始播種大小麥。

三日 西王母誕辰。仙人堂和三皇廟，都有廟會，有的還唱戲。

穀雨 「穀雨種大田」，高粱、穀子、大豆之類，都從今天開始下種。

二十八日 東嶽大帝的祭日。像瀋陽天齊廟之類，都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四 月

立夏之後，風和日暖，故云：「立夏鵝毛不起」。

小滿 「小滿雀來全」，天氣暖和，雀鳥都來齊了。農家開始給麥子鋤頭遍地。

十八日 天后的誕生日，也叫作娘娘廟會的日子。到處的娘娘廟裏，都舉行廟會，善男信女，朝山進香者，絡繹不絕。

二十八日 藥王誕日。瀋陽大南關的藥王廟，今天有廟會，醫藥業者，必往祭奠，香火很盛。

五 月

芒種 「過了芒種，不必強種」，即使種了，也沒有收穫。這是「芒種正開墜」的時候。

五日 端午節，一般商家一進五月就開始結賬，看看從一月到四月底，營業狀況如何。人欠欠人的賬目，也要償清，再也不能拖延。家家都吃粽子，飲雄黃酒，在房門和窗子上

插着桃樹枝和艾蒿，家家門上都掛着用紅紙做的葫蘆；有的人家還貼上鍾馗或關帝的畫像。小孩子的手腕上、腳脖子上和脖子上，都綁上用五彩絨線捻成的細繩，以避虫蛇之災。有的媽媽或姐姐更給小孩子用蘇和絨繩，繫成小帶帶，以驅除災殃；有的更用紅布縫成大大小小的猴兒。

十三日 這是關帝歸天壽祭日，也是關帝過江會吳的日子，十二日叫作「關帝磨刀日」，十三日叫作「關帝軍刀赴會日」。俗語說：「大旱不過五月十三」，不論怎樣旱，今天也要下雨。

夏至 月中有夏至節。俗云：「夏至不穿棉」。天漸短。

六月

小暑 六月是夏季之末，但三小暑不算熱，熱也過得去。

六月夏農家在今天祭蟲王，舉行「喫會」，村長會首們在今天開會，喫一頓「犒勞」。

，對子夏季的治安以及牲畜等害苗之類問題，商討一番。這時業已進了伏天，家家要吃一頓伏麵。麥子開始收穫。俗語說：「頭伏蘿蔔，二伏菜，三伏種蕎麥」。種麥和種瓜的田地，這時又該接着播種了。

十三日龍王廟會日。沿江沿海各地的漁夫，都很重視這個日子，有許多地方是要煮豬鴨戲，以酬龍王的。

今天大暑，正是三伏時候，熱得很。

七月

立秋一到七月，早晚漸涼爽，種隄人家，開始打隄。

七日乞巧日。所謂「乞巧」，就是女孩子們祈禱成爲描龍刺鳳的好手的意思。白天在太陽光下，放一杯水，由小女孩子把綉花針兒輕輕地平放在水面上，針不會沉下去，有個影子映在碗底。若是誰放的針，影子像個線穗兒，誰就是巧手；誰放的針影子若像棒子

，誰就是笨丫頭。夜裏，在星月之下，供着七根針、七根線和乾菓水菓之類，到半夜，由小女孩兒向天上的織女星禮拜，然後取線來穿針，誰若能一次就穿到孔裏，誰就是巧手，能夠描龍刺鳳；誰若是怎麼也穿不過去，誰就是笨手，就只好煮飯燒柴了。

十五日 中元節，俗稱鬼節，像瀋陽小河沿之類的地方，都在今天舉行盂蘭盆會，超渡亡魂。至於沿江沿河等地，也有放河燈以超渡亡魂的。

處暑 七月十五前後，有處暑節。俗語說：「處暑不出頭，割下來餵老牛」，五穀到今天還沒出穗兒的，即使出穗兒，也來不及了。

八月

白露 月初有白露節。此時，五穀漸告成熟，農家開始割地，忙了。

十五日 中秋節，也叫作八月節。當令食品是中秋月餅。有的人家供月，但也流行着「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說法，所以供月時只有女人去禮拜。俗語說，「八月十五雲遮

月，正月十五雪打燈；今夜若是陰天，看不到月亮，明年正月十五就變了。而且這話是很應驗的。

秋分 天氣漸冷，植物已失生機，早晚要穿夾衣。

九 月

寒露 月初有寒露節，雖說「寒露不算冷」，但有時也「露寒爲霜」。田地之間，已無農作物，農夫都在「場園」裏忙着「打場」。

九日 重陽節，是登高日子。秋高氣爽，正好登高遠眺；各校學生，該列隊到各名勝地點一行去了。

霜降 霜降節在月中，「霜降變了天」，達到這節節令，天候大變，冷起來了，非穿棉衣不可。天短了，由三頓飯改爲兩頓。

十七日 財神爺誕辰。若干商家，都吃稿勞，並且到財神廟進香。

十月

一、十月初一是鬼節，家家戶戶同清明節一樣上墳，并且給先人焚香化錢。不同之點是十月初一要多燒一「衣」，也叫作「送寒衣」，以便死者禦寒之用。

立冬 立冬之後，天氣更冷，溫度降低。農家大半打完了場，而忙着在家裏碾米和磨麵，也有人拿起鋤頭，鋤凍地裏打籽的紫薯；更有人捉着蒼蠅子，刮皮做蠶，以備明年作肥料。

小雪 小雪：一小雪封地，土地開始凍了，道路堅硬，大車行走便利，正是農家趕車買糧的好時候。

十一月

大雪 本月初旬有大雪節。俗語云：「大雪封河」，就是說，河面結冰，而且結得很

車、火車、汽車或扒車之類，可以隨便在冰面上來往。

冬至 在本月中旬或下旬。俗云：「冬至點了九九，數盡三九天。」冬至長「這句俗話是從一天起，晝漸長，夜漸短。民國以前，很重視這個節令，官吏穿朝服拜賀，也有寫聯字要去參拜神祝的。民國以來，一些人家在這天吃頓稀粥就算過節了。

十二月

小寒 本月上旬有小寒節。商家開始結賬，應收應付都要結清。這時候，天氣冷得沒法說話云：「棒打獐子，瓢取魚，野鷄飛到飯窩裏」。嚴冬時份，遍地是雪，獐子不能耐寒，跑路困難，隨便可用棒子打倒牠。一瓢取魚」是說，此時江河封凍，冰厚水淺，魚多聚在一處，可隨時穿一冰眼，甯用瓢取魚。至于「野鷄飛到飯鍋裏」云云，意思是說，大地皆雪，野鷄無處可去，無處可停落，所以看到飯鍋是塊空地，就飛來了。

八日 俗稱臘八。這天，家家都吃一臘八粥」；這種粥是用黃米、白米、江米、小米

龍眼肉、栗子、棗和小豆之類。一到一臘八，也有人家只煮黃米粥，然後拌上饅頭和白糖來吃。這天，一般特別冷，俗語說：「臘七臘八，凍掉下巴」，其冷可想而知。

大寒，中旬有大寒節。俗語說：「小寒大寒，又是一年」，過完了小寒大寒，一年就算完。

二十三日，送灶王爺上天的日子，也叫作「小年」。據傳說，灶王爺要在今晚上天，見玉皇，把這一家人的善惡好壞，作一次總報告。晚間家裏到廚房裏把灶王爺紙取下來，用火升了，並且給他上香，供灶糖。灶糖是用來粘灶王爺的嘴，所以俗語說：「灶王爺，本姓張，騎着馬，掛着鞭，到上方，見玉皇，好話不說，歹話滿嘴。」

從這邊說一天比一天有些年味兒了。有一句媽媽令，這麼說：「小孩子，你別嫌，過了臘八就是年。二十三灶王爺上天，二十四寫去字（寫對聯兒），二十五作豆腐（註五），二十六吃年豬肉，二十七宰年雞，二十八把兒發，二十九糊香斗（註六），三十走油，初一磕頭。」好像過年這件事也有一個程序一般，小孩子聽了，非常愉快。

三十日 今天晚上再舉一隊，這是一年的最後一天。家家都備着香燭、蠟燭、神位，也有好多人家在院子裏懸着燈籠，神位（註一）。房裡底下和火門口兒，都點上紗燈，神位之前也上香燭。夜裏，大門是懸着開着，以便迎財神和喜神。男女老幼都穿上新衣服，向祖先和長輩拜年。一般熟人家裏，也一行禮，拜完再道一聲：「恭禧。恭禧。見面發財！」

註一 東北舊俗，舊曆除夕之夜（即三十晚），通夜不睡，則一年之內，精神健旺，無災無病。

註二 「打千」為一部份旗人問安儀式。打千時，左足在前，兩膝稍曲，身稍彎，左臂成垂直狀，而右手須觸及左腳背，即可。

註三 「吃稿勞」即四川人所說的「打牙祭」之意。

註四 所謂「盒子」，係以厚紙糊成，其中裝有許多花樣，隨藥芯之燃燒，而花樣亦隨之而變化。放時，須搭木架，圍觀者極衆，亦最熱鬧。

註五 東北鄉間，照例每年冬底，都作一次豆腐，當天吃一頓水豆腐或豆腐臘兒，所餘者，壓成豆腐塊子，凍起來，成爲凍豆腐，隨時可以炒吃或燉吃。

註六 此「香斗」係供神時用者，口方形，上大底小，其中裝高粱，糊紙，以備上香之用。

註七 撥籠桿子是在細長的木桿之尖端，綁以松樹枝，下有滑車，以供昇降撥籠之用。

走馬觀花 (八則)

一、白雲洞村——羅曼諾夫寺

二、高句麗的發祥地——輯安

三、興京古蹟

四、撫順煤礦的「露天採掘」

五、楊家仗子礦山

六、興城美景

七、遼西勝境——關山

八、大連與水

走馬觀花

在中東路東，寧安縣境內，有一個橫道河子車站。橫道河子車站南方，有個車站叫道林。道林車站的西方約有八里，有一個白俄新村——羅曼諾夫卡。

現在，羅曼諾夫卡村中，共有白俄二十五戶，共約一百五十八。他們都是俄國舊教派保守派，信仰舊俄教。原先住在西伯利亞沿海州一帶，後來因為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上的不同，就在一九三一——三五年間，繼續渡過烏蘇里江，由吉林省的廣林，進入東北邊界，然後幾經周折，走到橫道河子。沿途都是以守獵為生，跋山涉水，非常艱苦。後來想不到在道林車站的西方，發現了一塊小盆地，並且覺得那裏非常適於狩獵和農牧，于是就在那裏定居。接着就向偽滿的敵偽當局進行接洽。敵偽當局一向是有一個利用白俄以資策動的政策，于是就允許他們在那裏定居了。

羅曼諾夫卡村的命名，一看就曉得他們是衷心追慕着羅曼諾夫王朝，而懷着一個舊俄復辟的幻夢。他們的家庭，是男女不權的，採取小家庭制度，兒子需一長到相當年齡，

一定要分家，所有財產也是由兄弟均分。

他們的房屋，無論牆或房蓋，都是用木材造的，牆壁是全壁夏草。這二十五戶人家，組一個村落，四周用木柵欄圍繞起來，裏面是一座一座的房子。木柵欄的後面是高高低低的山，前面是田園和牧場。西南角上有一個養蜜蜂的地方。男女共同操作，然而男子多半常常到東部一帶去打獵，女子却常在家中種田養蜂和做養蜂器。

他們都是正教信徒，當地的宗教生活，物質生活越有餘裕，反而越滋養了宗教熱情。村中有教堂一所，每逢禮拜日早晨，都有祈禱。當某人去到其他人家拜訪的時候，先要在那一家的聖像上面，畫三個十字，吃飯前後也是一樣。婚姻方面，戒律更嚴，非教友不得通婚。所以，羅曼諾夫卡村中的二十幾家白俄，都結成親戚關係了。他們就這樣在風雪變幻的北極地，過着單調而守舊的生活。

二、高句麗的發祥地——輯安

從安東縣上溯鴨綠江，走六百多里，可到輯安。宅隔着鴨綠江與朝鮮的滿浦鎮相望，

山環水繞，是個風景很美的地方。

輯安城南五里，路旁，有一座高句麗國高廣開土王碑。高廣開土王是高句麗第十九代的名君，亦稱好太王，即位于西曆紀元四五世紀之間。碑很大，石台上部的高度是兩丈零五寸，碑文共一千八百字，記載着好太王的文治武功以及建碑之由來等等，極有歷史價值。

好太王碑之西北約五里有個土口子山；一九三五年中，日本史學家池內宏氏，曾到這裏考察，結果發現了兩座古墳，很引起史學界的注意。

這兩座古墓，一個是石墓，另一個是土墓，土墓在石墓之後。石墓中有壁畫，其上所繪者，正室垂有簾幕、有妻妾侍女、武士與侍從、弓矢、佩刀、食器、食桌、牛馬、跳舞、音樂、角力、獵鹿等等。據此可知千六七百年前高句麗人之文化、生活與風習如何，甚有考據價值。

好太王碑之東約二里，有一王陵，以石建築，成階梯形，其基層，高約四丈，這就是

有名的將軍墓。

墓分三室。第一室的壁上，有壁畫，畫以樓閣、武士以及蒼龍、白虎、朱雀、玄武等神像。輯安境內，古墓盈萬，均未發掘，好像是個地窖。古物陳列館一般。

三、興京古蹟

從瀋海鐵路的南雜木車站，乘汽車，走一千年以上的歷史。然而，却從四百里西北面、山嶺起伏，鴨子河從街中東西比，很是繁盛。

興京附近有許多值得觀光或考證的地方

這一帶有一條著名的柳條邊牆。無數

朝康熙皇帝東巡的時候，曾經走過這條大道

是多麼威嚴而盛大呀。

走馬觀花

第三、在興寧城約二十里的地方，有永陵街；街長六七里路，路邊山麓，有水池，高約一丈三尺，周圍八十六七丈。永陵與瀋陽的北陵東陵并稱，叫作清室三陵。

此外，九一八事變後，日人稱葉表山氏，曾於永陵街之東南約二十里，叫作二道溝的地方，發現了一座舊城址，並且認為清朝發祥傳說中的靈峯煙筒山，其隔着蘇子河而與松遼山相望。至于興寧之西的孫興寨，是一個理想的避暑地方；那裏還有一處所設學良夫婦別墅呢。

四、撫順煤礦的「露天採掘」

撫順是個著名的產煤地方。然而最著名的是它的露天採煤。前幾年，起初是沿着楊柏堡河（洋河支流），分爲東西兩部露天採煤場，分頭進行採煤工作。然而，巨大的煤層上面，蓋着很厚一層油母頁岩。日本是更要用這些頁岩來煉油的。煤坑是越掘越深，頁岩尤其煤炭的搬運，因爲有這條河的阻礙也越不費事和費錢。滿鐵會廠爲着滅世成本起見，就投了四百萬元資本，把楊柏堡河改道，使它在上游與古城子河合流。然後就把楊柏堡河兩

岸的露天採煤場，合而爲一了。

目前，在河個大規模的露天採煤場上，每天總要採掘出來一萬公噸左右的煤。日本人本想再多採掘一些，却辦不到；原來，它老了！同時，煤坑是越掘越深，現在業已掘到一百五十多米，若是掘到三百五十米深，就沒有煤了！所以至多只能再掘個二十多年而已。等到一朝掘到這個地步，這個煤坑就要變成一個東西長十五里，南北寬二里，深三百五十米的一個大湖了。足見收復東北失地，是越快越好。

五、楊家仗子礦山

楊家仗子是遼寧省錦西縣一個村落的名子，位于北平鐵路錦西車站西南方約七十里之處。所謂楊家仗子礦山，是一個鉅礦山。它所包括的地方，是以楊家仗子爲中心，直至興城縣松樹坨附近一帶的地方。

從錦西車站到楊家仗子礦山之間，有一條公路；滿載的卡車同公共汽車，時常是在路上跑着。同時，「滿洲鉛礦株式會社」和「大同洋灰株式會社」還共同出資三百萬元，成

「第一條」的開採，是採式會社」，現在這兩地之間，修築一條鐵路，以便鉛和亞鉛礦石的運輸。

所謂「滿洲鑛務株式會社」，就是以開採楊家仗子鉛礦爲目的而設立的；據日人宣稱，這個礦山的埋藏量，足有一千萬公噸，在我們東北全部非鐵金屬資源中，是最有希望的一個。

楊家仗子礦山的最初發現時期，無從考查；不過，據傳說，數百年前，朝鮮人曾在那裏用土法開採硫黃。其後，光緒二十六年時，王智德氏曾同樣以開採硫黃爲目的，及二十年間，在那裏從事開採。民國四年，徐文潮氏在那裏開採鉛礦，并且僱用過德國技師。目前，還有一千多處舊坑，都是前人開採的遺迹。

一九三三年，「滿洲鑛務株式會社」成立，於十一月間，舉行「開山儀式」，進行開採。現在的開採區域，長達四十三處之多，可見日人是多麼重視這個礦山了。

六、興城美景

從北寧站向東走，約五里，可到興城。

興城是清太祖奴爾哈齊打過仗的地方，在歷史上很著名。據有人口不及一萬。城牆高三丈，周圍二里半，係明代宣德二年所築，至今已有一六百年的歷史，論時間可謂久了，然而它卻很少毀壞的地方。

從前，當清兵入關的時候，明朝大將袁崇煥，曾有一次佈置火炮，把清兵打個落花流水，清太祖嘆曰：「轉戰數十度不知戰敗之奴爾哈齊，竟不能拔此小城乎？」這個「小城」，就是興城。

城內有官署和商店街（雖說它們的劃分并不清楚）。商店街中，有個祖氏牌樓，它是明末武將祖大壽氏建立的。牌樓有兩座，各高三丈六尺，它與鑿巫闔山、錦州塔、和義縣的大佛，是北寧路關外段上的四大名勝。

城外，農事試驗場的前面，有個溫泉旅館。泉水的溫度是四十五度，相當清澈，稍含鹼性。常有許多人到那裏沐浴。

從溫泉旅館出來，坐公共汽車，約走五里，可到海邊的釣魚口。

這是一個理想的海濱浴場，一切現代化的游泳設備，應有盡有。海岸全是細小的白沙，海水是碧綠而平靜的。每逢夏季，有很多摩登的青年男女到這裏來游泳，使它成爲一個最有風味的地方。

七、遼西勝境閭山

在北寧路上，從溝幫子車站下車，然後坐公共汽車，約一小時，可到北寧縣。城西北十幾左右，有一羣高山，海拔約四千尺，這就是東北有數百名山——羣巫閭山，平常也叫作閭山。

閭山的主峯是望海山，再加上大朝陽山、大蘆花山等千幾羣等，就形成了閭山山系，南北百餘里，東西五六十里，爲遼西第一勝境。

在古代舜帝的時候，曾以羣巫閭山爲「幽州之鎮」，而把它「人格化」。其後，約一千幾百五十年餘年以前，隋開皇十四年，曾詔以羣巫閭山爲北鎮。唐開元中，玄宗又封閭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1—2000

東北素構

每册定價國幣六十五元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	印	發	著
行	刷	行	作
所	所	人	者
時	時	許	汪
與	與	翰	平
潮	潮	公	
聯	聯	司	
合	合	店	
辦	辦		
事	事		
處	處		

重慶沙坪壩正街

時與潮聯合辦事處

重慶民國路聯合大樓九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